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

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卷

雜論

五代雜論十五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

五代雜論

李克用追黃巢於宛胸不及而還過汴休軍封禪寺朱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醉臥伏兵發郭景銖滅燭以水醒面而告以難隨電光絕尉氏門出還軍中天復元年全忠大舉擊晉晉人大懼會天大雨霖梁兵多疾解去二年梁軍遂圍太原克用大懼謀出奔雲州又欲奔匈奴而梁軍大疫解去

右新史唐紀第四卷全忠所忌惟克用幾危者數矣而卒免而李氏果代朱氏豈非天耶乾寧元年冬李克用攻幽州李匡儁棄城走追至景城見殺以劉仁恭為畱後四年仁恭叛晉克用以兵五萬擊仁恭戰于安塞克用大敗天復六年梁攻燕滄州燕王仁恭來乞師克用恨仁恭反覆欲不許其子存勗諫曰此吾復振之時也今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八彊如趙魏中山無不聽命是自河以北無為梁患者其所憚惟我與仁恭耳若燕晉合勢非梁之福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彼常困我而我急其難可因以德而懷之是謂一舉而兩得此不可失之機也克用以爲然乃爲燕出兵梁圍乃解去

右新史唐紀第四卷莊宗之得天下此其機也人情快目前之忿而暗耳後之利其察不察間不容髮惜其雄勇有遠畧如此至其得天下而爲之殆今日不爲明日計而蔽於所好權在近習國將顛而不知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夫性習之相遠不至於是將夷狄之情困則忍而思深樂則不圖後理固然哉

李嗣源勸莊宗入汴嗣源以千騎先攻封丘門王瓚開門降莊宗後至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

右新史唐紀第六卷自李克用力戰伐與梁爲敵國莊宗能繼其業遂得天下斯亦難矣方莊宗之入汴梁固未滅也會其得意遽思與人共之唐社稷未立天下之定於我未可知而所以許嗣源者已極矣夷狄尚氣喜於

意外一旦之獲而不圖後日無以復加之弊其亾非不幸也

明宗本夷狄太宗養以爲子賜名嗣源莊宗遣嗣源討趙在禮於魏軍變遂入汴

廢帝本姓王氏明宗掠得之養以爲子名曰從珂愍帝以爲北京畱守遂據城反以兵入京師

右新史唐紀第六第七卷莊宗之入汴也嗣源先攻封丘門克之卽拜中書令明宗之南也得從珂兵在後而軍聲大振卽封潞王夫養非族類以爲己姓而用其功以取天下功高位迫而不知圖之禍可勝言哉然莊宗始與梁戰河上明宗功爲多晚節溺於倡樂明宗取之其理固宜至明宗春秋已高從珂之勢旣迫大臣屢言忍而不斷以貽後患爲可惜也夫雖然明宗與從珂所以篡人而有之其跡畧同而明宗於五代享國差久而從珂不旋踵而敗則亦各其才之分也

明宗與梁人戰德勝橋晉高祖馬甲斷梁兵幾及

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復取高祖馬殿而還高祖德之愍帝出奔高祖遇帝於衛州知遠盡殺帝左右雷帝傳舍而去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臨決指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刺無大故勿棄之後徙知遠領歸德恥與杜重威同制杜門不出高祖怒欲罷其兵職趙瑩以爲不可遣和凝就梁宣喻乃受命

右新史第十卷五代惟梁唐竝立夾河百戰而唐得之梁又內亂其失國固無可疑者晉取於唐漢取於晉周取於漢皆勳臣阻兵以危疑促禍惟其草昧君臣之分未定而藉人之力以取大寶一人得之一人從後而伺之至其已迫反爲所取曾不旋踵悲夫德不足以相君臣又牽於舊恩以不早辯其失也尚誰咎哉故必有聖人出而後天下大定非數也理也

王檀字衆美京兆人事梁爲天平軍節度使嘗招納凶盜居帳下帳下兵亂入殺檀

右新史第二十三卷古姦雄擁地阻兵招納逋逃苟須其力以濟者多矣檀事梁無貳且納盜以爲爪牙歟則恩不足懷威不足制而養虎自遺患可爲世之姦豪戒也

王虔裕琅邪人邢州孟遷降梁爲晉所圍太祖遣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晉圍入邢州遲明立梁旗幟於城上晉人以爲救兵至乃退已而晉兵復來虔裕不能支遷執虔裕以降於晉見殺

右新史第二十三卷韓信用市人戰所以能變化若神者其技惟不窳於披旗立幟之間故也虔裕以百人入晉圍晉遽爲解去亦奇矣得其一說而不知所以善其後至其復來安坐而受縛真兒戲哉

昭宗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李茂貞不奉詔昭宗以茂貞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彊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昭宗怒曰吾不能辱辱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單王嗣昭爲京西

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其不可茂貞遂犯京師昭宗爲殺兩樞密賜讓能死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唯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霑襟

右新史第四十卷唐之衰也以六軍之士不能當一鎮其所由來漸矣其患如大疽之著要害終潰而死而讓能曰姑忍之以待其自潰而已夫豈無一朝之策徵幸於復全乎史稱昭宗爲人明雋初亦有志於興復而外患已成內無賢佐頗亦慨然思得非常之才而用匪其人徒以益亂夫國之將亾雖有天命然拱手而待滅亦良可惜夫

茂貞與韓建王行瑜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未果而李克用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等而去晉兵已破王行瑜請擊茂貞昭宗詔罷晉軍克用歎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

右新史第四十卷唐所以未卽亾正以彊藩自相持也使克用遂滅茂貞唐之亾更速云梁末帝以魏兵素驕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

德軍魏博貝仍爲天雄軍以賀德倫爲節度使分牙兵之半入昭德効節軍將張彥執德倫縱兵大掠末帝諭以詔書彥裂詔書抵于地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軍命乃奉書莊宗莊宗入魏德倫以彥逼已陰訴於莊宗莊宗斬彥於臨清而後入徙德倫爲大同軍節度使

右新史第四十四卷莊宗所以得入魏由彥叛梁而降晉也其迫德倫以降晉於梁則負矣而宜無以得罪於晉也然而德倫訴之莊宗莊宗終以逼其長爲不順而斬彥彥死而魏人之心滋益服嗚呼莊宗可謂有君天下之度矣

張全義臨濮人亾入黃巢賊中後仕梁爲魏主莊宗入汴自洛來朝泥首請罪改封齊王初莊宗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屍全義以謂仇敵今已屠滅其家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爲然

右新史第四十五卷全義草賊耳其諫莊宗

意雖德梁而爲此說亦庶乎長者之言也

王守恩爲靜難軍節度使西京畱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西平三叛還過雒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卽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畱守守恩方詣館謁坐於客次以喚見而吏馳報新畱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爲遂罷去奉朝請於京師

右新史第四十六卷周太祖雖時已貴方將兵有功而守恩亦位高悍倨難制至以尺紙自外易畱守頃刻而代而守恩束手從命上下怙息不敢有一言其取天位非一日之勢也

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爲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劉處讓與宦者心不平之楊光遠之討范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兵罷光遠訴之高祖不得已罷

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凡所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遂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

右新史第四十七卷劉處讓傳樞密使自唐以宦者爲之內持權脅制人主其患非一日之故也莊宗改用武臣而安重誨之徒實制朝廷高祖奪以付宰相名實稱矣雖其初宦者武臣不悅至爲罷維翰等然卒廢樞密使不畱近習握兵之人自此始可謂有遠慮者也

荆南高季興初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祖奇其才開平中爲荆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時其下勸季興入朝京師旣歸莊宗心悔遣之季興曰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吾可無慮矣

右新史第六十九卷莊宗能嗣其先志復仇攘敵遂滅梁而有天下當此之時威震諸侯季興惶懼首以身朝如莊宗之言未大失也

節度捍邊而無憂也

而季興遽知其無能爲自此遂安枕無勤王  
意而莊宗不終其業亦卒如其所料觀季興  
雖始以奴隸棄時亂離至擁旄鉞然智識如  
此其跨有十州傳子若孫豈偶然哉

契丹初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某部大人  
遙輦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攻之每歲秋  
霜落則出兵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卽以良馬  
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惟謹

右新史第七十二卷論者謂戰國時如燕趙  
小國內禦疆敵外攘戎虜孤立而無患不聞  
其以幣賂事人而偷安也其說信然觀仁恭  
非有英傑之才內困太原之討且殫其力以  
求附乎慮亾不暇而猶能外病契丹至反以  
馬賂仁恭求不侵擾惟恐不得然後知晉燕  
趙之所以守其國者亦必有說而後世猥曰  
虜益彊大非古者比至以中國全力不能一  
日忘北顧憂夫使邊臣慮國如燕趙仁恭之  
圖已事而朝廷不預此唐之盛時所以用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一卷

書

上呂相公書

上吳相公書

上蘇公書

再見蘇公書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一

書

上呂相公書

左奉議郎充祕閣校理守祕書丞武騎尉晁補之  
謹齋戒擇日再拜獻書於僕射門下相公台座補  
之不才幸以諸生備館閣無它吏事竊嘗深惟天  
下之故以謂王者之措國欲大而有容其所以期  
於天下者欲緩而不迫夫爲天下宰不能大而有  
容天下之情雜然並至欲一一以覈則堂上之言  
異於門外門外之言異於百里而况天下之至遠  
能鄙之相形利害之相傾日効于前將無時而安  
不能緩而不迫揭揭然欲表天下之善而置之以  
厭天下之爭高爲度而責不及遠爲程而要不至  
天下之不及不至者衆而善人始危又嘗竊太息  
以謂蓋自成湯文武之季而聖人固已歎其流之  
不可復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勝其  
弊又曰後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夫以商  
周之治詩書載之後世想望不可得而見者而聖



人蔽之一言曰不勝其敝何哉以謂夏道未瀆辭而不求備不大望於民商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彊民未瀆神而爵賞刑罰窮矣夫瀆與未瀆誠何足以議虞帝之至高而不求備不大望於民猶足以識夏政之未改至於商人則瀆辭矣周人則瀆禮矣求備於民猶可而彊民則已甚故孔子喟然致志蓋傷之也夫惟其能大而有容緩而不迫故如天地之大寒暑自運而當生者生當殺者殺雖有不得其所誰能怨之若夫望於天下之治也重而斬於民之應之者亟於是乎上之智始不周而下多遁民上察而下缺然且不返此民所以不堪而息也恭惟仁祖臨御四十二年其間禮樂制度光明纖悉豈遽可以議三代之同風而壅培長養功成於久澤浸四海天意得而百樂生民被其施有三代致治之實者戰伐屢構於邊亾將覆軍而遠戍黠武之歎不起於民水旱間作於時公窘私罄而流離死亾之怨不聞於下士弊於未習學問浮剽豈能皆本經術尚道理而文采足以赴

用議論足以忠國民徃於安樂風俗奢美豈能皆守禁令知廉恥而歡欣足以相慶患難足以相卹其根本結於人心其基甚大而固而未流隄防小疏類出於大而有容緩而不迫者聖人有作其法之所損益補之不可得而知而至於挈國之大勢則雖有虞帝誠不能改已再惟聖君賢相相與勤勞天下九年於茲天下之大勢已定者誠知出此其始恃以立者曰公公故明明故當當故欲搖之者難故變法易令出於期月而未嘗拂天下之心舉賢而民悅黜不肖而民懼而天下不得而異議下寬大之詔一切便民而民知上之愛已甚於父母可殺而不可離循此而守無改其道自可以長治而補之愚不肖獨私憂過計以謂明天子在至尊德樂道從諫如不及而大臣又務以其至公同天下之心挾姦病國不容於公議者又皆已遠去而一時進於朝者又皆曰忠且良矣宜其小大協恭戮力馴致四門穆穆之美追還三代直道之盛而士大夫用意過當趣操介狹好惡矛楯毀譽陵

雜同國而處者言人人殊夫所貴乎國多君子者豈欲其必同然古之君子蓋亦曰和而不同焉耳其和者志也其不同者事也夫不和而可以爲國實難補之豈敢以褊心小智輕量在事之羣才然借曰如前所陳者皆忠且良也邪則所謂忠者固無異忠而所謂良者固無異良矣比肩事主同意爲善而勢駸駸焉若欲相爲消長盛衰此何爲者哉人何可以畢忠則必有不忠者撓其間人何可以畢良則必有不良者病其內彊者以智倡而弱者以愚附從天下之公議過而不得行方今之慮莫大於此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譖民各有心順德者君子之性而疑者事之騷也故詩人憂而戒之意者士大夫亦欲合而不可相疑而不親形格勢阻方且蓋齟齬之情而胎朋黨之患因以害政而補之所慮者猶不在是蓋以謂君子必自好務德競而不務力爭使夫小不同者時亦小訛焉以快其小不平而君子又務退避而不已則忠良之勢侵而後脫有大

不同者俛焉抵其巖而入之則凡今之爲同異者曾何足道蓋亦譬國於同舟奚取於胡越哉雖然事何至於是亦可爲智者道難爲流俗言者也伏惟相公道德之學經緯之才光映於近古天子之所信倚以伏天下之心士大夫之所儀範而慕從其日夜思念欲爲天下開坦塗而亡羣疑薰大和而導百順者亦必在此固將益振公議務白善人以拯揀之耶然有一於此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sup>有</sup>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夫服天下必以善而所以用善者不同以養人則聽以服人則違爲天下安可以善服人哉尚敦重則剽疾者疑貴明達則澁阻者忌與辯敏則澁蹇者忿進辭技則椎拙者伎至其它用一事則不便者必從而非之然入者之情亦何足以相賢愚而敦重明達辯敏辭技又爲國者所必須而不廢則亦安可與夫剽疾澁阻澁蹇椎拙者並卑而同驅彼其矯已以爲人所爲則不可而謂人之視已若見其肺肝然故常以不容而爲姦非夫在上者有以養之

是苟無罪又不可去也雖然有道孟子曰君子之  
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之化者此以善養人者也  
爲天下惟無私然後可天下固不可以皆賢且能  
而忠與良者又世之所望而難得也則如牧羊然  
姑視其後者而鞭之可矣至其所必去則必其敗  
羣者也然而揚子曰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御  
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  
詐咸作敵何世而無狙詐先王豈惟不去尚有以  
使之故其敵者失也夫然故措國能大而有容緩  
而不迫是之謂以天下爲天下天下知朝廷所以  
待之者公而責於人者不盡故人易以進而其志  
平若夫峻賞明罰豈不足以彰善而沮惡扶正而  
抑邪而古之語大道之序者常以謂九變而賞罰  
可言賞罰果難恃以獨治哉天下有大功罪與士  
與衆同焉而廢置之非難也而有所謂難者前却  
之志而疑似之行兩可之詞而常試之爲此中人  
之所以不自立而陷於邪欲君子之類衆則若此  
者皆當教之不改而後誅又有嘗已自暴不可復

還者設欲懷之其道無由然且草面以蒙利而內  
有不服之心焉者雖小而必察故君子尤難之然  
至其所必去則必其敗羣者不害爲大而有容緩  
而不迫也補之不敢廣引以亂視聽書曰爾無忿  
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先王之  
立政其寬如此至於進厥良以率其不良亦曰從  
厥攸好而已矣豈彊之哉管曹叅爲相用吏必擇  
謹厚長者而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之人有  
細過專掩匿蓋覆而子宙之諫以無所請事者弗  
聽也叅之意亦深矣方時出於百戰之後武夫悍  
士功名之氣囂然而未已叅務採馴其麤武崛彊  
之心而輯安其休息無爲之業不得不爾至於諸  
葛孔明患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寢以陵  
替蓋先峻以法繩下乃稍收其民望而用之以謂  
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  
弊實此之由故繩且限之亮雖要爲之治體不苟  
出於此然非棄蜀之弊不如是之亟使亮當文景  
時不知與曹叅意能異否也伏惟相公敦大知微

至於賞罰亦何足爲執事者道而要曰主爾忘身  
國爾忘家先務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益收賢俊之  
助而後均調其參差不齊之際以彌縫其侵蠹之  
隙而後天下之貴名盛業可得而長守國是一定  
施於亡寤過此則百官有司之所當務其大者禦  
邊治河澄官冗而節財用消水旱而惠困窮雖相  
公勤勞不以一曰置是而不念而補之以謂凡此  
天下必有能爲相公以身辯之者而相公之所宜  
慮獨天下之大勢哉今天下之大勢若巨川然隄  
防千里深厚而完固亦足恃矣益胡嘗視其曲無  
蟻垤浸淫者焉而已補之獲見相公門下將十年  
侍坐聽言相公固有采拾教載之惠而又職事在  
文字辱通籍殿陛下五日一敘立以望天子之光  
明竊不度量不敢自比於在闕門之外而輕犯出  
位之請不知其當言與否而進之猶以謂語之至  
者不敢載之於書而淺者又不足聽故粗道其意  
之所先者以代匱伏惟相公垂惠裁擇幸甚狂瞽  
干冒鈞重死罪死罪不宣補之惶恐再拜

上吳相公書

天下之士見相公而言利害者幾人言而當者幾  
人言而不當者幾人若是者某舉不能知徒見相  
公之用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近取不避貴  
遠取不問賤天人之學儒墨之英大有所必用牛  
角之歌堂下之言小有所不遺以是知相公所持  
者甚重所期者甚遠而管者或未之識也管太祖  
皇帝不馳一馬不折一矢而有天下天下稽顙而  
稱臣五國委命而下吏可謂聰明睿智神武不殺  
夫太宗修文訓武以培其基眞宗隆政講事以潤  
其色仁宗陶之以仁表之以孝四十二年天下又  
安無狗吠之警逮乎英宗禮樂宜備矣而謙遜未  
遑也今天子慨然發憤追惟祖宗之餘烈想見三  
代之盛事於是舉國政而屬之相公公以天子  
之意甚信而不疑也故敢以一身而獨任天下之  
責患天下之民有不與知天子之意者若已之塗  
其耳使不得聞閉其目使不得見也故夜以繼日  
坐以待旦以急天下之務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

舖以待天下之賢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常行不以告吾君化吾民使一日爲也雖然二帝三王之道不行於世久矣儀秦以口舌事天下而忠厚之俗離孫吳以兵法驅齊民而攘奪之釁起并田壞於執而天下方困于兼并肉刑變於文而彊梁始輕於犯法尋經補傳得不償亾而兩京之學衰更爲虛無不貴實効而東晉之治失陵夷以至宋齊梁隋文教既衰武德不耀而天下瓜分矣神堯以英略一天下而太宗明皇繼之宜若小治也然猶府衛之兵廢而爲曠騎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并租庸調之法變而爲兩稅而唐之民卒不獲禮之盛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耶下逮五季王政不綱民德日薄固無可議者蓋又百年有餘矣天下之民引頸啓踵刻月計日以求見太平之成法者固在於斯時相公謂不大有爲以創其意則天下不治故先之以號令以齊其心次之以農桑以贍其力次之以刑罰以督其經猶以爲未也則建學官以養其材崇科舉以變其習晉之所缺今或有

之非以爲獨也凡以使天下不敢議不可知不敢議則治無不至化無不神矣此相公所以上不負天子下不負萬民之心亦以是深信而無疑萬民亦以此有望於樂成也自管帝王之臣非有極高明致廣大之學其誰敢自任天下之重如此者孔子之治魯誅少正卯而齊人以爲憂孟子之相齊言必稱堯舜而淳于髡以爲惑然則非常之事固常情之所懼者南冥之鷲海擊於千里而斥鷃從後而笑之多見其不知量也某東方之鄙人學不足以立本才不足以趣時獨以謂相公之用人雖樸楸棘棘莫不各當其分相公之待物雖鳥獸蟲魚莫不使之各盡其欲凡天之所生凡地之所養無一物不得自遂者是以敢用繆悠之說進焉雖然豈敢爲囊中之穎耶亦相公至仁樂育使不至於無用失性而已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孟子曰人不可無恥某之懷恥有道之世久矣而相公之治常以一物不得自遂爲憂則某之恥有望乎已也伏惟相公神明亮焉身賤迹外輒敢自

納於不測之誅不勝戰慄

上蘇公書

古先哲王之世士無貴賤而道同國無遠近而俗均王公大人服冠劔而坐廟堂握圖印而臨海縣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者有道而寤巖溪林長嘯遠引之人所以爲藏迹而不耀閉口而不傳者亦是道也鄒魯之郊洙泗之間老幼敘於席男女別於塗鄉飲時祭執遵獻豆之容不關於堂而家塾黨庠鳴琴擊磬之聲不乏於耳流風善政相漸成俗以波及夫宋衛燕晉秦楚者亦是俗也世衰道微諸侯錯立而國自爲治家自爲法矣德禮之所全刑政之所厚山川之所產風氣之所習故其民患慮不純而趣舍異向不幸而小道異術羣起而察之駕徜徉之文張詭怪之事而使人動目駭耳而爲列禦寇莊周詆前言往行以自大尊禮法刑名以爲賢而爲荀卿韓非裁冠博帶高談乎九州之外闊大而不經文具而難施而爲鄒衍鄒夷微亂隱語滑稽不窮其混迹若高其蒙惡若卑而

爲淳于髡稷下學者伏車結駟東奔西馳而使楚兵不得合臨菑秦甲不得下函谷而爲蘇秦張儀左手把人之袖右手搵人之胸義不返顧計不旋踵以快一時之忿而爲荆軻聶政蓋先生之道披猖磔裂此其極矣而秦漢已降則又有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之說魯多平原廣野土厚而水淡故民朴而少文齊北有渤海海南有瑯琊魚鹽貨利之與俱故其民險而多詐晉介齊秦之面搏燕楚之脅其道四平舟車之所交會甲兵之所馳突故其民危而好亂燕土朔北迫匈奴馬羊水草之所聚其民健而少慮秦倚華山阻函谷膺擊韓魏垂頭中國一夫當關百夫莫前故其民勇而輕鬪楚接吳越之封雜荆舒之地故其民剽而難恃其餘寤邦小國不可殫數要之天下蕩然無復先王之民矣由漢歷唐雖賢君相望異人間出慨然太息有憂天下之心而卒之道不同俗不均者其來有漸也其不佞嘗切歎此夫有益天下之名而後可以服天下之心有服天下之實然後可以望天下之化

閣下布衣單車崎嶇出蜀一日而聲振四方四方之士拱手而來降向風而交馳可謂有益天下之名矣橫身當職不肯碌碌出辭吐氣無所阿避可謂有服天下之實矣然則天下之所爲望而化者非閣下何以哉管者文翁一入蜀而蜀之民雖縣

邑小吏皆知文雅之可好常袞一治閬而閬之人感厲讀書穎脫而出者相望於途夫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便捷而多能輕清而好奇閣下亦既知之矣閣下之入吳也吳人固已有隨舳艫於末流望寇蓋於後塵者使閣下少借之以貌薄誘之以言彼孰不油然而喜翕然變哉故補之將首爲吳人慶而次爲天下有望於閣下而化者慶也某濟北之鄙人生二十年矣其才力學術不足以自致於閣下之前獨幸閣下官於吳而某亦侍親從宦於吳也故願隨吳人拜堂廡而望精光焉蓋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某非能賢且善也而方其盤辟俯僂從衆人之後以幸君子之知而不自嫌補之雖不能亦閣下所宜容而矜之傳曰

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輒敢進其說以累執事者伏惟幸恕而少進之

再見蘇公書

某再拜上書某官閣下管者嘗有言於左右而未獲奉教不敢進亦不敢退輒復俯心下首因門下人以求畢其區區之說而少試其愚閣下容察之某少鶩野不喜學及冠非有闕於道德也顧嘗自信以謂其所知則明而狃於所習則昏一逐纖縞而鬻狐裘入楚市而爲秦語人皆笑之自以爲得也雖然不佞生十五年知讀閣下書閣下蓋嘗自謂學出於孟子矣孟子之學以詳說者爲說約而執中者爲近之遠以知天事一大以觀海之瀾而近取於牛山之木小得於食槁之蚓兼陳雜舉而會歸于理則其所統者可知始補之不能識閣下之心而竊觀其爲文豪重敢決旁肆橫發呼吸陰陽出入鬼神騁然莫窮其指意之所施伏而悸仰而思恍乎若目前之所嘗聞而未晤每睹而不識者而皆會於吾前又如入溪山行大澤以觀風雲

之相遭奔騰交會窈冥晝晦搖川震谷蹶水發屋  
忘其岐道之所從城郭之所向而頃之雷止雨息  
光景復開則四海一色物象皆還矣以是察閣下  
胸中千變萬態不可殫極而要縈紆曲折卒貫于  
理然後知閣下所之爲自許者不誣也天下之事  
方且爭雄鬪妍自立門戶則雖有服天下之名而  
信閣下之實者又烏能一一識而閣下之心舒而  
博卷而約者哉夫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朝之所貴  
名之所歸也市之所趨利之所聚也某誠欲有求  
於名邪則方王公大人高門坐箔躍馬疾驅言語  
咳唾足以榮辱後生者皆可以柔聲而乞親搖尾  
而乞憐也誠欲有求於利耶則非特陽翟之大賈  
滇蜀之野人其智皆可祖其術皆可傳也於此無  
所爭乃獨俛俛然欲抱其所知以求伸卽其所慕  
而願師其言名數通於將吏而足兩及於君子之  
庭閣下察某之獨何爲哉夫冠雞佩瑕之由貨殖  
遊說之賜生異鄉識異趨而使不得夫子而爲之  
託則才不才固未可議也是以司馬子長積怨發

憤息附青雲之志者豈其言也補之不佞切眷眷  
于是矣夫九九之術非可以推天而測地而千金  
之骨非可以越澗馳坂也然齊侯納之燕昭市焉  
何則蓋將因小以來大借虛以招實邪有人焉其  
學既不爲九九之賤而其質又不若朽骨之無用  
也而終已絜誠以求出於閣下之門不識閣下其  
庸何說以拒之邪必曰待其從容也而後盡其聲  
則補之猶將升堂攀木而一叩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二卷

書

上杭州教官呂穆仲書

及第謝蘇公書

荅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荅姚邦允秀才書

荅常瓌秀才書

荅劉壯輿論國語書

荅劉壯輿書

再荅劉壯輿書

謝蘇公先生示先君集引書

與魯直求撰先君墓誌書

書

上杭州教官呂穆仲書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二

補之聞三代之前天下無可治之事而賢者無急  
 仕之意天子與其二三大臣終日接膝都兪唱和  
 於其上而海內之民相與動心向風歡欣鼓舞於  
 其下方是時也政教平而賦斂輕禮義行而刑罰  
 止天下已治士雖有尊主庇民之業而無所用之  
 則往往引手而去括囊晦迹以盡其生笑歌優游  
 以樂其時山巔水涯布衣韋帶蕉漁衰老之人負  
 檐行路之夫與之語有可驚之言而施於政有可  
 見之効若此者不知其幾何人也三代已降世既  
 多事賢者不忍拱手以視天下之紛紜而思有以  
 治之則爭相奮厲發於畎畝之間挾奇策以干時  
 君曳長裾而遊王門以身任職以職任事各務有  
 立於世而士始有好功名之心其不獲知於斯時  
 而退伏於山林者則皆當日之無能人也故人不  
 知隱居之可尚而皆以有用為賢然而天下亦以

治其後晉之士大夫不知爲此者將以趨時弊而竊有慕乎隱者之名於是乎棄禮法遺冠冕以求爲養高之術而晉天下之事亦靡靡不振無與治者甚可歎也陵夷至于唐而終南嵩少至號爲仕途捷徑則其失隱者之風爲益遠矣夫君子非固爲隱亦非固爲不隱也三代之前無可治之事則隱而不失爲高三代而降世爲事矣思有以治之則不隱不失爲賢矣若夫居不可隱而固隱焉則又何矯情拂道之甚也晉唐之士其失以此國家承平百年政令日新主上慨然思有以追兩漢之

餘而復三代之故焦心以問治降意以下賢而士之懷瑾握瑜者紛紛籍籍雲翔蠡起奔走自効不待招來益補之嘗遊於齊楚之郊見夫帶經而耕者莫非求仕也而後知今日之無隱者設有之亦皆今日之無能人爾夫進不能少補於世退以受無能之名則與夫孟子之所謂自棄者何以異哉補之濟北鄙人也生十年而學學九年矣嘗自謂幸出於有爲之世而恥矯晉唐之風故嘗歷四方

以觀郡邑之政治遊上庠以服天子之教化從士大夫論議以知當日之施爲措置而稍稍自飭以求去鄙野之容竊聞執事以經術文章取上科以開敏明辯入幕府而有職乎庠序見師於學者故補之願伏於門下而受教焉繼之以所爲歌詩雜文一編投獻於左右凡此非求果有用於今也要以爲不自棄而已不識闕下以爲何如夫沒世而無聞者君子之所疾則夫士之區區以自言者其亦無罪焉可也

#### 及第謝蘇公書

祗荷寵光出於已分既愧且懼不敢爲榮眷齊主父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相與排擯不容於齊西入關資用乏諸公賓客頗或厭之乃上書闕下一歲四遷主父因言削諸侯徒豪傑或意其太橫主父曰臣結髮游學阨日久矣吾日算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補之讀史記至此以謂士寤不見遇發憤感激自食可也而倒行逆施則爲非計私自記刻雖寤不爲益補之始拜門下

年甫冠先人方彊仕家固自如在門下二年所聞於左右不曾爲今日名第計也自吳婦魯先人謝世家四壁立偏親需養婚嫁日逼少業慵惰不能作業念無以奉朝夕束書薄游爲苟且之圖分外得之粗飽爲幸夫晝虎類狗旣非本心而轉衣爲裳則所不能替望之不肯碌碌而反抱闔者夫豈得已補之敢不益自檢束期終教育之賜拳拳之心言不能數惟閣下裁擇

荅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補之再拜昨自蘇公以尚書召適與左右兵部同事意兩公平日未嘗相與處往未必合故嘗爲蘇公極言左右居家行已莅官及物之意蘇公固不以補之言爲過及辱賜書道聯職甚親遠聞欣喜不已補之於蘇公爲門下士無所復讚然剛潔寡欲奉已至儉菲而以身任官責嫉邪愛物知無不爲尤是不忽細務其有所不得盡視去官職如土芥凡規模大較與左右近者非一事也來書猶怪其尚氣好辯此非補之所能知自非聖人各有所

長亦有所短然伯夷班聖人之列矣而孟子尚以謂伯夷隘君子不由夫孟子所謂君子者必若孔子無可無不可而后可也不然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者苟病其未和則凡能慮禍忍詬摧剛爲柔熟視出胯下者皆可以免夫此議矣隘者見排而不恭者并獲罪見排且獲罪矣而不害其并列於聖人則孟子之心蓋可見矣西漢名臣惟汲黯鄭當時汲黯好直諫多大體而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士亦以此不附而鄭當時性長者常引丞史以爲賢於己與官屬言惟恐傷之山東翁然稱鄭莊黯以倨得不附而莊見譽長者似莊勝也然至於淮南有邪謀數漢庭臣惟憚黯而莊乃獲譏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莊於此不反愧黯哉雖然汲黯爲直不爲伎鄭當時爲和不爲諛故良史同稱推賢則汲黯鄭當時此其大體皆有所長而亦皆有所短故補之以謂自非孔子無可無不可未免於見議者君子以同而異若是可也方今老成言行足以矜式後進者非左右乎俗異致離

黨同門蠹道真十室皆是補之以謂衆賢和於朝則幽遠趣向自一而事無不可爲不識左右以爲如何復賜一言幸甚幸甚

荅姚邦光秀才書

補之再拜前日不鄙盛服踵門并示長書甚善欣懌無已然推與非所當增愧懼也補之平生所患聲問過情伏西野來滋厭人事至不欲以足蹈城郭將老學問不日新惟農圃之事迺益知今足下書詞不以是爲問而以孔子之辭孺悲見互鄉或拒或受意各有在者先之焉此施於補之爲不當於足下之比事爲不類雖意若與之商略可否然所以望於農圃老人者過矣伏讀再過茫然增愧赧足下固有感志替杜溫夫亦嘗引孔子爲說抵柳宗元其與足下小異者直以宗元在此位宗元逡巡不敢荅觀足下詞旨有求益之意非若溫夫茫洋不知類者宗元固自竒大猶不敢以是荅溫夫補之雖文字愧宗元然不爲宗元者其敢以不陞孔子之堂而受孔子室中之饋哉故累日不報

冀足下之知其心也足下先君博學於文以操行稱足下聞詩聞禮與所以擇鄉就士不順乎非者具在歸而求之亦不乏師矣如補之自視漢以來守一經士有所師傳本末不變者庶幾爲近平居語所厚惟不至若陳相說許行盡棄其學而學焉者斯可矣老且不試祗欲爲陶淵明忘懷屏事出悔吝之外猶恐不近顧何以充足下望越論孔子之誨人接物以欺已而無恥害足下切磋之意哉然始聞鄉人言足下業通而行修旣見足下色溫而意誠知足下可進於此道不但爲時文取科第常情自喜以謂志願畢此者比也故終願交焉足下亦彊學無墮補之老矣尚復觀吾里有足下能似其先人文學好善干祿不回如此其美者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足下亦諒之補之再拜

荅常環秀才書

補之頓首補之雖未獲與足下游前者辱書俾撰次先公行事見足下文詞志意與今學校舉子所趨絕異又愛足下誠孝惻怛於其親凡可以盡力

者無不勉也知足下學問根本從古人中來非黃而澤以欺暗取售者必也因念涉世已來粗守所知雖固不改故相得於形骸之外者寡幸而獲一人焉其賢未必足下比然已如曠數百年而逢不可致之寶其自喜悅難喻故不度量其力之所不堪而迎受足下至重之託然足下不妄以託人而補之妄受之非也再蒙惠書足下胸中所懷自爲涇渭而未嘗以語人者不俟相際而輒以語之又以知足下與人交久必信引物連類深而明遠而當以意逆志不合者蓋鮮足下識高妙所擇於道者正爲門庭甚嚴然氣和而語溫益思而不貳近小雅之流也甚善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何當一悟無任鄉往補之再拜

荅劉壯輿論國語書

補之再拜辱書以國語二事相切磋甚厚所援據通洽而議近正又以知別後學問之益殊欣喜也然齊桓晉文同功一體皆仲尼之徒所不道雖晉

文入異此但一事未可言優於桓也亦不當稱周之盛德以類其跡之近似者以大重耳子犯之謀而疑後世凡聖人所以與霸者非與其假仁義也與其假仁義以成功而民賴焉方其走狄避患區區竊仁義之跡以圖濟其私未足稱於大君子之前也亡人從者其文義可觀而士溺焉若進疑於岐山盟津退不失爲季札則僭且不類甚矣岐山盟津來書所謂擬人必於其倫者此甚不可若退爲季札則非重耳之本心也岐山去國而成國無幽岐之異夫何所待盟津以國爲天下退修德以待之非諸侯公子失國反國之比又重耳以讒出逃父之誅不與奚齊卓子爭立足矣國人自殺奚齊卓子國無君而已義嗣入可也胡爲乎委幼且不肖之夷吾以敝晉而流禍如此其酷哉若曰桓討子糾則高梁之事與生竇奚辨壯輿其未之思耶凡補之爲此論者以槩夫假仁義之微情使當其分而止不欲使夫譎甚而疑聖也豈善冀芮之謀以子犯爲誠不及者哉以謂夷吾亦晉嗣苟可

以入而存國雖走梁而援秦奚不可者卒其不與  
夷吾則入晉而不能善晉也苟善晉春秋亦將與  
之使桓文徒竊仁義之名以濟其私而其成功民  
無所賴則春秋猶不與公羊論享國長短美見未  
見固非是要之春秋隨事褒貶無始終善者也其  
曰實與而文不與迺補之猶反是聖人於齊晉皆  
文與而實不與實不與者以其假仁義文與者無  
王不得已也孟子謂彼善於此爲至論壯與疑於  
王跡則假者之情後終不得而誅矣又荀息事始  
意壯與許息之死再得來問乃與補之論其悖者  
無異荀息世未有知其非者也獨吾兩人非之耳  
凡小人之事主也生則阿其欲以蒙利死則擇利  
而背之荀息阿獻公之生罪也死則曰雖無益也  
將焉避之是豈小人之所以能哉故後世惑焉以其  
復言亂信義之實而左氏述其忠正公羊類夫仇  
孔非壯與卓然自信幾何不須而靡也召忽死子  
糾天下不稱其是亦不誅其非始無善而終無惡  
也荀息死奚齊論者至今謂夫疑於信義也否則

荀息何足議哉雖然荀息愚不幸既許其君以死  
矣至於不濟壯與以謂寧死而不貳之爲良抑貳  
而不死之爲是將死與不死於荀息無輕重皆不  
可也天下固無皆不可之義壯與必能處之矣惟  
其要終之義不足以揀初之惡與其苟免如犬彘  
則死爲可進故補之以謂進荀息以甚苟免之禍  
知宗元爲學春秋而通者不然則可以死如召忽  
可以無死如管仲要其終義所在何如耳張禹李  
勳蒙喪邦之舊事與荀息類而禹勳皆不死爲愧  
於荀息若曰漢唐事禹勳不得預其禍則狐掘之  
必狐埋之已首禍而身不預則何如餘非面不盡  
補之再拜

### 荅劉壯與書

補之啓示漫浪翁圖贊并所以名堂與亭之意以  
壯與志業豈老且不售畸乖自放者之比其所以  
名者意不在是魯直爲贊以反之此善諭人之意  
非反也合也揚雄爲反離騷補之嘗謂屈原沒後  
惟雄爲知原者故其言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

其智知原之如玉如瑩不可以丹青變而傷原之  
壹其質不能與丹青變以異而見尤也乃聖人之  
智則異於是此但如原之智而已矣然則丹青豈  
果可以變玉哉若曰外與之化而內不化原其免  
矣故頗撫騷詞而反之非反也合也始欲爲詩寓  
此意其間而不作詩久淡避以言來詎又離爲五  
詩以名堂與亭軒齋泉則意不屬姑書此託之圖  
後則猶詩也元次山介特名重唐世足以愧闕墮  
者百輩然語諸大方之家則未通也何足學哉記  
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學猶飲食固有常珍  
奚事異饌合萬宇以聚廬載百族與並游想壯輿  
亦俛仰此間又奚以漫浪而異爲補之再拜

再荅劉壯輿書

辱寄示諸文所探討淡遠趣守堅定不爲利回謫  
然仁義者之詞也荅漢東書侃侃乎直而不倨三  
復悚敬獨與明叔魯直論佛之可否類唐以來世  
儒束於教者齊楚矛楯之詞夫兩忘而化其道世  
必有人矣今吾曹平日接物小言細行不當於理

者下床履地卽有之思而求去爲道日益此其基  
也此尚不暇而越求其大者議之侈矣道之爲物  
間不可識埃至而後知然知者猶不言也何暇置  
冰炭勝負於其所未究哉人告還不獲盡補之再  
拜

謝蘇公先生示先君集引書

補之再拜蒙示先君集引不任哀感先君袍義懷  
術不願知於人故人知之者鮮賴先生之言乃更  
託於不朽則其家所以受恩論報可忘耶以漢中  
候吏論先君之好學隱德類矣未復引邵子固以  
重及其不肖之孤固名重雖漢之盛如此人爲少  
補之年少學問未深大懼辱先君之世而害門下  
之義承命累日不寧雖然固以不能信行事梁冀  
遭冀讒死二子皆遇害而先生語好學終譽則先  
斯人然則先生之以固望補之也補之知之矣敢  
不受教

與魯直求撰先君墓誌書

補之再拜補之不孝熙寧中先君捐館舍於京師

於時家在吳貧不能以時葬罪逆偷活奄奄至今  
慙魂愧影將以今年冬十月歸窆鉅野之魚山重  
惟先君懷道守志與世齟齬未五十而歿不有信  
於今必有信於後故涕泣有請於左右冀魯直哀  
之先君行事具濮陽杜侯狀今所論錄其大槩出  
處補之所知而願述者以備遺逸先人爲人敦厚  
靖恭事親孝兄弟無間言善與人交外寬裕人易  
以親而中介然不苟喜賓客家居不絕酒不樂爲  
吏至累歲不調乏無擔石亦不以經意曠達樂山  
水意所欲往初不以事阻方其酣詠得意忽然忘  
老視外物無與易也嘗道姑蘇樂之畱累月不得  
行小舟入震澤遇大風舟欲覆指東西山談笑無  
忤乏糧求米山中無所得猶登覽忘疲補之懇求  
還乃還又嘗道呂梁涸不通畱閏月補之問津無  
虛日客南來者必從之曰吾舟下徐無難乎一人  
曰不可補之有愠色一人曰可補之愉然而喜先  
君笑之曰夫行者之於道路不中休不却行而已  
問則惑焉既問之又從而喜愠之感已甚矣若知

修身之欲速者乎亦猶是也作問津說以示補之  
尤者爲詩悲歡得失一寓於此其辭怨而不迫有  
集若干卷眉山蘇公序之其略曰清厚靜淡如其  
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謂先  
君有其實而辭其名以比漢中候吏李邕比疾病  
臥昭德坊猶爲詩不輟以指書空吟哦枕間神色  
儵然補之從旁錄之逮啓手足尚得詩四十篇惟  
是先君平生奇蹇不遇故事業見於世爲少其大  
槩出處若此魯直與補之諸父厚而補之不肖魯  
直辱知之深補之平居誦其言學其人謂足以發  
幽隱慰先君於地下者莫如魯直也故忘罪逆冒  
昧自致魯直亦矜其意慨然許之幸甚幸甚補之  
再拜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三卷

奏狀

辭免著作佐郎狀

辭免實錄檢討官狀

足疾乞外任狀

辭免國史編修官狀

再辭免國史編修官狀

奏舉趙元緒狀

太學博士正錄薦布衣陳師道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三

奏狀

辭免著作佐郎狀

臣十月二十二日至開封府界准都進奏院送到  
 敕一道伏蒙聖恩特授臣依前朝奉郎行祕書省  
 著作佐郎承命非據踧踖以慙恭惟陛下膺圖之  
 初上奉天心中考古道旁詢國論下酌民言其本  
 在於正朝廷以正百官而其極蓋欲四方遠近莫  
 敢不一於正者大明至公示以好惡故陟降始序  
 喪慕立行則越百工庶位一事之虛苟非其人安  
 得在此而臣才薄名晦方時起廢皆國之良願臣  
 何人流落之餘亦誤收錄碎首糜軀無以報稱伏  
 念臣頃當先朝初政之際已預諸生三館之遊今  
 所除官亦臣舊職况千載一時人思自効雖臣器  
 小用近猶知欣喜激昂不應僭瀆妄有辭避第昨  
 坐譴斥無它指名祗緣非才竊處清貫加以素寡  
 學問憂虞積年凌雜米鹽益加荒陋豈可復爾濫  
 跡書林不懷梁鶴濡翼之羞以重澤麋蒙皮之誚

又臣飄零寒窶私計百爲實難勉遽處京局伏望聖慈俯察螻蟻惘款之情特寢成命且令臣赴河南府新任或賜別除京東汭流一合入差遣普殫驚蹇仰荅生成見趣遷赴關聽候指揮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

辭免實錄檢討官狀

臣今月十八日准閣門告報奉敕除臣尚書禮部員外郎充哲宗皇帝實錄檢討官聞命踉蹌不知所裁恭以先朝大典千載之傳豈臣淺陋可備纂述伏望聖慈特錫寢罷所有敕命臣未敢祇受

足疾乞外任狀

右臣被蒙器使兩更郎曹未有秋毫可圖報稱而臣舊苦腳氣春夏加劇深懼職事或致曠闕伏望聖慈察臣誠懇特賜除一外任合入差遣

辭免國史編修官狀

右臣四月四日准閣門告報奉敕除臣神宗皇帝國史編修官選掄誤及踟躕難勝恭惟神宗皇帝盛德大業光映百王將欲發揮潤色傳諸千載必

得名儒碩學參備討論而臣才識卑冗詞技淺薄使預筆削誠非所宜兼臣先以疾病奏乞外任伏望聖慈特賜寢罷成命除臣一外任差遣

再辭國史編修官狀

右臣昨奏乞寢罷國史編修官除一外任差遣尋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臣以位卑人微不敢於決日之間屢瀆天聽勉就職載惟神宗皇帝稽古制作跨唐軼漢形容鉅美史臣司之如臣自視恐殫竭不足以塞責管倪寬有言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惟天子建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況今陛下竝建羣才可試者衆臣誠何人敢獨昧冒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檢會前奏施行臣無任惶懼隕越待罪之至

再辭免國史編修官狀

右臣先於三月中以疾奏乞外任繼蒙聖恩自實錄檢討官除國史編修官臣聞命踟躕不遑寧處既具奏乞賜寢罷成命檢會前奏施行尋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臣懼久稽敕命阻勉就

職然夙夜恐懼終不敢安遂再會具奏亦是乞賜  
檢會前奏除一外任差遣未蒙指揮恭以神宗皇  
帝國史紬繹歲久未奏成書聖謨王制天高海闊  
方茲分命諸儒叅稽全美豈可以臣淺知猥預其  
間加有負薪之憂大馬力殫躊躇難彊若臣不揣  
分量苟貪榮選蕪累信史辜奉明恩則異時雖填  
委溝壑何以塞責伏望聖慈矜閔臣下才無堪早  
賜檢會累奏除一外任差遣臣不勝隕越待命激  
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舉趙元緒狀

伏見本府居住朝奉郎新差監在京物料庫趙元  
緒父故太子少師致仕槃在仁宗朝與韓琦曾公  
亮歐陽脩同執政時仁宗初命英宗領宗正槃言  
宗正非所以爲重乞立爲皇子後預顧命定策立  
英宗嗣大寶功施社稷同時勲臣之子皆蒙次第  
褒擢多已通顯而槃之嗣子獨沈常調簪組之傳  
不絕如綫元緒刻意承家學問自立吏事足稱勘  
會知揚州蘇頌知應天府何正臣權京東轉運副

使呂溫卿皆嘗論槃之功薦元緒之才可備任使  
未蒙施行臣竊觀神宗在東宮答槃書云首定大  
策固已措時於久安世蒙顯休方當與國而長懋  
槃之有勳王室事固灼著其墳墓居第在宋歲時  
闕人照管伏望聖慈檢會前後臣僚奏乞特賜甄  
錄其子元緒與一南京差遣庶以廣國家求舊念  
功之美意而勸臣子之爲忠孝者

太學博士正錄薦布衣陳師道狀

竊以朝廷患庠序不本於教而糾禁是先學者不  
根於古而浮剽是競故選置舊學削去苛規爲之  
表儀使有趣向所以助成風化實繫得人伏見徐  
州布衣陳師道年三十五孝弟忠信聞於鄉閭學  
知聖人之意文有作者之風懷其所能淡恥自售  
恬淡寡欲不干有司隨親京師身給勞事蛙生其  
釜慍不見色方朝廷振起滯才風勸多士謂如師  
道一介亦當褒采不遺伏觀太學錄五員係差學  
生見今有闕師道雖不在學籍而經行詞藝宜充  
此選某等職預考察不敢蔽而不陳伏乞選差師

道充太學錄儻不任職某等同其罪罰謹具申國  
子監乞臈申禮部施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四卷

表

賀皇帝登寶位表

賀太皇太后稱尊表

賀皇太后稱尊表

賀皇太妃暎

賀太皇太后進奉表

賀皇太后進奉表

賀皇太妃進奉表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賀冬至節表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太皇太后

表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皇太后表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皇太妃表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賀冬至表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太皇太后

表

濟北晁先生雞肋卷第五十三

代蘇翰林為皇弟諸王冬至賀皇太妃牋

代蘇翰林為皇弟諸王賀元日表

代蘇翰林為皇弟諸王元日賀太皇太后

表

代蘇翰林為皇弟諸王元日賀皇太后表

代蘇翰林為皇弟諸王元日賀皇太妃牋

代北京留守王太尉元日賀表

代北京賀坤成節表

齊州賀興龍節表

齊州進奉功德疏表

齊州進興龍節銀絹表

代張恕單州賀受璽表

四月朔日蝕禮部請皇帝御正殿第一表

四月朔日蝕禮部請皇帝御正殿第二表

進罪言表

謝賜校定資治通鑑表

哲宗實錄開院謝賜銀絹表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代范右丞謝賜生日禮物表

齊州謝賜曆日表

河中府謝賜曆日表

謝賜春衣表

代北京留守謝賜春衣表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四

表

賀皇帝登寶位表

欽承顧命嗣履寶圖謳歌有歸華夏均慶中臣謝恭

惟皇帝陛下挺生聖德夙有仁心問寢彰純孝之

誠主鬯著克恭之美大明繼照至健體元邦之榮

懷人所歸往不顯亦世是開上帝之符無疆惟休

咸曰吾君之大天地日月廓然泰清山川鬼神罔

不順序鴻基滋固景命方綿凡在羣倫舉知慶蹈

臣等恪居外部親觀重熙不獲恭詣闕庭

賀太皇太后稱尊表

冊嚴備禮位荅常尊宮闈之奉載虔海宇之歡普

洽中臣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挺生聖哲夙著惠

慈昊穹眷懷宗廟昭假輔文祖勤勞之理隆神孫

保佑之功是稽兩漢之舊章用對三朝之光命聖

人孝治天下風行臣聞成王持盈不敢忘文武之

謨烈周姜思媚故能貽任姒之齊徽聿收前功允

屬盛際萬世永賴百祿是邁臣伏限職事在外不

獲躬詣闕庭

賀皇太后稱尊表

位著徽稱居天下母儀之貴禮嚴備物昭聖人子

道之成宮闈載祗海縣胥慶中臣謝恭惟皇太后

殿下懿恭性得慈儉身先坤極正於內朝陰教行

於四國用膺光命允荅常尊漢典具修式虔長樂

之養周詩足繼大顯思齊之功臣伏限職事在外

不獲躬詣闕庭

賀皇太妃牋

冊嚴異數位著徽名光舊典於古今溢歡心於內

外中臣謝恭惟皇太妃殿下令儀身率淑德性成輔佐

先朝憂勤內寢屬大明之繼體孝治增隆飭備禮

於有司尊稱允荅

賀太皇太后進奉表

尊祖徽名冊已光於備禮修臣常職享莫尚於多

儀輒罄菲誠仰于聰聽上件物中邦羨賦外帑宿

珍載申守部之虔用佐充庭之實

賀皇太后進奉表

長樂稱尊冊已光於備禮庶工率職享莫尚於多儀輒罄非誠仰干聰聽上件物中邦羨賦外帑宿珍載申守郡之虔用佐充庭之實

賀皇太妃進奉牋

綸言誕告冊命顯加欽甚美之崇名慶已成之備禮官聯無遠獻享具來上件物山澤之珍蠶桑所入申提封之祗恪佐庭實之輝華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賀冬至表

經謹周正曆推子朔景短窮而長至卦剝盡而復來慶始宮闈歡均海縣恭惟皇帝陛下中和致理仁孝承祧化本時行元統天而不息德方日起明出地以無疆觀雲道民物之康齋居待陰陽之定履端於始求福不回臣親託本支生陶惠愛傾一心而猶藿祝萬壽以如山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皇太后表

衝端氣至候炭仰而鐵低表北景長知人和而歲美宮闈均祐寰宇交歡恭惟皇太后陛下陛下睿智不居慈儉爲訓本文之聖大顯思齊之光致成之

功竝膺既醉之福斟酌歲始天地節而四時成享萌日新陰陽爭而諸生蕩有赫臨下無疆惟休臣身託宗藩恩均鞠育用率先於庶位敬傾祝於萬年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皇太后表

律當乾九六氣資宣養之端陽潛地中七日知來復之候宮闈均慶民物同歡恭惟皇太后殿下德重母儀位隆坤極既助烈考本朝夕之憂勤用綏成王致神祇之安樂華萌伊始福祿來綏臣親託衆多之支恩叨均一之養協輿情之善祝介眉壽之維祺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皇太妃牋

管室昏中招搖北建獻履恭而迎慶書雲物以知祥恭惟皇太妃性稟惠和德崇恭儉難鳴警戒之志美見於先朝凱風劬勞之心恩隆於嗣聖順迎陽旦茂擁殊休期仰贊於延洪惟輪輝於頌詠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賀冬至表

易謹閉關蓋待陰陽之定傳先書物以知天地之

祥惟管宅尊與人同慶恭惟皇帝陛下剛柔體道  
動靜得時齋戒自修將神明其至德裁成與合用  
左右於斯民薰陶大和積累至治臣本支同體茅  
土分封擬續周詩申百福而千祿敢忘漢禮稱萬  
壽以獻觴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太皇太后表

立表土中驗日躔之南至求端天事迎陽德之大  
來惟茂對時乃介景福恭惟太皇太后陛下道參  
穹厚澤及飛潛生民本姜嫄之仁終配天者后稷  
思齊詠大妊之美要成聖者文王九功可歌五躔  
咸備臣疏封盤石託體螽斯幸觀太平之期跨三  
五德願祝無疆之壽何千萬年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太后表

周歷授時氣必先於子朔漢儀賀至事亦謹於陽  
生履端不愆介福是荷恭惟皇太后德崇慈儉道  
配直方長樂稱尊大備安祭之養關睢本化永隆  
信厚之風與國同休溥天共祝臣恩叨均一身託  
藩維敢傾向日之誠願贊如山之壽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皇太妃牋

璧合珠連會三辰於初紀芸生荔挺兆萬物之華  
心宮闈同歡民物胥賀恭惟皇太妃化行恭儉德  
合徽柔保佑帝躬恩已隆於色養講明國典禮何  
歉於常尊孳萌益新順履惟吉某親聯宗屬身託  
膺庥徒傾頌詠之誠願贊延鴻之福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賀元日表

璣衡窮次夏小正以首時玉帛會朝漢兩京之盛  
典恭惟皇帝陛下法天之道如日之升撫於五辰  
庶政所以咸理惠此中國萬方所以來同以初爲  
常母有不當臣忝同氣之重託維城之安慶五百  
歲之符適逢茲旦上千萬年之壽敢廢舊儀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元日賀太皇太后表

日回月周辰集諏管之紀天清地肅風來東北之  
方恭惟太皇太后陛下盛德在躬至仁被世裁成  
其道故能應君子之大來嚮用其休將以錫庶民  
之保極順時滋養與物亨嘉臣親託本支恩分茅  
土悅九成之備奏稱萬壽以獻觴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元日賀皇太后表

魯史書春事蓋先於五始漢儀朝朔氣亦謹於三微恭惟皇太后殿下順體坤元慈隆母訓化行內外關雎爰始於興王神無怨恫思齊要本於成聖新陽肇布景福來符臣託宗藩之親均鞠子之愛願協輿情之頌倍膺眉壽之祥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元日賀皇太妃牋

玉燭成書慶新元於端月椒花入頌美舒景於青陽恭惟皇太妃率性柔嘉宅身恭儉承上以禮光女德於書詩撫下有恩冠嬪儀於宮寢安榮所享積累而成某內愧屏蒙預叨休蔭願履三元之旦倍膺百順之祥

代北京畱守王太尉元日賀表

臣某言伏以盛德在木正月始和聖人謹於履端天下從而觀治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效天法地扶世導民爰乘六龍乃大一統當五百之運有二十之功仁義極乎漸摩禮樂備於制作順孟陬之吉旦舉元會之上儀放勳欽明授人時而不忒周

王壽考維天命以無疆臣某守籥畱都傾心法座眷言象魏莫陪百執事之趨自幸華封常罄萬斯年之祝

代北京賀坤成節表

建畢占中曆紀金行之始妊姜協聖禮嚴坤德之成率土傾心後天申祝恭以太皇太后陛下慈仁世濟睿哲生知昊穹所懷宗廟攸享配烈祖勤勞之禮隆嗣王保佑之功盈成祗慎於薄冰豐美大蒙於潤澤式虔至養允荅常尊誕惟孝室之詳肇屆登禾之候謳謠歸美華夏舉同伏願太皇太后百順咸臻三靈共贊天高地厚扶不拔之洪基松茂竹苞資無疆之妙算臣限拘鑰守阻預覓晨趨

齊州賀興龍節表

臣補之言臣聞必世而後仁故百樂興於已治宜民者受祿則五福本於能敷人神克寧雅頌斯作欽遇誕彌之吉仰期於穆之休臣補之誠驩誠抃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纘禹勤邦繼文配命漢明措國益在酌言道斯行而動斯和無非事者生

不傷而厚不困所欲與之用能格精祲以降康交  
驪欣而養本大有天助豈徒河洛之效祥靈臺子  
來咸思父母之難老臣久塵冊府方領郡章慶五  
百歲之期親逢穀旦祝千萬年之壽祇劇葵心瞻  
望闕廷臣無任仰天祝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  
稱賀以聞臣補之誠雖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齊州進奉功德疏表

臣伏以大呂應時氣協明昌之運至神出震曆符  
誕育之辰天人所歸遠邁胥慶恭惟皇帝陛下誠  
明天縱睿智日新嘉祉富民至仁浹物重華協帝  
增光六聖之功下武繼文垂視萬方之治謳歌所  
屬精祲儲休神電遠樞陶陰陽之粹美祥虹流渚  
孕造化之精英鼓舞舞太平揄揚善頌臣誤恩剖竹  
一意望雲雖漢殿捧觴莫預千官之列顧舜庭儀  
鳳第同萬壽之稱臣無任瞻天祝聖激切屏營之  
至謹隨狀上進以聞謹進

齊州進興龍節銀絹表

臣伏以夢龍叶瑞元符神策之婦望氣表祥風契

人心之慶幸遭慶昌之旦敢修飾喜之儀前件物  
人賴垂衣地恩薦寶畫出盈餘之力用將頌詠之  
誠充預大庭足備梯航之富懇祈睿算永齊箕斗  
之明所有銀絹見寄本州軍資庫候有上供綱運  
附帶入京次謹先具附遞入進以聞干冒冕旒臣  
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代張恕單州賀受壘表

王事之修光昭夷夏天休所動玉出咸秦因月吉  
之視朝肆禮成而均慶中臣聞物其有矣命不易  
哉蓋政苟雖幽而不通則類有不召而自至所以  
三腹作典猶懷俘寶之慙四海告功方贊錫圭之  
異惟德之視從古以然恭惟皇帝陛下若晉大猷  
顧諟明命繫有憑有翼而罔墜故無聲無臭而來  
臨俾壽而昌皇已彰於眷佑則篤其慶民亦念於  
用敷故滌洪恩以單方域臣偶拘守土阻覲盛儀

四月朔日蝕禮部請皇帝御正殿第一表

臣某言伏奉詔命以四月一日日蝕避正殿減常  
膳者占辰弗集馳走逮於齋夫肆宥惟時輟扑空

於司寇未即路朝之正猶推玉食之供凡在臣工莫違寧處竊以日符天統當循黃道之常君體乾剛故謹正陽之畏惟聖人觀象以立戒欲王者因事而自修亦緣久動而必差乃有頌交而屢蝕中敘恭惟皇帝陛下中正履位清明在躬孝承七廟之安仁暨萬邦之往官惟賢而士勸善罰當罪而民禁非奉以無私要本容光而必照建其有極益用勿憂而宜中固念茲而在茲寧弗畏而入良緊寅恭可謂至矣則變異何從召之應以至誠居然純曜祥桑不拱方知太戊之興雖維何為益見高宗之盛宜光臨於黼辰且時御於饗飧茂迎至和允答羣望

四月朔日蝕禮部請皇帝御正殿第二表

徒傾葵藿之誠敢期回照未竭潢汗之滴尚或可羞矧變異之已消尤故常之當復中敘恭惟皇帝陛下法禹罪已繼文小心惟五事之罔愆於三光而何累爰以朔旦自興重雲不用其行史前占於必蝕增修於德人莫覩其或虧和足致祥順宜獲助

而猶謙尊自牧震耀靡寧雖天所以愛人君常欲制於未亂而王所以奉天道故當懼於無災然與其戒居處飲食之安孰若擴視聽猷為之善豈惟過也見而更也仰是謂應以實而不以文南面宅遵達四聰於虞舜大庖日御綏五福於周成庶或聽卑終聞詔可

進罪言表

臣小官疎外名姓無聞竊比負墮上塵天鑒臣於熙寧中聞交趾犯順王師出討臣嘗憤悱忘鉄鉞之戮願效區區誤為安南罪言一篇於時臣在畎畝又居父喪淡息愚賤且越禮制以干國事既成躊躇將進復止今師還累歲遠服來享而臣所欲言項已草具畱之私室義不敢安譬夫鷓鴣已翔於家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臣誠疲鴛豈足及事其所誤文字謹繕寫成一冊以安南罪言為目用黃羅帕封隨狀上進伏望聖慈特垂聽覽干冒冕旒臣無任惶懼屏營激切之至

謝賜校定資治通鑑表

進奏院遞到按定資治通鑑所牒伏蒙聖恩賜資  
治通鑑若干冊付臣者先朝稽古之意名臣敘事  
之才成書甚難來世所考故乏丹鉛之補預蒙細  
帙之頒臣補之中伏以英宗皇帝睿哲生知憂勤  
遠慮欲觀歷世君臣張弛之跡以知千歲治亂得  
失之原深詔耆儒特加撰錄神宗皇帝孝思善繼  
聖學博通三臣竝封不特詩亾之歎五季更授厥  
惟麟止之終發於雲漢之章賜以龜鏡之目恭惟  
皇帝陛下論唐虞而圖治舉元愷而佐功興亾灼  
知屢省觀於乙夜忠佞大判爰警戒於在廷以嘗  
預於投籬故亦霑於賜予頒學官而伊始藏私室  
以至榮臣聞惟賜不常論報宜一圭瓚乃嚮車馬  
則棄雖臣狹識而淺聞妄意淡求而博考思事君  
許國之義奉以捐軀資愛民利物之方用而從政  
庶逃虛受之恥仰荅非常之私

哲宗實錄開院謝賜銀絹表

臣等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等銀絹者屬辭比  
事將爲千載之傳抱慙懷鉛未有一毫之效寵先

臨於使指恩已逮於匪頒中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受祿于天修身以道因心篤慶本王季之事兄彌  
性似先乃成王之爲子稽哲宗之政理亶神考之  
規摹雲漢在天丹青莫像是用飾茲典領共俾討  
論曾微草創之勤遽忝幣餘之錫簡編充宇蠶測  
海以安能歲月累功黃成山而儻可誓殫綿力仰  
贊成書臣等無任

哲宗實錄開院謝賜筆硯紙墨表

臣等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等筆硯紙墨者紬  
繹信書闢官曹而伊始詢謀故事給筆札以爲先  
枉異數之曲加撫寸長而安有中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挺生聖質丕變人文維先朝迪哲之光有繼  
序適求之美森然斷簡豈徒副在有司燦若列星  
乃可傳諸無極而臣等職司典領參備纂修甫窺  
東觀之藏遽忝上方之賜精毫良楮堅石黠煤食  
浮已愧於事先器利尤慙於匠拙還固特稱乎良  
史蓋以覈詳苟袁但謹於編年庶無疏抵誓當殫  
竭以荅寵私臣等無任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述修先訓攷次新書關省閭之嚴深詔幸司之典領討論既重付畀尤慙敢圖比事之初遽忝上方之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孝思維則善教得民率時昭孝之功維十九年之記副在有司之事乃數千歲之傳以臣誤被揀掄預聞紉繹駮煤吳石蔡楮蒙毫燦然四物之精出自九重之祕未知報稱徒遽矜榮模青天白日之容固無心巧輯斷簡遺編之美尚或力能普殫見聞少補毫末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伏以論先朝無競之功垂來世不刊之訓凡在官聯之選固稱儒學之榮編摩未效於寸長筆札遽叨於異數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懋昭大德對越在天稽神宗制作之隆倬爲令典當嗣聖纂承之始付畀成書詢求故事之餘均及上方之賜霜毫之潤溪石之堅墨以代鉛紙惟易槩顧禪謹之草創積日何功儻苟悅之編年它時有考粗期竭不愧寵私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鉛槧之功未聞於少補金縉之廳首逮於匪頒枉使指之光華拜君恩之隆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恭默當乎思道愛敬隆於事親迹熙寧訪落之勤迄元豐顧命之重憲章咸在誤述宜加申教有司叅稽故實眷言曩陋預被選掄既其論次之初均以幣餘之錫夫居其官則思事懷其祿則赴功固雖狹識而淺聞妄意淡求而博考粗祈薄效仰贊成書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預聞紉繹未有毫釐遽煩使指之臨首拜幣餘之錫被蒙寵渥增愧矜榮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對天之休以慈爲寶雜先朝之政理在太史之冊書將欲爲無窮之傳故必著不刊之典咨求故實付畀有司眷言選掄猥在曩陋屬討論之始事均賚予以勸功攬制作之原浩如觀海積編摩之助儻或成山誓殫淺聞仰荅鴻造

代范右丞謝賜生日禮物表

棘薪永慕載臨生育之辰稟飫特加申用故常之

錫光華白髮感激激丹棕謝中本乏將明粗知忠孝蒙

先臣之遺業遭累聖之致平遍履閭臺遂聞機政

至仁獨運方興不世之勳末議數殫未有秋毫之

補而適遇桑蓬之旦重叨庖廩之頒已懼素餐安

知報禮斯益伏遇皇帝陛下天臨九有子惠羣工

體貌所加搢紳咸聳觀酒食之象君有施而心親

誦股肱之歌臣無功而形渥誓當糜隕仰荅生成

齊州謝賜曆日表

臣補之言准進奏院遞到宣一道賜臣紹聖二年

曆日一卷者臣聞迎日推策在咎黃帝之御邦以

初為常自時周王之賦故臣叨守長職在承宣樂

與吏民同遵詔令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

惟皇帝陛下修身以道求端于天璧合珠連煥三

辰之順啓雲行雨施肇萬物之華心雖歲事之宜

頒本王功之最急瓊衡潛運孰知聖治之日新鈞

鐸時修已覺豐年之氣應臣無任戴天荷聖激切

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補之誠惶誠懼頓

首頓首謹言

河中府謝曆日表

臣補之言今月二十五日都進奏院遞到宣一道

伏蒙聖恩賜臣崇寧元年曆日一卷者初郊上帝

肇改新元謹堯曆以迎推因夏時而誕布偶竊藩

維之寄預蒙歲首之頒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

首恭惟皇帝陛下動靜以道而大光先後於天而

與合本諸修已雖聰明睿智足以臨用此求端蓋

風雨霜露無非教將以撫五辰而熙績和三事以

敘功臣職在牧民欣於奉令土牛將磔猶歌二日

之鑿冰玉燭可調願頌豐年之多稔

謝賜春衣表

臣補之等言句萌畢奮慶賜可行土牛久飾於送

寒幽籥未歌於逆暑迺眷造庭之彥爰開在筭之

良肆有等差均於覆被謝中恭惟皇帝陛下宜人布

政育物為功丹皮自適於陰陽氄毳同和於天地

既陶無外之化亦霑咸若之恩織篚亂流豈惟如

五百里之遠女工同燎故復半三十日之收矧是

具僚與之同體適及風零之後大頒帑帛之珍君  
賜足榮不嘆無衣之七王章有分庶逃終褫之三  
誓各糜捐以圖報稱

代北京留守謝春衣表

涼風退暑流火戒寒爰開在笥之良式厚兼衣之  
寵居然被服同此恩榮臣某等謝中恭惟皇帝陛下  
至健體元大明燭隱室灰為候載先栗列之期帑  
帛用頒肆有等差之賚臣等均雨露重霄之施忘  
冰霜瀕朔之勞誓竭愚忠仰酬聖造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四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五卷

表

齊州謝到任表

南京謝到任表

亳州謝到任表

信州謝到任表

河中府謝到任表

湖州謝到任表

謝得請南京鴻慶宮表

謝得請江州太平觀表

泗州謝上表

代河北提刑王朝散謝上表

代朔漕寒侍郎謝獎諭表

代朔漕李楚老謝獎諭表

代北京謝太皇太后垂簾戒飭官吏表

代朔漕蹇周輔謝除侍郎表

代澶州守韓太中授官表

代劉中書謝加勳封表

代劉門下謝表

代劉門下謝表

代韓太中乞致仕表

代司馬康子植謝應副葬事表

代司馬康子植謝應副葬事表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五  
表

齊州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伏奉敕命差臣權知齊州軍州事臣已於六月十六日到任交割訖從臣之欲獲奉親與便臣之私使近鄉邑愚衷自擇其所處素望亦何以復加惟寄重而才微且人輕而思渥循涯淡覲隕涕難收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五世簪纓一介韋布涵濡禮義砥礪鑄頑先帝起經術之殘偶叨賜第陛下修館閣之舊首玷具員傳毛羽而使翔弛繚銜而要至獨行偏上不知所學之何施少與數奇祇有此心之自信丐廣陵之戴政在元祐之五年從簿書中以著作召雖此職名存而實廢然常情內重而外輕再陪英俊之游亦幸採收之及而臣拙糲滋爾貧窶仍之歷塵中祕之五資坐守集仙之四庫未嘗任毫末事安得有膚寸勞於法既當為州還朝又已踰歲用復傾於肝鬲至兩瀆於晁旒敢圖包荒重此得請假濟南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之印紱近大野之墳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發天縱之多能爲日新之盛德謂未有廩而不試蓋必將試而後知故茲愚疎亦在器使再念臣所領郡耕織甚饒人之愛生法令易擾雖闕達多智不無從管之土風而平易近民亦有當時之政事臣願布宣上德利養下氓儻小假於歲時必粗殫於驚蹇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臣昨任知齊州爲揚州修過摘星樓事伏蒙聖恩特從寬典就差通判應天府臣已於三月二日到任上訖小已下僚昧於職守盛時公議特此貸全未使廢閑猶叨安便媿淡汗溢感極涕橫臣補之中伏念臣家世凋零在朝廷者無幾人材闕茸所學問者又非微迫寒飢出營仕進本自安於常調固絕望於亨塗庶幾孤愚不越分量而偶弼臣之一薦濫文館者十年初無毫毛得被驅策徒累資任以致麾符臣自揣思久當顛沛加以

祚薄多故器小易盈不能恪居於其官遂使咎生於所忽幸仁聖矜其如此故迂疎尚以并容第解郡章旋霑祿食將母之幸於臣已多德大施隆身微命賤成遂莫悔啓處若驚恭惟皇帝陛下明目達聰與人爲善畢修祖宗之舊政遍攬中外之英才建官惟賢宥過無大雖憑生之螻蟻亦蒙賴於乾坤臣敢不謹畏自新忠誠內誓念洗心以償罪譴既負負無可言息發憤以赴功名又區區不足道報恩無所碎首爲期

亳州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臣昨知齊州緣舊公坐正月十日准敕降通判南京礙親回避九月三日准敕就差通判亳州於當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訖咎悔難追已更寒暑嫌疑自列敢憚道塗再服寬恩重增感涕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粗知學問本乏材能仕豈爲貧慙居卑之亦分家雖積善傷餘慶之已微嘗念居不可以求安福孰先於無禍故六年遷徙甘常困於米鹽而羣從凋零祇自憐其形

影未敢當江湖飛集之數何足掛朝廷論議之間每欽宥過無大之仁則患見危致命之義未試以事孰明此心諒與釜之已多誠挈瓶之何有但知揣已皆是踰涯恭惟皇帝陛下惟時憲天常善救物稽先朝之美意與治古以同典謂蕩蕩民無能名佑啓我以正故業業日致其孝繼序思不忘蓋欲得萬國之歡心足以斂五福而敷錫雖甚微鄙不終棄捐重念臣頃迫養親久從補外昨由公坐得譴止以佐官連書亦既累年實更三赦事雖自致情則無它庶省循苟免於人非或湔洗稍容於國是犬馬能報况服冠裾檮櫟無堪猶足燔燎終自知其死所不敢愛於身先瞻望闕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信州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先奉敕落祕閣校理漆差監處州鹽酒稅尋丁母憂服闋奉敕添差監信州鹽酒稅已於閏九月十二日到任管句訖初免親喪再塵仕綴嘗于國典復以罪行夙涉江湖祗臨物局戴溪仁

而自幸俯餘息以知危臣補之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衰微人材駑下少不天而孤露長無類以僻違濫先朝經術之科玷陛下文館之選至於積累資任忝冒麾符雖區區揣已分量之餘實碌碌同時流輩之後內則詢事孝言而茂秋毫之獻外亦承流宣化而乏膚寸之聞豈惟有悔之莫追自以無功而應汰含容渥厚昧情顛躋咸股往以得嫌旅巢焚而誰咎神理交譴家禍併嬰弔影內慙捫心外慄當滅亾於苦塊尚收錄於簪裳又竊便安惟深感涕斯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隆前烈澤浸萬方皇穹降康休應屢至故簡弗率亦敷在寬爲易及魚不出天淵之內息黥與劓尚容鑪錘之間臣敢不省已愆尤誓心忠義哀荒未復懷色養以終天罪垢難湔報明恩而無日

河中府謝到任表

起廢來還荐更郎選屬鑿爲請復假藩麾初見吏民敬宣條教明恩未報感涕徒揮伏念臣稟生拙難遭世隆盛知寡尤所以千祿非曰能之謂崇德

在於安身終不近也薰心自艾補劓無期雨露不私句萌亦奮惟兩朝之聖政在太史之冊書首以非才叅於羣俊青天白日道至大而難摹黑髮丹心力不能而知止卒緣累懇因得便私粵自劇曹付之名閭差馬不勞於吉日乞漿更值於豐年散族再收啼飢皆飽斯蓋伏遇皇帝陛下斂五福以敷錫協萬邦於時雍重華如虞氏則旣以用其中丕承如武王則亦不忘乎遠固特重監司守土之任蓋嘗視省官卿寺之除臣願渙體至懷粗推所學庶幾一日之必葺敢意三年而有成

湖州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奉敕就差知湖州已於四月二十九日到任訖始解蒲中卽臨雲上去股肱之要郡得山水之名城除授每優事功常歎愚衷內揆感涕交揮臣補之謝中伏念臣本以寒生起於下國艱勤少日旣孤露以不天問學長年又僻違而無類未足稱王裴之選奚取銓衡不能措游夏之辭何知筆削一昨所自陳列皆出悃誠已憂疾憊之莫勝更

覺才殫之難彊恐隕越無以塞責故躊循冀於食功終賴察微俾從補外逮今移徙復竊便安然臣自惟何人微幸適得若此斯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光前烈仁覆羣倫瑾瑜所貴於匿瑕管劓可收而代匱故容器使屢及下材而臣以五十歲服官之時當二千石共理之任有心許國益蚤脫於冗員無地輸忠但益修於常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得請南京鴻慶宮表

罪蒙一洗幸已難逢未忘兢惕之初遽有便安之請天不難於平施物自慶於曲全論報無時捫心有覲謝中伏念臣積衰之系始冠而孤本以下才甘於常調而偶在選掄之末旋招譴咎之隨尚賴拙疎希當事任是以頃先獲宥晚益附輕就付宮祠實養以官曹之佚優加廩給又卹其私室之空德厚不背愧渙罔措斯蓋伏遇皇帝陛下躬舜大智法湯克寬董之用威予以馭幸故明詔飾其能改而申令許以復收臣敢不日夜以忠妻孥相誓念

方素飽歎乎於事實之能惟勵赤心遵懼以終始之戒

謝得請江州太平觀表

起廢恩優薄從裁抑包荒德大終畀便安以平時不敢僭求而一旦曲從私欲捐生莫稱灑涕自驚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衰微人才鬼瑣生五十一歲行身未免於悔尤仕二十四年責實固無於毫末流離困劇祗緣梧鼠之技窮湔洗召還寔遇飛龍之施普愚不知於適變狂猶念於安常一昨罷還中銓當守遠郡惟祠宮爲之加餼廩本先朝所以優臣工豈圖棄置之餘亦被生成之賜雖乏可依之田疇不違在望之松楸荷天至私跼地罔措勛蓋伏遇皇帝陛下體成王之爲子本王季之事兄彌性似先因心篤愛持循舊法開示有容故臣所蒙於分猶過未溘先於犬馬終願馳驅亦嘗學於詩書敢忘忠義瞻望闕庭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泗州謝上表

久此投閒初叨遠郡偶緣乏使亟竊名邦被中旨以促裝不遑啓處荷上恩之起廢祗劇涕洟已見吏民恪宜惠澤謝中伏念臣幼知勤苦中幸採收門戶積衰年齡浸晚聖主履至尊之位下材起遠譴之中誠於曩時願效毫末汗青載筆嘗寓直於瑣闥雖古含香曾對敷於文陛而臣自近疑悔初非棄捐覽輝絕望於赤霄食野愈思於豐草四門方闕多士具來臣實何人首煩申令斯蓋皇帝陛下盡循古道獨運乾剛服萬物不以威刑驅一世躋之仁壽咨詢欲當則左右前後皆正人播告必昭則風雨霜露無非教所以小有軫慮未累砥平振古德心回昊穹之有赫普天和氣盪災祲以無餘方當大酌民言益新邦命伏况瀕淮置郡除吏須材豈宜淪廢之餘遽誤選求之及今歲事將入而川流漸平臣當更謹故防博稽長利不敢飾廚傳將迎以希譽庶幾審詔條施設以首公誓報更生之恩終捐九死之命

代河北提刑王朝散謝上表

人物何堪久已安於罪貶事權良重晚復幸於甄  
 收德厚察幽感淚出涕中伏念臣學非知古才不  
 逮人屬逢上聖之有為偶以微勞而見錄越從長  
 縣擢冒觀風傳以羽毛俾注心於寥廓弛其銜戀  
 使寓目於坦平不知無庸彊欲有立海壖之遠夷  
 貨所交豪商邀利於不貲編戶取贏而自入公冒  
 三尺歲失萬金臣嘗究知意謂可惜惟是拙謀之  
 欲速且緣羣策之未安妄為更張不待報可人言  
 交至聖慮獨私察其本無它情是以第使解秩矧  
 待罪之未幾已量能而稍遷委以邊儲責之充羨  
 尚因狼戾之入迺微樵爨之憂豈敢告勞粗期弛  
 負間關一職荏苒八期况當核實之朝尤慎酬庸  
 之賞何幸冗散不終棄捐既濫按刑猶兼視糴論  
 心莫稱隕首為期斯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包荒  
 日月燭隱記憐樛散之舊洗除瑕釁之餘欲眾人  
 各致所能恐一夫不獲其願臣敢不循省前咎激  
 昂後來庶乎無瘼曠之憂或者有補報之効

代朔漕寒侍郎謝獎諭表

金節假使權之重勞苦何裨璽書旌吏治之微丁  
 寧甚寵中伏以大河北潰比道載騷土功劇荒度  
 之憂與梁有病涉之歎睿謨潛運羣策并收親煩  
 稽衆之明首冒觀風之選馳驅夙夜浚泝往來叅  
 諸人意之同斷以臣心之見謂夫轉害為利惟因  
 事則不煩至於徙東就西亦取道之良便泥塗盡  
 壅郵傳一新曾微通聘之難復免鳩工之擾粗可  
 塞責豈敢言功仰承溫厚之辭申以光華之錫知  
 臣若是許國奈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撫五辰以  
 致績之疑體羣臣以要下之報蓋功必明試而悅  
 在見知凡茲班聯孰不動勸普更殫於篤力期仰  
 荅於龍光

代朔漕李楚老謝獎諭表

十行詔札溫然敦勸之辭九府幣餘申以輝華之  
 錫寵恩并厚報稱無聞中臣頃以迂疎久從廢斥  
 偶上蒙於記錄復擢貳於輸將及屬大河再廢故  
 道舟車之役斷於一方井畝之空儵然千里天衷  
 載軫旰食靡遑親選班聯就加視察以臣預領封

部叅董役工王事之勞自宜盡瘁詔書之迫安得後時盡墜泥涂一新郵傳旣免民居之墊且微虜聘之難在職當修亦臣常分庶幾追責豈敢論功而詔使爲言璽書加獎又頒內帑并賚私家祇荷眷恩惟知跼躄恭以皇帝陛下與人爲善明目達聰欲羣臣咸飭爾能恐一夫不獲自盡靡愛慶賞以圖懋功誓竭馳驅仰酬覆燾

代北京謝太皇太后垂簾戒飭官吏表

臨軒共政方祇適於多難申命在公咸靖恭於爾服欽承睿訓增激愚衷臣某謝中伏以大行皇帝稽古法堯克勤纘禹允文允武乃聖乃神功燕及於皇天道聿懷於多福而方度植壁遽泣遺弓爰資訪落之謀載慎亮驚之守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慈仁世濟濬哲天開叶恭默思道之誠助焦勞求治之意申飭小大各安舊常臣某某等敢不上體至懷下堅素守粗知奉法惟夙夜之不忘更誓投軀庶涓埃之自效

代朔漕塞周輔除侍郎表

內閣通聯擢陞未幾貳卿高秩揄選載加曾瀝懇之莫遑第覲顏而罔措謝中伏以唐虞制作無曠庶官夏商續修亦克用又陛下龍飛天位虎變人文博稽舊章大布新典在天則北斗惟喉舌於國則尚書乃樞機竝張六曹各領四部侍郎雖掌其貳左民又特其繁唐有司元少常伯之名周乃地官小司徒之任凡井田徭賦之政與經費貨藏之方其職之所當奉行其屬之所從質正必得疏通知遠有爲之士以贊美成在久無前之功豈宜殊恩橫及瑣質如臣者乏博古之學非濟務之材蚤以孤生丁乎盛際晚緣官使誤玷聖知察臣心雖頑朴而能盡其心憫臣力雖疲駑而能竭其力屢膺明試寢歷要津初微一介之先每煩三接之渥固已塵禁塗之清切蒙使隰之光華伏况比觀威顏初叨臨遣今故防未復而新稟尚虛豈圖旁求更此濫舉斯蓋伏遇皇帝陛下對時更化跨古圖勳畢收羣倫與共庶績合葦簫以助園丘之樂飾桑弧以叅武庫之兵越先衆人進躡榮級臣敢不祗

服訓誥底慎事功昧冒為憂輒忘其智有所困糜捐是效自許以知無不為庶幾衰羸小補嘉會

代澶守韓太中投官表

配帝合宮爰遵舊典正名羣吏肇易新階悵盛禮之莫陪媿殊恩之坐及服膺祇訓改觀增輝謝中伏念臣生世甚寒起家尚幼綴鷓鴻之末跡近日月之清光初乏異能浸階膺仕備員兩省徒有盡規之誠假守四年不無去國之感荷天衷之曲記知臣節之粗殫逮及禮成例沾官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對貺天地致孝祖宗昭明不世之休功滲漉無窮之惠澤伏况錄德定位稽古建官將使人憂其事而不陵實中於聲而可攷豈容衰陋首玷光榮思上荅於至仁唯自期於盡瘁

代劉中書謝加勳封表

祇帝合宮穆神休之如在施仁寓縣藹民氣以為春預陪冕戴之嚴均被勳封之錫謝中伏念臣自叅機政履歷歲時任重為憂寵至是戒高明日運徒知聖德之不遲忠撲慮殫滋愧王功之無補逮總

章之親祀肅羣辟之具來玉軼未馳兩先驅而警道黃流既裸日純耀以排氛仰惟信順之所章此豈贊襄之可及已告成於釐事肆大賚於寰中衍食增封駢休杏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孝慈致治精祿格幽跡其始基固可效天而法地推諸極至自當咸五而登三澤無一物之不加惠始近臣而下逮未知報禮祇有捐軀

代劉中書謝加勳封表

宗祀明堂穆靈心之上應受釐宣室霈皇澤之下馳恩始近班寵霑異數謝中伏念臣施為素短遭遇獨隆未有絲毫可裨政理徒識古人之大節奉以周旋常憂小器之易盈命而偃僕既託股肱之任屢承帷幄之言二聖同心萬邦作又本中孚豚魚之化獲大有天人之符肆裸享於合宮肅錫鸞之在御益上德孝慈之至厚宜格於幽雖臣工奔走之靡寧則惟其職及茲慶施首冒寵光食行實封勳隆柱國莫遑辭避祇劇矜慙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法古寬仁躋時富壽聖有謨訓故吾君常

則而行神罔怨恫故斯人竝受其福使太平可以坐致亦羣臣實與有榮惟普糜捐以圖報稱

代劉門下謝表

驟膺中旨改貳東臺任已重而不勝請徒堅而莫避感漢榮寵愧極迂疎臣<sub>謝中</sub>伏念臣素乏賢勞蚤塵柄用思一介之賤而得志若是顧歷年于茲而報國缺然是以進常內竭于見聞退亦不遑於夙夜借曰知爾則何以空懷盛旦之難逢安有爲事而無功方愧中才之不足已憂昧冒更俾進遷而况黃闈三司之崇侍郎左相之亞猥當謀大滋覺人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付物以能使臣有禮稽法上古無貳法於後王取士當今不借才於異代股肱所寄負棄爲憂普殫積日之勤終觀太平之美

代劉門下謝表

備員內史已預秉於政機改職東臺矧重增於事任非才第愧成命莫還<sub>謝中</sub>伏念臣猥以寸長寢叨大用幸聖明圖國每容言聽而諫行庶法令便民

復見家給而人足所以入侍禁闈出居私庭罄胃中之淺聞豈敢有愛思天下之大計懼不足爲何期無功更被異數驟遷左省實貳納言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道與治同政求天意欲勵臣節靡愛官榮詢國人言賢豈聞於皆可代大臣斲手終畏於得傷尚竭疲駑以祈報稱

代韓太中乞致仕表

壯而入官老則謝事禮典格言之具在人臣常分以當然苟唯貪榮祇益招悔用瀝肺肝之懇上塵旒纘之嚴<sub>謝中</sub>伏念臣奮猶諸生起自下國賴先朝之識拔初脫冗流荷陛下之獎知寢膺繁使按刑兩道將漕八期出領州麾入聯府案徒坐糜於餼廩曾蔑著於涓埃蓋嘗選貳計廷進躋諫省間因便殿數侍清光不以此時少有裨補至於晚境寧可激昂一昨蒙召近藩備員大臣當陛下董正治官之日實羣公黽俛從事之時而臣年齡尚衰筋力愈憊既難拜俛莫奉朝趨輒求便私偶幸得請陪京地近畱司務閑雖眷戀於明恩終愧慙於尸



寵安有鍾鳴而不息庶幾易倦而知還恭惟皇帝  
陛下乾坤并容日月兼照願賜骸骨許歸里閭亦  
使追隨垂白之民游泳太清之化則甚微蒲柳猶  
私潤澤之功而已晚桑榆尚託舒長之景

代司馬康子植謝應副葬事表

致主之心已淪幽壤飾終之錫更躡舊章兆協卜  
之以時恩殞身而莫報中謝伏念臣祖光以德業名  
世常擢任於宰衡臣父康以詩禮成家亦登延於  
勸講而侈俗方改哀楊縮之已亾太醫遽臨痛桓  
榮之未老無祿私室荐罹鞠凶自啓手足之初至  
掩窀穸之際君命屢至賙賜有加復因匠屬之鳩  
材俾過家坐而視棚殘喘何力秋毫賴官此蓋伏  
遇太皇太后仁懷念功禮不遺舊將博勸於士類  
豈曲私於臣門克意紹先獨自期於忠孝纏哀待  
盡兩無報於君親

代司馬康子植謝應副葬事表

忠如皦日痛親志之永沈德及幽泉戴君仁之下  
逮臣某中謝伏念臣父康篤行成已力學傳家二聖

以似其先人一旦欲加之顯任而頃因過毀已屬  
沈疴捨遺恨而莫伸委溪恩於不報自初告臥以  
至喪還賜藥賜珍歸賻歸榿優命杏至常分已踰  
復因匠屬之鳩材俾過家坐而視棚克襄大事無  
費秋毫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禮遇臣工孝治邦國  
將爲世忠良之勸豈獨臣父祖之私往者不公當  
有鬼神之結草微而含氣猶知鳥雀之銜環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五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六卷

啓

謝授館職啓

揚州謝執政啓

齊州謝執政啓

湖州謝執政啓

上曾樞密啓

南京謝李中書啓

亳州謝執政啓

亳州上李中書啓

賀中書韓相公啓

賀門下李侍郎啓

河中府謝執政啓

賀許左丞啓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六

啓

謝授館職啓

誤緣公舉既不能引分而終辭濫俾試言又不獲  
竭愚而小補自宜汰斥尚玷題評祗有矜慙安知  
榮觀竊以技訾之設始於漢氏之購書員品之增  
盛於唐室之好士故二代禮樂聲明之爲備亦一  
時衣冠人物之使然惟麒麟延閣之華近閭闔鈞  
陳之邃至謂道家羣玉之府蓋象天官東壁之藏  
近稽有宋之隆專號育材之地故招來於閒暇之  
日而官使於成就之時職非要而地嚴欲知其可  
貴祿已優而責寡使得以自修恭惟治平之初淡  
有講求之意詔四三輔選二十人當時彬彬最號  
得士厥後往往奮爲名臣逮神考之末年起治官  
之廢典是正蘭臺之秩以延虎觀之儒而龍胡莫  
攀風御已遠欽文母忠齊之聖當成王求助之初  
咨謀大臣修舉故事繫詔書所以取之之意則欲  
其有行義政事好學而能文至策問所以攷之之

方又欲其知忠厚勵精扶衰而救溢竊思在上詳延之若是則觀異時施設之謂何宜得譽髦以副側席如補之者系出簪紱卑平之後才非丘園耿介之良不意姓名之無聞乃煩丞弼之過聽昭回地近英俊朋來聞九奏於洞庭徒知神駭飛雙鳧於渤海更覺身微加以陟岵永悲臥漳久爾孤將

五千之卒空有壯心立解十二之牛曾無敏手雖

欲自勉竟不能奇攷古不究其本根議政終成於

迂闊主父屢困九事敢期於八收公孫太疎十策

乃微於一得正使焦頭而爛額猶足爲功真成毀

瓦而畫墁尚容見食服訓辭之甚厚預刊緝以爲

榮非止見黃香未見之書以資雜博亦欲正劉晏

不正之字固有愚衷靜言所遭良出於幸斯蓋伏

遇某官幾微謀國忠盡致君淡明致治之原要在

得人之盛

蘇公卽云傳百聖道爲一世師不待文王而興自任伊尹之重

効吾道方興多士以寧斯文永賴顧容淺陋亦誤

采収管班超以秉筆得令史而不慙陽城以愛書

從院吏而自給彼皆慷慨有志之士敦朴可用之

才苟得以文墨而効官則雖爲卑賤而可喜而况加以樂育借之美名方朝廷者文之具來與巖穴幽奇之成在世逢有道之會人望大平之期屬當是時乃在此選雖復中才之難彊猶將奮發於有爲補之願治氣養心修辭居業粗希前輩豈惟文字之末流未負平生儻以功名而自致

揚州謝執政啓

囊空坐笑輒傾將母之誠釣播無私偶遂佐州之請意雖甘於遠外跡終涉於干摩伏自思惟良淡震慄竊以聖人在上孰不懷利見之心君子處躬蓋亦有常分之守智足以圖則當畢慮力可以任則宜竭能固有埽曹相之門而藉以求通客常侯之舍而因茲得召志義有在夤緣不嫌其次實事未聞虛名可貴所以樊英聘而漢稱得衆禰衡棄而魏爲失人雖非車輿輓輓之利行猶曰園林鴻鵠之爲觀凡是二者必居一焉如補之者質薄自憐學迂寡用陛下纂極之日羣公入輔之初旁搜廢捐不間疎迹亦預諸生之選入陪三館之遊朝

廷清明官省閒暇鷓鴣逸翮競高舉於丹霄麋鹿  
野心終自懷於豐草仰慙教載之惠未知補報之  
期願試米鹽且親甘旨魏君僕被非見汰於盛時  
蕭子抱關亦各從其私好此蓋伏遇某官引君以  
道附衆以文養材無一介之遺建官必羣議之與  
發爲久大故能贊於乾坤馴致中和蓋將興於禮  
樂夫何小醜首玷至公江陽故都民俗信美矧備  
倅貳足竭疲驚尚假歲時不慙刻鵠之類鴛庶幾  
平管未忍轉衣而爲裳普殫勤勞粗有寸尺仰酬  
覆燾之德次納甄陶之仁

齊州謝執政啓

擢躋中祕九換歲華巧補外官兩從私便惟愚疎  
之何有實幸會之已多弛負云初拊躬以惕伏念  
補之總角之歲粗習義方始冠之年卽嬰家難奮  
飢寒而自立信詩禮以無師偶塵科名遂列學校  
至預讐書之選悉緣試藝而升蓬蒿仲蔚之園風  
雨子桑之屋技無庸而常佚老將至而自驚是以  
陪羣俊而蹲循思古人而緬邈自請試事庶幾食

功還朝適已踰年於法又當爲郡遂上頌於聽察  
因俯徇於惻悰假以名城榮其將母旣無烹鮮製  
錦可採之譽滋有羸瓶脫輻不勝之憂斯蓋伏遇  
某官以道事君有功及物推明先朝典章文物之  
具崇養在位靖恭正直之心蓋欲羣工助成累盛  
故茲優寄猥逮非宜忘朽木之難雕責駑馬以勿  
舍人安其分事可以興況復此邦素稱難治某自  
顧無術但知用心豈惟鄉飲盥洗才薄不足以化  
民亦恐柱後惠文威克未可以濟務尚稍寬於繼  
策得小假於歲時倘有秋毫上酬鈞造

湖州謝執政啓

承流已幸易地更優荷平施之每加撫中情而屢  
愧伏念補之稟生鄙滯逢世盛明學術素疎入必  
更文字之選吏能何取出猶當民社之行且復數  
奇寡偶孤榮未隕之餘而幸刮垢磨光寬大兼容  
之際蕭條起廢踟躕臨官常欲隨其所遇而必竭  
筋力之能儻可無歉於心而粗塞廩食之責而况  
河東股肱要害之郡吳興山水清遠之邦不緣巧

求繼用付畀未覺川塗之邈但知舟楫之安自顧何人所蒙若此斯蓋伏遇某官夔龍著業丙魏揚聲般役衆工雖各趨而皆當醫調百藥蓋異用而咸宜故此下材尚叨器使受恩必報思擁篲以無從陳力不能念乞身而未可

上曾樞密啓

召還禁闈擢貳樞庭凡在陶鎔舉慶幸恭以某官忠良舊望經濟闕才被遇先朝廻翔近列文章潤色豈徒詔令之間樽俎折衝蓋出精神之動偉聖謨之獨運藹賢德以具來果膺揀圖首預機政某蚤緣世舊實被甄收悵坐繫於守麾阻趨承於台屏歡欣踴躍倍萬常情

南京謝李中書啓

不度法守致速人言尚賴原情姑從降秩馳驅就道跼踖臨官荷天地之曲成玷鈞衡之平施重叨安便幾至涕洟補之聞大匠取材無不可施於繩墨中材見遇悉能自附於功名從古以然惟人所任而補之稟資朽薄處已拙疎被蒙國士之知塵

汚文館之選未嘗試用於一事徒茲廩食者十年羣飛刺天自棄時而遇合決起控地獨揣分而退安蓋當庚午之冬卽請廣陵之佐居然充數坐及成資以彼大邦凡更四守旣憊愚之無補又施設之不專乃廢城闈有故亭榭數里而近歷年于茲至于易弊爲新增小使大以職事束於爲貳在人情或所不爭而又考李宗諤祥符之圖稽皇甫湜長慶之記蓋節使游觀之舊有玉鈞摘星之名郡當水衝人胥目覩似聞杜牧之句別有雷唐之基明月揚州誰家水調此詩具在此地可求惟昧周防罔思輟止謂經營不急實牽連佐守之時然斧斤未加皆成就還朝之後文檢良在歲月可推非門牆高誼已濶察其無它則菅蒯賤生亦安得有今日仍偶去官而會赦乃頌善貸而兼收第解藩麾旋霽祿養仰聖時之忠厚俯小己以驚惶斯蓋伏遇某官以道事君推誠與下無私足以助元化有容足以撫羣倫發爲久大之圖馴致中和之盛故寬罪戾未遂棄捐失官與官從近得近使自爲

計不過若斯已幸匿瑕敢同車馬之不受尚爲躍  
治溪慙桃李之無言固當克謹官箴蓋修士操信  
於知已雖後世淺夫慕義感遇之詞亦不失人蓋  
自管君子成功立名之本補之願不忘舊德常在  
下風

### 亳州謝執政啓

以罪貶官偷安爲幸因嫌易地得近已多每煩造  
物之仁祗劇中情之愧伏念補之本由寒鄙偶在  
選掄舍矢盡遲識野廛之至弱運斤不顧知社稷  
之無堪同時館中最下郡守竊謂追羣髦則不足  
營一職其庶幾不圖迂疎尚望咎悔量才揣分力  
如虎以安能計事言功食無魚而敢歎蓋旣釋未  
耜而在此則欲去斗筭而何之賴蒙矜憐不遠移  
徙斯蓋伏遇某官引君於道附衆以文方薰陶乎  
大和以積累於至治故記鬼瑣不終棄捐某敢不  
慎跣之傷念鞭其後淹畱抑末時疊疊而過中亮  
直敢云心忤忤其何極猶有異日寧忘至恩

### 亳州上李中書啓

夙被採收久知幸會許僉地重敢復恃於門牆犇  
走位卑自宜疎於竿牘載寢興而念此終震疊而  
怛然蓋以十年之遇未酬一切之儀又闕坐恐魚  
鳥池林莫還遂令階庭踵武長埽飄零自力企慕  
更勤恭惟邇來調燮燕閒神明勞相伏以某官贊  
天化育爲士宗師學隘囷倉曠山川之受納文非  
纂繡耿經緯之昭回旣剛毅以有容亦柔嘉而維  
則此老氏嘗稱君子之盛德抑仲尼所謂善人之  
爲邦加以遵正孝父之益恭兼萬石君之至慎良  
法美政世但見於持循密議遠圖中已碑於禪補  
要使禮刑達而內敘兵食足而外實副上主求舊  
之心終先朝用儒之効此大雅意寧衆人知而補  
之幸逢休明偶脫泥滓亦欲憤發自見毫毛孤植  
難伸良辰不與平生狂狷之尚中年期待之私一  
事莫諧三歎何補獨竊比漢臣之自誦忘本則難  
豈徒如魏虜之感恩必報而去策以賦分薄而造  
物不能厚稟資拙而匠石無由工開籠鵠失而始  
驚據手羹空而自笑迷塗未返壯日已賒惟激烈

之素懷則蕭條而長在每羞王密謁楊震之意猶鄙谷永謝王鳳之詞使愚無似有宣光不比之稱則賢我公乃獻子可賀之舉然而志闊事迥才疎効遲下若戰國公子之市名當時羣豪之赴義猶可蒯緱彈鋏預三千客而有魚或能左手捧檠招十九人而俱歃此自不果它復何言第依庇存姑道疵悔念虛死不如立節而止謗莫若自修鶴鳴遠而終聞蘭生幽而亦佩誠足動金石則有不誠無不動信可行蠻貊則有不信無不行奔踈可馴千里要煩於良馭鉛刀且弊一割更繫於善操重惟左右以主張吾道之公有識拔後輩之譽取人以恕得士多賢彙茹而升簪履皆在醫門容疾富績仁鄰寧其中棄之乎既已辱收之矣用此自信獨無介然若唐兩生秦記當路至願爲燎供席蒸芝効祥顧有義焉何至是也更望日崇令問益被眷圖早正台衡大庇倫品不惟一士獨荷至私方屆寒涼尚賒侍省伏乞爲上自壽副人所瞻下情無任鄉往傾頌懇切之至

賀中書韓相公啓

伏自頃者初膺眷任入預政機屬時三館之虛已在諸生之選間因造請似辱收憐然關門之外已疎而朝廷之間甚密絕編志墮越俎義慙言不獲伸事無所試上辜期待分絕激昂旣流落於州塵旋顛危於筦庫伏遇左右卷舒以道從違在公雖均佚於畱居尚倚平於世論慮以罪曠仰玷生成故門牆之問莫修而魚鳥之情愈闊側聞枚卜峻陟鼎司遐徵同音歡呼共慶卽日伏惟圖國有道自天降休恭以某官剛大直溫柔嘉寬栗山嶽不動江海有容蹈君子之中庸知古人之出處皇天祚聖治世立賢煒仁祖之規摹有魏公之風烈大數已得未流易防一昨初聞命行繼觀章下忠合上慮義激士心豈惟以千秋一言而取封蓋將試元崇十事而後入以謂可否分年而異處忠邪指類而竝驅米斗至於千錢民室幾於九去此方今公患之至急與當宁軫憂之最深迺大臣先已究知則天下夫復何慮然可否但繫於審訪而忠邪

正懼於難分虞氏豈非用大中成周可謂建皇極  
既憂讒說之震亦病叨憤之欽嘗聞去蟻以培隄  
未有畱蠹而蕃木母疾之已甚則固可姑存而勿  
論則實難彰輝不消勸沮迺立理有萬慮行非一  
歧同何必親疏豈皆異魏舒始似無取鄭朋初若  
可通安得遠知要因久見必使左右皆正直內外  
無欺誣則可否自陳於前是非不覈而定成周虞  
氏迺得庶幾皇極大中於焉攸敘憂懼卹享尚何  
足言休兵務農便可無患然補之處疎遠而謀近  
懷蹇淺而計淡亦恃十年嘗承一盼重念補之稟  
資頑鄙賦命奇窮勤苦幼能乖違壯日憂虞晚節  
摧絕盛時不別不白以得嫌無拳無勇以蒙垢遭  
譴遠徙重罹閔喪終亾僅存再被竄逐遑回五六  
年內往返九千里餘未省蹊田亦遇奪牛之罰何  
嘗盜肉猥逢鬪犬之還不死濤淵稍佐民社世當  
至德之運人望太平之功拾穗行歌問百年而如  
此飯蔬沒齒甘一介之當然豈敢謀身尚懷報主  
耿耿自信昭昭實臨更願尊所聞之高明躋斯民

以仁壽造次啓沃終始持循然後朝廷四海蒙遠  
猷大夫庶士無遺患國是永建家聲益隆以副上  
之倚毗以慰人之頌望旅瑣方困關高莫親

賀門下李侍郎啓

伏自頃者端亮得讒畱居均佚旋失花休之賴卽  
懷顛沛之憂茫無事倪若有期會滄溟不改歎自  
蕩之波臣天雨何心笑流行之木偶卑舟將毋遠  
道遘凶忠兼孝以兩虧影與形而相弔人理斯酷  
生望莫斬矧未至於怨仇仍重罹於竄辱實虞罪  
垢更累已知故卵翼之惠山隆而寒暄之儀響闌  
諒惟大雅闢此細圖不然孤生安取今日再聆柄  
任增激懼悚伏惟卽日鼎鑊勞心天休助順恭以  
某官江河致遠柱石扶危文能附而武能威剛不  
吐而柔不茹體和爲決以厲濟溫中正而通優游  
以法謀議遠而始驗誠信久而後彰故於仁聖之  
勃興復以勳賢而首用雲行雨施魚躍鳧飛九重  
開皇極之言三事起協恭之慮不爲已甚迺見至  
平民誦斯言士知此意然有道也由是廣之而補



之稟資甚頑賦命至薄驚駕難企龍門誤登坐十  
五年間挽推已至行五十歲矣跋窳奈何抱瑟自  
憐毀車欲去奪蹊田尚爲有罪況迺初不蹊田赦  
食馬猶足求功而又未嘗食馬滌器不慙市上受  
經自所獄中糠覈而肥甲溼亦壽似鴉集者多矣  
何必更占異雞鳴者有之惟知不應旣非意可以  
遣者亦往事安足論哉第以少嘗妄計於進爲老  
欲不虛於期待屬重光之撫運與百執以同升偶  
脫濤淵稍佐民社起死之恩旣厚捐生之普益堅  
且緣心困而慮衡更識言難而行訥噎因戒食折  
自知醫審曲則全悟孫以出正爾局促轅下何由  
穎脫囊中重惟左右學窮象先識際綿炳固曰有  
容所以大無私謂之王而惟危故能論心非幾何  
以成務且事有可否易辯迺人有忠邪難分則欲  
開大中無忽近慮疏豈皆異同未必親袁盎始議  
絳侯後更獲助鄭朋初通蕭傳卒反見傷若此實  
繁胡可槩視察就義若渴之故審應問如響之情  
借曰比常好先亦意隨必有事造次啓沃終始持

循顯則欲馬不敗羣隱則欲木無藏蠹公是若建  
朋黨必消如此而後天下國家蒙遠猷大夫卿士  
無遺患觀海恐漫睨柯足知雖未乏戴崇宴見後  
堂之頃然可無陸賈微言淡念之間竊自比龜智  
能靈人誠不思蠶飽不爲已乃曹丘顧金掠美則  
安敢若魯連解紛無取其庶幾亦有命焉非所期  
也更望日崇令問益被眷圖蚤正冢司大庇羣品  
豈惟一士獨荷至私方戒寒涼尚賒侍省

河中府謝執政啓

明恩起廢首玷劇曹衰疾便私尚叨名闔盡出鈞  
陶之巨賜寧同草木之無知引分每踰撫躬浚媿  
竊以讀書非無用之具固將圖試而求行事君當  
有爲之時孰不願知而幸遇賢者奮身而任大中  
材隨類以効長寸陰尺璧之匪輕贏糧躍馬而恐  
後又如出蔀見日去盆望天所宜欣對亨嘉鮮明  
注目安有自爲連蹇俛默向隅惟能技之不同故  
會逢之相邈如補之者稟生至薄涉世又疎違道  
德之初心獲聲名而過實畫蛇之足嘗奪飲而固

宜蒙虎之皮或得攻而何怪一昨初瀚謫籍卽備  
史官以半生文字之中而白首江湖之遠忽蒙此  
選豈是素期故始榮所得而冒居終揣不能而知  
止屬屢爲請與郡復優使自爲謀不過如是此蓋  
伏遇某官柱石扶遠著龜見微直方大以正邦周  
偏咸而濟物雖良樂所過絕足爲已空然和扁一  
經沉痾猶皆起將益收羣俊之助與共底太平之  
功况補之嘗履閨臺今守民社未負齋鹽之學敢  
忘卵翼之私

賀許左丞啓

再膺制命入秉政機仁賢類升華夏均福恭惟某  
官徽猷甚遠廣譽早施文能附而武能威濟之以  
學剛不吐而柔不茹蓋出於中徇公滅私以退爲  
進故能使兩朝而一節冠百吏而獨先上方總攬  
權綱詢謀治體務進中和之士以期久大之功民  
俗利疚之悉知人材能鄙之素識欽惟圖書靡不  
蒙休而補之書生後來曲士寡與同形骸於樗櫟  
奇蹤跡於萍蓬伏念門下召還坤維之年再升菴

禁之日實緣典校嘗在諸儒眷言賤疎以備三館  
不以年輩官聯之覓隔每於勞問與進而甚溫旋  
躋廟堂復在甄治困屢空於甘旨求自効於米鹽  
似蒙獎憐不忍棄外藏中心而敢廢報知已以未  
遑而素拙少息緣公獲坐尚以頃年之背復更數  
赦之餘上煩貸全猶竊安便奪麾符者彌歲徙佐  
貳者兩邦尤悔寧追省循已屢長鞭莫及固駑蹇  
之難驅大厦方成亦飛鳴而自喜悵坐塵於官守  
阻趨奉於鈞閣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六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七卷

啓

賀門下吳侍郎啓

代上北京韓丞相子華啓

謝何相公啓

賀侯樞密啓

謝韓儀公啓

泗州謝執政啓

代外舅杜侍郎賀姚舍人輝中啓

泗州謝監司啓

謝泗州倅曾丞議啓

謝泗州教授啓

荅賀直閣林次中啓

謝龍圖吳雍薦論啓

高麗人使回遠迎狀

謝高麗使送人事物狀

送高麗使副人事物狀

北朝國信大使先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七

啓

賀門下吳侍郎啓

誕膺制檢再秉政機已光選衆之求更竦具瞻之望凡居床廕靡不欣愉恭惟某官致主忠誠濟時賢業寵冠三朝之舊譽高百辟之前著龜治忽之所昭柱石安危之攸恃久茲均佚未替告猷聿逢圖任之明復貳納言之重國政弛張之素達人材能鄙之盡知祇賴和衷以成累洽伏念補之稟性朴野賦命奇窮早荐歷於閭臺晚屢更於麾守嘗遭尤悔旋被洗滌皆朝廷及物之私與門牆好士之德尚叨奇委敢怠承宣今川流已復而無虞歲事將登而甚美吏知免咎民識樂生仰大厦之幷幪固無不庇撫孤蹤之蹉踣當有所歸卽日再惟變理宴闕神明勞相屬拘官守阻造台閣

代上北京韓丞相子華啓

乎告治廷改司雷鑰逃聞新命竊忤丹襟恭以某官道重躬行望隆世濟翊亮四朝之老儀形百辟

之師責閭調元意比勞於鼎鼐赤松嘉趣興已傲於林泉屬訪落之云初固思賢之方急茂惟安集尚輟保釐開府加崇擁旄增重居然全魏隱若長城伯教素明愛茲棠而敢伐公歸寧遽有是袞以宜封某蚤誤陶甄復叨庇賴雖簡書之良寤繁履幕之匪遙幸會居多欣愉倍劇

謝何相公啓

峻騰鼎司誕敷制命嘗致門牆之慶粗申簪履之虔偉天地之休明曠山川之受納故惟幽介畢獲昭蘇民知至善之不忘物識太平之無象卽日恭惟持國有道自天降康三接益隆百祿是擁伏以某官剛柔體揆文武憲邦尊主遠猷隱申甫之維翰宜民善政粵丙魏之有聲寬足以得衆而惠足以使人漢可以通志而幾可以成務大臣絕傷手之斲小人懷隔面之從本於中和成此清靜所以不勞施設坐致安榮伏念某稟生拙艱擇術迂滯以場屋粗知文墨故闈臺誤有姓名然而未嘗當一事權任一言責是以初從輕坐終獲盪除齒髮

衰齡妻孥滿目晚已無心於事業老猶有累於寒  
飢及此分符益知幸會念使功孰與使過况屬盛  
時儻成仁可以殺身敢忘異日顧惟遠跡阻望台  
閣

賀侯樞密啓

光膺褒制峻執鴻樞國有儒臣以禪上治民知聖  
澤當復下流相與歡愉固無遠近伏以某官高明  
篤實寬裕直方岌然髦士之中夙有大臣之氣果  
逢盛旦自拔周行辭章炳蔚足以鼓動四方操節  
冰霜足以整齊百吏事無施而不可才屢施以皆  
宜曾未十年遂登兩府漢千秋之寤武帝何足慕  
哉唐馬周之遭太宗無以尚此洪惟聖主以孝事  
宗廟思率由於舊章以仁育幅員欲誕敷於文德  
務進溫良之士聿求久大之功必有同寅來膺至  
眷豈惟精神折衝於樽俎之上固將中和明備乎  
禮樂之間而某稟資拙疎賦命蹇薄以場屋粗知  
文墨故闈臺誤有姓名不慮冗材既盈小器故暫  
膺於識拔已旋致於顛躓然而未嘗任一事權當

一言責用汔逢於清問遂終削於丹書儻非復依  
仁賢當路之餘光何以克全孤介未塗之晚節重  
念補之頃親講習又接鄰邦竊比然明辱知子產  
敢同貢禹恃舊王陽不能自躍於鴻爐乃獨長鳴  
於峻阪盡煩澹察更欲何求貧未脫於寒飢尚資  
廩入老不愆於忠孝猶累生成念賀厦之可同棧  
埽門而無自

謝韓儀公啓

伏念近者特造門牆願親杖屨康寧貌悅千岩松  
竹之間蕭散情長一世塵埃之上不覺聳慕膝屈  
水歎意消顧蚤預於甄收非敢言於嫺姪高明廣  
逮疎迹咸依尚憐孤根未必陞兩生芻一束窘窮  
巷之坐愁清酒百壺陪後堂之宴笑曾忘禮絕滋  
愧人微綠野放談過晉公之高蹈黃花佳唱比陶  
令之將歸醉猶貸於歐茵狂豈誅於落帽頽間和  
氣席上陽春以此使人何人不盡既貪知已特達  
勿貳之意遂罄平居淡念欲効之言而莫戒轉喉  
幾成捫舌雖禮不禁嫌諱字亦有同音如肇者和

帝名也而漢郡存京兆之稱又操者世祖諱也而植詩有造日之句載在傳注可以考知乃唐鉅儒若韓吏部亦著宏辯欲開後疑晉進既殊劍昭不避仰惟大雅固已包荒然令公以三朝德望之尊而不肖有十年門下之舊易知罕犯每慎偶疎豈止汗顏真成芒背自違鈞席愈攪蓬心悔訟稍瘳蕪詞始敘伏乞略此細故要諸後圖間願下風且詢公議似聞芝檢已拜玉音想遂促於曹裝行復謫於伊鼎卽日恭惟神明來相寢餽鈞休補之田野蓋疎光儀乍阻蕭然形迹失此庇依已戒僕夫將趨道左庶欲贊輿誦具瞻之意豈獨伸恩閱私戀之情

泗州謝執政啓

久此投閒初蒙起廢已膺近使更竊名邦荷天地之曲成玷鈞衡之平施迂疎內揆感涕徒揮伏念某家世久衰人材甚冗早預諸生之選與從三館之遊羣飛刺天同時遇合者自其能爾決起控地無庸不足者安所尤哉幸未忽於省循終獲達於

湔洗退無仇怨寧論三歲之不興進有盛明未廢十年之乃字里間浸鄙文法逾疎顧雖懷遭時有用之心實亦負陳力不能之責斯蓋伏遇某官忠誠尊主賢業濟時著龜治忽之所昭柱石安危之攸恃豈惟丙魏有聲於漢蓋非堯舜不陳於王邦之榮懷必歸其美於上上有大澤必行而致之民災祲聿消歡謠允塞恭惟挈國尤慎官人敢圖救過之餘迺在選能之列泗雖支郡地實控淮舳舻上下以相銜冠蓋往來而旁午今秋潦收涸而川流底平稼已兆於豐登吏苟逃於曠失顧承人乏適在此時逢歲有餘乃幸乞漿而得酒於生無愛尚欲舍魚而食熊膾以肖翹仰酬造物

代外舅杜侍郎賀姚舍人輝中啓

拜命中宸升華西掖側聞新命預劇權竊以舍人制行溫恭修辭敏達夙蘊濟時之業中懷拔俗之情決科從仕者不四三年閉門著書者踰二十載化行閭里共畏陳君之知名動京師咸高鄭子之趣二聖垂衣之始羣才連茹而來首登老成夫

起遺逸以謂處阨窮而不愆則宜僚富貴而能行  
議禮曲臺衆果推於適變讎書東觀士尤服其多  
聞豈徒居遺闕而抗辭司言動而直筆雖亟躋於  
法從已久屈於公才出則代言許劉超之清慎入  
而承問倚徐邈之博通朝廷得賢中外胥慶某早  
塵近列竊企下風未修牆屏之虔先辱絨膝之貺  
永言欣佩莫罄敘陳

泗州謝監司啓

久幸投閒初蒙起廢拜明恩而踟躕奉中旨以馳  
驅偶莅屬城遂依大庇州素稱於繁會力尤病於  
拙轄視事云初撫躬以愧伏念某材能甚薄學問  
又非越自諸生蚤升三館再更郎選四領藩麾惟  
被譴之獨輕故滌瑕之前逮付以要郡俾其赴功  
野鹿情疎念高華而常在疲驚氣索見車蓋以內  
驚伏遇某官寬厚愛人公忠莅事提封一路檢察  
百城仰惟攬纜之邈然孰不望風而惕若更願小  
寬檢策稍假歲時必有毫釐自圖報稱官守所拘  
不獲趨候門牆

謝泗州倅曾承議啓

恩俞守郡幸會同僚平居想望之深今此從遊之  
便伏以某官賢猷開濟雅趣靖良事業藹其家傳  
聲名籍於衆口方紆佐郡良屈遠猷然而素履允  
修搗謙更篤宜入預清華之選寧久從關決之勞  
惟此拙轄劇於延跂歌襦袴之慕淡愧非才詠海  
沂之康終煩敏手方圖馳問遽辱惠音黼黻之辭  
蔚然累幅衰頽之質煥若增輝展晤非遙欣愉可  
旣

謝泗州教授啓

比蒙恩檢改莅便州悵馳問之未遑辱流音之先  
及眷言披玩但極感銘伏以某官早擅俊聲躋登  
科第偉該通之經術燁藻麗之文辭暫屈討論亟  
躋要近某衰遲假守邈迨爲僚敢辭奔走之勤行  
有晤承之便方茲殘渥更厚自持

荅賀直閣林大中啓

升華內閣增秩列卿雖揚歷之固宜亦東掄之淺  
重竊以冊府之設非止於藏書文館之名固先於

廷士大則典領誤述或次補法從之崇卑而是正  
技讎猶擺落常流之賤嘗思所以置此之始又念  
所以待之之殊豈欲虛名相矜而徒以廩食參養  
於燕休淡廬默坐而不聞朝廷議論之毫末世務  
既趨於一切書生亦習於自輕迨茲陵夷最號閑  
冷聖明繼照員品復修方將數求久任之俊良稍  
以敦勸方來之遺逸猥同聲氣預有光輝恭惟某  
官少以藝文早收科級本於高才達識之自致濟  
以彊學好問而旁通明白不私敏捷立斷事每試  
而皆可居所去而見思烏府郎曹屢更於繁要蘭  
臺都省稍陟於高華果奉明恩更躋祕職猗歟父  
子之相繼藹然兄弟之嘉聲儒者之榮衆人所慕  
行超騰於近列益開發於遠圖致主之功計日以  
竢補之備員中秘絕企後塵乃蒙齒記常僚講修  
故事交馳牋牘慙輩行之非官藏置縑緗傳子孫  
而爲好

謝龍圖吳雍薦論啓

陳編窺竊何補諸生華袞褒榮敢煩一字誤蒙代

匱祗劇厚顏補之稟生既愚聞道亦淺少日狂狷  
頗復激昂長年艱難稍亦咎悔不幸先子蚤棄諸  
孤居然爲貧初此求仕賣刀買犢行藏獨可以自  
期觀頤舍龜失得不足以相補竭來泮水三易歲  
華無它時捧檄之勞有平居肄業之樂譬彼倦鳥  
聊復投林坐令摧頹滋用迂闊風雨子桑之席促  
軫屋穿蓬蒿仲蔚之園披書案朽間偶好事惠然  
晤談務閑儉安孝滿當去豈圖過聽乃此誤加謂  
臆足非長而雞肋可惜收置門館論諸朝廷此蓋  
伏遇某官高才得君強恕待物統綏一道刺舉百  
城如般之運各斤曾微擁腫若良之操縵策安有  
疲驚曲憐孤生爲借餘潤管張安世不樂私謝而  
李習之嘗賦感知趣非不同義各有處更願寬其  
不及須以後來豈無毫釐可卜報効

高麗人使回遠迎

伏審航琛入貢館飮言歸瞻九雉之嵯嶮夢回天  
上指三韓之縹緲色見眉間候役來聞使軺將及  
叅承可卜欣抃良渙



謝高麗使送人事物狀

茲緣迂勞初獲晤瞻入覲日畿慶賜牽之成禮言  
歸海國辱展幣以交驩盛意難承珍藏敢置

送高麗使副人事物狀

州僚備位郊犒常儀蚤欽俎豆之風先煩委贄願  
報瓊瑤之好敢廢實筭薄物將誠別封具列

北朝國信大使先狀

茲者歷紀歲端禮欽鄰問眷使軺之于邁幸候館  
之可休冒涉寒威又寧福履趨承良邇欣詠徒演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八卷

啓

與謝寶文啓

謝淮南漕彭元施啓

與京東漕黃朝散啓

荅謝華守趙子剛賀入館啓

與亳守向宗旦啓

上河北漕呂進伯所業啓

代胡唐臣授蘇幕與使者啓

授澶州司戶荅韓諫議璠請充教授啓

回鄆城孫簿啓

賀教授陳履常啓

荅謝狀元李常寧啓

荅謝宗室奉議啓

荅賀李祥改宣德啓

荅亳州趙教授啓

太學荅學生林自啓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七

荅王勳謝貢啓

荅陸倕啓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八

啓

與謝實文啓

竊審再膺宸檢還鎮淮邦副朝廷因任之求慰民  
吏去思之意伏惟歡慶恭以某官忠蓋者德文詞  
宿儒蚤記淵衷徧躋法從長人京邑豈徒前有之  
趙張控虜藩垣真是禁中之頗牧惟江陽氣俗之  
舊有棠陰惠化之餘農絕帶牛尚未忘於勸課兒  
騎竹馬願復見於行春惟暫屈於統綏固不勞於  
經理而補之倦游文館得請佐州曾未造於門牆  
將獲依於麾幘自惟幸會尤劇欣愉方冬互凝取  
道遼遠

謝淮南漕彭元施啓

吏能何補公舉過優迂疎內循光價已倍伏念補  
之無自得之學非適時之才間關一名黽俛十考  
庠校五歲館閣四年不能穡而取禾退默旣慙於  
素飽未操刀而欲割進爲又懼於得傷故嘗冒請  
於外官庶幾自試於民事而託部封之未久辱咳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唾之獨先靜言思之何以得此斯蓋伏遇某官忠  
以事上恕於取人過譽斗筭俾叅瑚璉李長樂之  
許文舉非爲通家暴公子之知不疑儻緣一語人  
之幸會勢豈偶然普堅許國之心終得報恩之所  
感荷激切不知所裁

與京東漕黃朝散啓

伏審祗膺眷擢榮摠漕將已擇剛辰初臨治部伏  
惟慶慰恭以某官才高當世聲發妙齡行誼規於  
古人文章固其餘事鴻千以序美旣載於兩朝玉  
立而溫威自宣於百郡屬河朔流移之始復而山  
東罷瘵之未蘇庶幾小豐有望卒歲故暫假問民  
之寄豈久迂攬纒之行補之頃濫麾符方茲譴諫  
何意周旋之舊乃依刺舉之嚴捨曰蘇孺文之天  
迂疎敢有或者李將軍之地寬大所爲非輒病於  
至公實少伸於知已永言幸會莫罄敘陳

荅謝華守趙子剛賀入館啓

頃者効官河外託庇府中違離屢易於歲華傾想  
第勤於魂夢疎慵成癖問訊闕修伏惟坐鎮安閑

履時休裕補之才能甚薄學術亦迂比緣明詔之  
求偶用輔臣之薦道山羣玉之地濫跡莫遑長林  
豐草之思此心固在斯蓋某官忠信好禮彊恕行  
仁吹噓所加隱伏皆奮蓋嘗勉裁尺牘槩敘鄙誠  
置几塵生開緘字滅旣後時而莫致滋撫事以爲  
慙乃蒙眷私特枉慶賀辭極瓊琳之美情踰骨肉  
之親願惟感銘尤劇衷悃新元肇布介福來同

與亳守向宗旦啓

頃緣契援嘗奉標儀去牆屏之已賒託麾符而淡  
幸恭以某官溫良植已忠蓋在公勳名烜赫於相  
門嫻成蟬聯於帝室不由此進自以才稱騫翔省  
寺之華更踐藩垣之重居有善政去嘗見息而補  
之疎拙領州乖違得譴未更歲律仍避親嫌仰寬  
大之足依俯飄搖而自慰奔馳敢後叅對可期

上河北漕呂進伯所業啓

草木有榮逢春乃耀鳥蟲含響待氣則鳴物誠甚  
微情乃如此士有知識志宜激昂自憐孤生誤喜  
末學執技不化知已益消寅緣官曹統蒞使部竊

以畏大人於早歲事君子於一朝向塵長趨人進亦進登堂危坐衆言則言不圖高明見假顏色問訊所學開擴其愚昨成至言所要知道退念空語滋不欲陳然而禪廢楮毫棄滯箱籠憤悱已吐蕪蔓莫刪猶望牛歌足觀蠅墨可緞察鄙心於甯子成拙繪於曹生則雖孔門未廢由瑟尚或有取不爲無庸

代胡唐臣授蘇幕與使者啓

此者忝命宸廷備員州幕仰威容之固久託封部以爲光竊自思惟良溪幸會伏念某才出中下譽乏鮮明雖任使之粗更顧毫毛之未立祗惕謹尤之後摧頽禍罰之餘豈敢進求智挈餅而安取庶幾分守恩弛負之已多此蓋伏遇某官忠以事君恕於接物蕭生論議寧忘意於本朝范子澄清蓋有心於天下寅緣竊食邂逅望塵捧檄束裝計官期之良適登堂聞教况吏政之可師欣怵之情倍百常品

授澶州司戶荅韓諫議璿請充教授啓

竊以貴賤位殊義非均則有所不荅賢愚術異勢既絕則無以相求蓋明公在上之達尊而不肖衆人之晚遇解褐一命從軍大邦以未嘗知名而過聽獨收故不待望履而陳書犯分罪實出於不韙誅宜獲於非常敢謂伏蒙某官寬裕有容威嚴曲霽猥以世間之盛禮施於麾下之蹶生屈記室以裁賤賜家童而返報往來嫌於敵體進退越於常倫愧汗莫堪駭情無措炳若文章之眩目甃然藜藿之驚心上煩開府之知下無國士之稱至於假資助乏輟棄代徒自惟平生得此固寡三復敢置累息弗寧益補之才實竄疎學尤拙陋幼雖有志壯並無聞幸違明昌預霑教養庶幾同小子之有造未敢與先生而竝行正使米鹽効勤猶病弗稱若復庠序肄業尤非素長伏况門下德誼之最隆府中衣冠之甚美鄒枚毫牘之侍應劉樽俎之陪足以議論古今酬酢左右豈宜下陳無似之賤吏乃辱大人當路之末光拜教至榮拊心益忝請自隗始私不忘築臺之初卽以遂行尚或有奉盤之

項斂板就列計日有期託庇門闌終身惘惘惶懼  
激切之至

回郵城孫簿啓

麋鹿情疎但記蒿岑之樂鷓鴣跡遠無心羽翮之  
追忽被除音復叨守土髮星星而久懂綬若若以  
增慙敢圖眷獎之渙首辱緘題之慶徒欽雅致曩  
越常流偉初奮於仕塗藹已揚於才譽身相爲援  
豈無用力之公卿意獨與親乃在退藏之農圃將  
高懷之固異實近世之所稀補之自信良堅與庸  
已甚枉瓊瑤之爲好撫蓬甕以生輝感荷之誠倍

百常品

賀教授陳履常啓

擢領掾曹歸臨鄉校與從游之良舊私慰喜以居  
多竊惟國之求才病取捨之膠於法士之涉世患  
進退之失其中設科舉爵位以誘人假誦數詞章  
以干祿須其出試則鄉黨自好者耻夫屢獻不以  
禮際則山林長往者豈其肯來故上安於有司之  
區區糊名以爲公而士惑於古人之皇皇載質以

爲辱莫聞覽德之鳳率多食餌之魚恭以某官行  
獨而通志潔而降不落潑以如玉矧泛泛其若鳧  
窮無立錐術可濟國至於博覽之學絕出之文要  
其平生固曰餘事尚不屑去安有求聞聲自籍於  
諸公章數騰於當宁拔起閭里朋類之榮收還妻  
孥親黨所喜未促公車之詔聊從泮水之行庶觀  
成山必自累土辭尊及富仕何往而非安有爲與  
行志苟存而皆可貽賤良幸修慶獨稽傾詠之誠  
倍於儕等

荅謝狀元李常寧啓

搗詞中禁擢秀羣豪一鳴而驚閭里爭傳於盛事  
三道之要朝廷相賀於得人伏以某官藏器於身  
待詔而往文非時好近灑噩之商周經本心通無  
異同之王鄭囊錐出穎郵傳馳聲望冠蓋以傾風  
固其素願過蓬茅而委質非所宜堪豈徒一戰而  
稱雄庶觀千里之自此忻愉良劇敷敘何窮

荅謝宗室奉議啓

程文入等恩詔換官起身玉牒之華通籍金閨之

貴伏惟慶慰竊以邦國之建本支是崇變商餘風  
周化行於麟趾懲秦孤立漢勢定於犬牙豈徒魯  
衛兄弟之俱賢固宜向歆父子之間出逮觀近世  
莫盛李唐持鈞軸以當朝適之首出以文章而傳  
世長吉獨先聲明迄今想像未泯恭惟聖世尤篤  
宗盟惜夫飽祿廩而宴安故使學詩書而進取及  
茲歷歲浸得聞人新恩奉議稟性茂良修詞敏邴  
恥從派屬輩居環衛之中欲以功名自致薦紳之  
上果緣藝選驟改文班同列相矜一時盛觀矧騫  
騰於夷路益開發於遠圖先枉緘封過形謙挹感  
銘良劇敷敘奚禪

荅賀李祥改宣德啓

延對宸廷改榮京秩從游茲舊慰喜良多恭以宣  
德懿行不羣令儀可度粵從幼學夙有俊聲下帷  
未省窺園持竿寧悟流麥其精如此故資之涖珠  
玉蘊含山川輝媚自當名世豈獨傳家補之氣合  
相求心均莫逆緝緝沈之何取概株枸之自畱臨  
水送將牛羊方下望風懷想鴻雁欲來庶幾逢聲

子之班荆且復過孟公而投轄未遑馳慶先辱流  
音尚阻盍簪惟期彊飭

荅亳州趙教授啓

茲緣罪譴復避親嫌改才譽之素勤聯官曹而淡  
幸恭以教授推官端良可度超犖不羣蚤收科第  
之榮方莅膠庠之佚粹精古學本自得於下惟敏  
捷高辭咸相傳於倚馬操惟幽而不改聲乃大而  
遠聞倦飛聊比於一枝築室尚容於三徑先煩慶  
問尤認眷私感服忻愉併增誠悃

大學荅學生林自啓

竊審論秀辟雍登榮造士伏惟慶慰上舍先輩懿  
行可度美才不羣負笈徒行豈僻李固之千里違  
親忍志未厭何蕃之五年故能通達大成文史足  
用升諸鄉而有素告於王而可官以補之預在膠  
庠特貽賤翰推先非據感服徒淡

荅王勳謝貢啓

數從升補初預賓興雖學制之同然必鄉評之所  
與竊以貢士先輩幼稟雋異蚤勤編摩敏七步之

修詞飽五車之彊記李廣百戰未立寸功何蕃一  
歸動輒累歲阨窮已甚操守更堅果緣考察之公  
往偕造秀之選國有道化方革浮華士惟忠良乃  
稱推擇九層始於累土一鳴可以驚人豈但顯親  
固將行義願息飯粟務正學以言而發身毋後輔  
車稱稽古之力以辱士先承緘翰但劇感銘

謝陸倅啓

輟自班聯屈臨州郡涓辰之善視事云初伏惟慶  
慰恭以某官經術博通文詞敏贍賢關論秀蚤成  
金玉之章卿寺須才久矚鸞鴻之綬英猷方顯雅  
致不羣自求外官欲試民事聳聞交印已揚慈惠  
之聲卽見賜環復在清華之選補之田闕託跡萍  
梗因風當趨牆屏之嚴以伸桑梓之恪屬茲被命  
既迫赴官愧流問之辱先悵叅承之莫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五十八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九卷

啓

赴揚州上太守王資政正仲啓

與交代范峒啓

與淮南提刑賈殿院啓

與淮南監司啓

荅揚州教授會政啓

上揚守王正仲啓

與淮東提刑王司諫啓

荅揚守判官趙奉議啓

荅致仕劉敏大夫啓

與京東漕張道順啓

與京東提刑趙景仁啓

荅淄守啓

與淄倅啓

與提舉鄭彥能啓

與京東漕呂直父啓

荅滑守李孝純啓

賀知府趙待制移鎮啓

謝提刑上官正言啓

畱臺韓朝請到狀啓

荅維守啓

揚州泛用賀冬啓

元日賀啓

元日賀啓

荅交代中散啓

與李中大啓

謝呂大夫啓

荅通判朝奉啓

代韓太中賀徐中丞啓

與淮南監司啓

謝解啓

公爲求親啓

送幣啓

公似求親啓

代謝求親啓

許親啓

送幣啓

求親啓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九

啓

赴揚州上太守王資政正仲啓

比者得請宸廷備員州佐蚤在陶鈞之內久辭牆  
屏之嚴賓綠庇依欣喜幸會恭惟某官道德世範  
文詞儒宗龍虎之得風雲主威蓋重山淵之有珠  
玉國勢增華加以仁厚不矜直方有體倦經爲於  
機政思宴息於藩維而補之冊府後來書生孤立  
慙梧鼠之五技窘侏儒之一囊江海之思口縈魂  
夢麾符之蔭與有光榮春水已生吳鯨當具尚曹  
裝之未促儻苟御之可容鄉往之誠倍百常品

與交代范峒啓

蒙恩外補承乏後塵惟慕誼之素勤獲趨風而自  
慶恭以某官夙懷賢業謁有令名行已不撓而衆  
推居官所至而民願尚淹器幹屈佐藩維補之質  
薄自憐學迂寡與陪英髦於中秘非所宜堪奉甘  
旨於宴閑蓋其私便企青雲而雖舊繼白雪以良  
難行造門牆粗窺矩範欣愉幸會悃悃嘆禱

與淮南提刑賈殿院啓

蒙恩外補竊祿便親望履慕以良勤去門牆之未  
久敢圖官守遂在部封恭惟某官道業古人之期  
風聲列位之冠以義出處繫時重輕雖雅意不忘  
於本朝而直諫自難於居內久傾公議尚屈遠猷  
補之質薄自憐學迂寡用糜丹鉛於冊府固乏毫  
釐佐條教於藩城足殫驚蹇趨叅良邇庇賴爲榮  
瞻詠欣愉併淡悃悃

與淮南監司啓

蒙恩補外竊祿便親仰風望之素隆傾誠心之固  
久敢圖官守遂在部封恭惟某官賢業謁聞公才  
屢試奉行寬大之令威亦暢於屬城愛養疲瘵之  
昨財不虧於成賦尚淹使指行副褒延補之質薄  
自憐學迂寡用糜丹鉛於冊府固乏毫釐佐條教  
於藩城足殫驚蹇趨叅良邇庇賴爲榮瞻詠欣愉  
併淡悃悃

荅揚州教授曾啟啓

比者請外便親蒙恩佐郡往歲周旋之舊彌年契

關之懷又此從遊良爲幸會恭以其官精智洞物  
高才邁羣倚相讀書博洽寤於世表正平作賦敏  
捷出於坐中科甲先登名譽早立當居要近寧久  
宴閑補之自以抽艱安於踈迹青雲魏闕初驚日  
月之遙春水隋河已夢江湖之上聊復爾耳慙爲  
米之淵明于時言言喜班荆之聲子清和在候導  
養適宜先辱音題尤增感刻

上揚守王正仲啓

近承恩檢叨備府僚嘗貢郵牋僭塵台几敢謂謙  
尊之盛德曾無踈賤之遐遺飭書記以染修付候  
兵而傳致獎收踰分感愧并心伏審得請過家方  
春展募散黃金之百鎰見白髮之故人鷓舟歸濟  
於晴江虎節還臨於治部卽日鎮撫多暇神明用  
休補之蚤被陶甄久弊牆屏載勤舟楫奉甘旨以  
知榮適及郊圻聽歌謠而自慰意行調於元鼎難  
久託於後車用此傾馳不忘魂寐清和當候拜伏  
可期

與淮東提刑王司諫啓

被選中宸改臨東部獲趨風之良舊思去德之未  
遙側聆除音尤喜幸會恭以其官學術知古才謀  
適時直節在於諫垣能聲聞於省闈訪民恫苦姑  
暫屈於登車副上褒延已久虛於前席補之才質  
人後趣操衆違比緣將母之求偶遂佐州之請敢  
圖官守預占提封庶自竭於疲驚斬永依於庇賴  
欣愉鄉往併劇下情

荅揚州判官趙奉議啓

辟書畫可賓幕改除惟跂慕之素勤獲從游而私  
幸恭以其官美才自立佳譽藹傳鳳穴一翰殊有  
超宗之質龍門獨上早膺元禮之知念契關之未  
遙辱音題而尤喜炎歛方熾款晤可期

荅致仕劉敏大夫啓

竊啓風聲未親晤語枉書郵之先貺審舟御之將  
臨卽日順履凝嚴茂迎福祉某官賢誼甚美公才  
素高浮榮如過於蚊蚋苦節自期於松柏幸緣寓  
止當遂從游載惟欣慰之多非復敘陳之究

與京東漕張道順啓

念趨風之良舊復去德之未遠遂託部封實爲幸會恭以某官博學知古通才適時揚歷省闈名獨高於羣彥從容使指威自警於屬城方聖政之又新豈賢猷之久屈補之內慙竊祿自乞試州歲比不登民逃未復撫循有道在躬守於詔條施舍不煩可面承於教約矣猷方熾參奉有期

與京東提刑趙景仁啓

光膺帝制出領使權已次封圻初交印節伏惟慶慰以某官高才敏達雅操靖嘉玉立班行固朝廷之妙選風生羣聽謁臺省之休聲尚屈遠猷俯臨一道行著澄清之績亟歸侍從之華而補之請外便親得官屬郡竊伺張壇之邇將申守土之恭欣抃之誠倍百常品

荅淄守啓

去闕廷之伊邇弛負擔之云初畫界相望親仁良幸補之世家單系冊府後來文無取於將明武不足以捍衛每自慙於索米姑求試於長民伏遇某官忠蓋事君中和布政顧何功於製錦竊自喜於

分光未暇染修先承慶問感銘殊厚敷述難窮

與淄倅啓

著述寡功迂疎畏罪輒自陳於將母偶得請於爲州敢圖弛負之初乃辱馳書之貺感銘殊厚傾詠益勤恭惟某官懿行溫良公才敏邵題輿以俟偉仲舉之高名投傳而歸小巨卿之獨操宜入聯於省寺寧久困於簿書而補之曩嘗宦游實緣晤接回首十年之舊相忘數舍之間尚阻合并重增鄉往

與提舉鄭彥能啓

頃寓都城偶連牆仞自惟疎拙方力請於郡章亦值高明將出宣於使指幸趨風之頗數復去德之未遙間關行路之勤倥傯交符之始仰依大庇內激愚衷伏念補之素不逮人猶知信已少時薄技誠何取於屠龍長歲虛名固無堪於挹酒窘中塗之蹇跋賴十手之輓推矧在仁賢最爲知舊當法令再行之際屬疲駑承乏之時庶幾平均未廢詢採恭惟某官忠以事上惠於撫民嘗力學夫古人

知爲政之大體清河恃孺文之故敢有是心渤海  
遇勝之之賢儻緣今日官曹冗甚書牘闕然尚阻  
叅承重增延跋

與京東漕呂直父啓

被旨中宸改臨東部凡居庠庇舉集欣愉恭以某  
官業履忠純才謀敏達當先朝之慎柬在羣俊之  
上游使指屢將守磨荐擁居有顯効去常見思方  
聖政之又新豈賢猷之尚屈而補之自惟疎拙頃  
辱交承復幸提封獲依刺舉惠留多稭民借寇以  
無由威暢連城盜奔秦而先改趨叅甫邇頌詠尤  
渙

荅滑守李孝純啓

久託姻盟未親賢度一麾假守釋負擔之云初千  
里贈言想音容而如接媿慙既厚欣喜并深恭以  
某官懿行自將高才挺出蚤踐揚於要宦方烜赫  
於能名列戟映門固大家之流澤塞惟行部有循  
吏之遺風側聆交符幸此授館將獲踵門求見之  
便以慰慕義無窮之心契闊未間傾馳尤劇

賀知府趙待制移鎮啓

光被制書改司京鑰凡居庠庇舉集歡愉恭以某  
官中正而通優游以法蘊經邦之遠業在志學之  
妙年入奉清光文采昭回之上出臨方面折衝燕  
笑之間自當綱紀朝廷訐謨帷幄尚茲均佚咸謂  
非宜補之疎拙守藩乖違得罪敢圖恩宥乃佐留  
居仰大厦之足依俯孤蹤而自慰妍和取道順履  
逢休

謝提刑上官正言啓

奉法不虞蒙恩薄譴何意拙疎之跡乃依刺舉之  
嚴莅事云初省躬深幸恭以某官風猷甚遠德操  
不回學益在於誠身仕不勳於遇合少馳妙譽蚤  
擢上科夷孝平生實皆餘事尚出將於使指行歸  
侍於禁垣而補之樗朽無堪萍蓬惟寄去門牆之  
滋久備官屬以爲榮收堂下之言雖仰煩於大雅  
効囊中之穎茲方窘於末塗更願須以歲時寬其  
繚策庶幾報稱可積毫釐感愧之懷倍百常品

留臺韓朝請到狀啓

奉法不虔蒙恩薄譴敢圖佐守遂隸分臺眷言離索之情獲此從游之幸恭以某官慶傳累世譽滿本朝子產知然明之心殊非今日文舉待正平之少固與忘年馬伏櫪而長思萍因風而相值人生投分勢豈偶然念布敘以未遑辱音題之良厚欣愉感荷倍百鄙懷

荅維守啓

自以拙艱安於疎迹抗章得請交印云初傾心德誼之勤引領疆圻之邇願馳書之固久特摺事而未遑恭惟某官慈惠為春清明可鑑帶牛緣敵不但格於頑民渡虎去封已先柔於異類將入補公卿之缺豈惟錫車劍之榮慙製錦之難工幸分光之無損首貽慶問倍荷眷私屬守郡符阻親履幕

揚州泛用賀冬啓

銅儀軫轉肇南陸之景長緹室飄颻知黃宮之氣至人惟剛德天與介休恭以某官篤實方中柔嘉暢外世大來而小往時陽息而陰消用此進為孰量事業悵坐縻於官局阻趨慶於賓輝欣頌之誠

倍越常品

元日賀啓

羊雞被惡導四氣之始和椒柏泛醇薦百年之難老惟人視履與物咸新恭以某官中正以通柔嘉維則入陪嚴禁屢輪竭於忠猷出總連城暫布宣於惠澤順迎端月茂擁介休悵拘繫於郡章阻承於戎幕永言善頌數倍常情

元日賀啓

羊雞被惡道四氣之始和椒柏薦醇介百年之難老惟人視履與物咸新恭以某官中正以通柔嘉維則佩牛遠敵知警夜之可虛竹馬迎郊想班春之方暇順迎端月茂擁殊休悵拘繫於郡章阻承於賓幕永言善頌數倍常情

荅交代中散啓

拜恩中禁假守瀕河念此別之尚新獲交承而自幸恭以某官德誼粹美材猷敏彊久東在於班聯暫屈臨於刺舉將聞顯用諸大夫皆曰賢固有規摹舊令尹必以告未遑修問先辱流音參晤可期

欣愉良劇

與李中大啓

倦游郎省得請藩麾平居慕望之勤今此晤承之便恭以某官德履端潔才能敏長學穉齒而蚤成志耆年而彌邵踐揚臺閣益政事之猶存穎脫雲泉固風聲之可尚馳書尚闕流問辱先傾盞足榮驅車竊抃

謝呂大夫啓

請外便私蒙恩補郡去闕庭之伊邇弛負擔之云初問俗何先聞風增慕補之世家單系冊府後來文無取於將明武不足以捍衛每內慙於索米姑求試於長民伏遇某官脫畧軒裳燕居里第顧何功於報國竊自喜於親仁未暇染修先承榮問感銘良劇敷述奚彈

荅通判朝奉啓

得請宸庭出分郡寄惟傾風之素切偶聯事以爲榮恭惟某官德誼致修聲猷自奮揚歷閨臺之舊回翔藩閫之游咸謂非宜安能久屈庶幾有政賴

別駕以不空固願無何如淮陽之高臥叅承良邇欣幸尤深

代韓太中賀徐中丞啓

躋榮螭陛進總霜臺恭惟慶慰伏以某官天才俊良神氣宏偉起千磐之湧漸爲溟海之鵬搏操行古人之期謨謀當代之映賈誼之遭文帝千載所難馬周之遇太宗一言而合丞任掌綸之選迅陞專席之雄光華儒林洋溢士論側聆新命俯愜素誠限繫外官阻申慶謁永言欣忭曷罄敘陳

與淮南監司啓

罪譴佐州親嫌易地倚門檣之良舊託封部之云初內顧迂疎尤淡幸會伏念補之少而孤立壯不適時誤貼職於書林本無學業濫承流於藩郡祗用資塗取攀鷓鴣之高嬉自笑餅罍之易滿黑生白憤寧論無妄之災醜效美顰宜取求全之毀賴聖時之忠厚俾愚分以便安每自揣循惟知憐惕伏遇某官至誠樂育大雅不羣恕常用於一言威自行於千里尚寬刺舉小假歲時儻不重於悔尤

或粗收於毫末

謝解啓

伏覩解榜偶被薦送者迫疆敵以當前初虞逐北  
挈孤軍而冒戰遽預先登進叨非據之榮退積循  
涯之愧竊以治非一道三代之所同功學非一師  
百聖之所竝宇更末流於淺鮮之後追大本於芒  
忽之爲五官猶具於天根六鑿未仍於物僞行義  
忠信粹乎常得於固存言語文章卓然皆出於可  
用教化之所被及風俗之所影隨中國無異於四  
方野人知學於君子王者之迹未熄古人之體尚  
存少變而爲晚周大壞而爲戰國處士以詖行自  
售公子以得人相傾離騷溢於辭章兵法寤於威  
武禁游說者縱橫以辯顯任使者推理以雄俗僻  
則吳越無秀民照奇則鄒魯無異行陵夷百世鹵  
莽一塗漢汾秦餘而莫醇唐因隋舊而未善際真  
人之撫運混雜霸之餘墟英宗廣於規謨仁祖備  
乎文物今上闢圖書之府重禮樂之司息誦數爲  
腐儒廢雕蟲爲土苴奮乎百世之後覩此六經之

難以是取人謂宜得士如補之者拙非世用僻與  
衆違有轉喉觸諱之窮無炙手可熱之助流離百  
狀辜負寸心措紳之所未信而無庸鄉黨之所共  
輕而竊笑踴躍自守無意於舍龜俵俵何從迨同  
於卽鹿亦嘗側聞長者之論庶幾得上君子之堂  
十載屬文七年論學蚤濫舉首輒困退飛託患難  
之餘生守迂疎之舊習仰箕裘而莫繼俯蓬甕以  
增羞望絕亨嘉分投窮籍詩常招隱書或絕交它  
人諄其逆施智者以謂非異不覺歲月之易失竊  
省功名而自驚遠舉何爲聞虛絃之已怯相忘可  
樂忘芳餌以復來然而學不能偶當世之方圓材  
不足當大人之取舍僂俛自力攀拳莫堪一字固  
微屢經營於燥吻萬言良富愧滂沛於搖毫尚賴  
庶明過辱題品擬其片善躋以上游斯蓋伏遇某  
官大雅不羣至誠樂與譬之水正錯而不動與夫  
衡誠陳而不欺有形焉得而苟藏無物不可以自  
試故容叢陋亦預甄收某敢不增益淺聞激昂壯  
節鵬搏有待固未忘九萬之程狗盜爲功猶不愧

三千之客

公爲求親啓

慶長舊望雖懷齊鄭之殊投分明時實許晁張之  
竝輒恃斷金之好曾忘倚玉之嫌仲孺姪孫吏部  
長男公爲不逮於人粗教以義伏承賢弟龍圖位  
第十一小娘子闔儀世邵女美幼聞安仲納采之  
誠私幸宜家之慶不忘故分終惠好音

送弊啓

近者輒布私誠仰希高援愧山川之能受報金玉  
之好音不鄙單平更篤盟好及泮水之未幾羞東  
鹿之惟時念孔李之通家寧慙於舊庶媯姜之五  
世殊未可量永言欣愉莫罄陳敘不腆禮弊具如  
別牋

公似求親啓

通家奕世如蘭未喻於夙心繼好諸孫投李敢期  
於厚報載敦合姓敢替問名伏承某人女善慶所  
鍾德容兼茂某人男屬方幼學期以成人男旣彼  
甥女惟此出契援踰於它族禮律可以通昏鳴鳳

其昌已篤媯姜之舊同車信美不遑齊鄭之嫌跋  
望良勤好音無悶

代謝求親啓

近枉行媒特傳嘉命高門絕企實懷賈詡之私見  
子良勤願附王謙之義仰慙眷厚敢布悃誠伏承  
某男蚤聞俊良自立孝愉無綺紉餘子之好有詩  
書寒士之風某女方妙年齡未開警戒采蘋南澗  
雖法度之可追如舜同車顧德音之未著承言感  
佩難遽遵承

許親啓

比念鄙宗難攀高援輒布敢辭之義重煩同好之  
言詠魴鯉之詩雖有慙於齊宋思冠冕之胄誠竊  
慕於崔盧矧縉纒之已勤欲遽邇而安可願言託  
附實有光榮感刻良深敷陳莫究

送弊啓

疊煩信紹申篤嘉盟煥然純帛之儀寵以問名之  
耗蘿施松柏後方昌而莫與京桃報瓊瑤物雖薄  
而用可重不腆實篚具如別牋



求親啓

台鼎高門金蘭重義已幸趨風之舊矧煩繼好之  
修令弟某官制行孝恭稟資英爽幹盡優於用譽  
視履宜於考祥某房第幾孫女蚤慎閨儀粗知婦  
教乃求葑菲俾結絲蘿承命愧慙披詞榮耀竊欽  
慶善方膺五世之昌輒昧單平願布一言之諾其  
於銘感豈盡敷陳微物將誠具如別幅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九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卷

祭文

北京為神宗靈駕發引告祭文

河北轉運司告祭文

河北提舉司告祭文

禮部為欽慈皇后發引百官告祭文

北京祭畱守王太尉文

北京國子監奉詔封孟荀揚韓告先聖文

詔封孟荀揚韓告先師文

策地告先考著作文

告六叔父寺丞文

北京祭措置李宣德文

除夕祭北京教授廨土地神文

罷齊州先塋焚黃告祭文

代澶州韓諫議祭河文

代祭龍女文

國子監祭司馬溫公文

館閣祭呂申公文

代尚書侍郎兩制祭魏王文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文

同李昭玘陳察祭贈太師李公文

代王資政祭李少保文

祭陝州二叔父文

祭外舅兵部杜侍郎文

祭南京留守刑部杜侍郎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

祭文

北京爲神宗靈駕發引告祭文

薤露朝晞歎九齡之夢闌宮車晏出驚七月之期  
臻崩天增杞國之患舉孝切堯人之慕因山克就  
同軌具來羹牆痛劇於中宸弓劒哀纏於羣辟安  
知帝所逍遙廣樂之觀空有人間惆悵汾河之詠  
戒塗雜章接軫大伍竊守提封是虔告享風雲改  
色羽衛無暉背通汴之神皋指清伊之吉壤惟宗  
祧傳聖謳歌訟獄以咸歸而功德在人禮樂政刑  
之未悖不顯亦世無疆惟休臣等祗奉官箴阻瞻  
牆窈攀跪莫速酒皿摧心

河北轉運司告祭文

昊穹不弔仙馭難追爰諏七月之期是屆萬方之  
軌邈鼎湖之龍去天上景長空汾水之雁飛人間  
事改纘服懋重熙之化見牆昭大孝之思矧茲臣  
鄰以逮黎庶仰瞻何所擗踊寧堪法仗載嚴悲笳  
互咽乘白雲而安往刪黃鳥以無從惟夫神功莫

大而難知固與景命俱傳而不息臣等各縻官守  
阻望靈輶徒有忠誠攀號洒血

河北提舉司告祭文

因山之制七月盪臻同軌之期萬方咸在弓劔爾  
鼎湖之慕衣冠餘渭水之思慄慄徂秋已變風雲  
之慘淒涼入夜更增笳鼓之悲虞牆徒劇於見堯  
夏服仍勤於纘禹耆龜告吉陵寢卽安刪黃鳥以  
無從訴蒼穹而何所惟神功不宰固妙物以難知  
且聖祚有歸宜與天而俱永臣等孤忠徒切行奠  
莫追西望靈輶攀號兩血

禮部爲欽慈皇后發引百官告祭文

媯爲舜氏本明德之方與陳以滿封實故家之始  
大豈特活千人而有祚固當流八世而莫京允屬  
盛期篤生碩媛葛之爲絡儉可化於女工雞則匪  
蠅庶無憎於朝事是用膺天眷命開國慶基肇鳥  
至之禮郊肆龍飛之澤寓而不逮東朝之養已驚  
仙馭之遙抱泣珠襦初啓南阡之宅仲哀寶冊載  
嚴西寢之封邈永裕之真游霽欽慈之徽號雲章

五字忍聞追遠之聲風動萬人咸識因親之化將  
以貽休有緯垂佑無疆臣等陳力官聯羞誠祖奠  
靈輶莫駐摧隕何堪

北京祭雷守王大尉文

維元豐八年八月某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致祭于故雷守彰武節度王公之靈曰書載  
箕子爲武王陳洪範嚮用五福竊嘗有言天不能  
畀人福也曰有嚮用者焉惟君子好德故能受福  
于天管賈誼以能誦詩書屬文起家洛陽生十八  
年豈如公孫區區春秋雜說白紛始也如推上乎  
菑川惟仁祖以仁覆天下天下含哺鼓腹不知上  
德之然其文章爾雅同風漢氏繫公所以潤色公  
不有而誰先其入翰林丞御史尹開封使三司而  
士相與賀者公且執天下之權其領十五州守三  
都以使南院班二府者公雖不大用而位亦並遷  
粵主上稽古思道未有命戒先者艾者將以乞言  
乃方叔元老維曰壯猷豈其驪驪久董夫戎旃謂  
公當促舍人之裝而公方且導引碎穀欲棄人間

之陋從赤松以偷然奄乎不知何往意者以形爲  
蝸甲其不與物盡者固已飄乎委去而登仙躋公  
堂以縮酒猶髣髴乎平日而儻然惟几莫我覲而  
悲填若夫勤勞啓沃心存天下垂五十載者則豈  
惟其僚屬之所私詠而燦然不泯有旂常兮茲傳  
北京國子監奉詔封孟荀揚韓告先聖文

維元豐七年月日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充北京國  
子監教授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  
至聖文宣王曰咎周失厥道紀綱用微惟時夫子  
杲杲出日披其重履爲萬世明夫子旣沒揚墨是  
肆爰有孟氏詞而闢之荼蓼旣薶嘉苗孔殖于今  
其功人以配禹俾遇夫子蓋顏淵徒自時百家蠹  
午竝作承孟氏後荀况揚雄降秦終漢教用不隕  
俾夫子道炳然復彰魏晉而還文事滋落學不爲  
已其舌肆好倚歟韓愈始以文顯厦屋將覆勇於  
敢扶唐三百年斯人惟偉天啓我宋咸秩無文追  
求四賢崇以爵號從夫子後不暇有光更千萬年  
學者咸仰今有司承詔封孟軻爲鄒國公與兗國

公同配食荀况爲蘭陵伯揚雄爲成都伯韓愈爲  
昌黎伯竝從祀謹撰吉日以告尚饗

詔封孟荀揚韓告先師文

維元豐七年月日河南左軍巡判官充北京國子  
監教授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先  
師兗國公曰咎我夫子有徒三千惟公好學未達  
一間爰有孟氏聞而知之與公異時合若符節孟  
氏旣沒荀揚嗣興是三大儒吐詞爲經末流至唐  
篆刻是篤有賢韓氏奮而學古達道之塞于儒有  
功微言賴茲不絕如綫粵宋七世咸秩無文卷籠  
鸞冕曰公若伯從我夫子與吾先師洋洋俱傳百  
世不熄今有司承詔封孟子爲鄒國公配食文宣  
王荀子爲蘭陵伯揚子爲成都伯韓子爲昌黎伯  
竝從祀謹撰吉日以告尚饗

筮地告先考著作文

維元豐七年十月日男補之將之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告于先考著作之靈曰替我先人率德顧弗  
永年乃不肖子補之將之不能必成葬不以時乃

尚宦學四方惟歲時望祭有覲肆卜我先祖魚山故兆唯吉土十月乙酉是朔用大定我先人之宅遣車旣飭惟不肖子補之將之悽愴怵惕殞越于地則亦靡及尚饗

告六叔父寺丞文

維元豐七年十月日姪濠州團練推官知壽州壽春縣事充北京國子監教授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六叔父寺丞之靈曰管我叔父事親竭力夙以孝聞薰然慈仁見謂鄉黨宜貴宜富宜壽孝多子位祿弗究以不承年承其後者藐然一女補之念此常痛于心惡衣菲食用克歸匱于魚山之宅十月乙酉是朔前我先祖後我先人筮曰宅此惟安乃歲時薦享則有先人之不肖子補之在乃先人之祀未墜于地則我叔父飲食如生惟我先祖先人實聞斯言尚饗

北京祭措置李宣德文

維元豐七年月日具官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措置司句當公事李君漢舉宣德之

靈曰嗚呼漢舉志如鴻鶴可使戾空而弊羽毛乎污澤才如泉阿可用剗玉而頓銚刃乎腥膻仕弗充乎其位壽弗究乎其年理有是而非非謂誰者其使然抑造化之範人亾予奪之或偏謂人心其不平分薄厚乎愚賢嗚呼漢舉別幾何時黃葉在戶而車而馬娶者稱遽酷酸肴睓君往不御惟有涕洟東門之路何以遣哀婦安其故尚饗

除夕祭北京教授解土地神文

維元豐七年十二月晦具官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土地之神曰聞之福莫長於無禍故古之君子祭不欲祈補之不才承乏三年于茲將代而去矣賴神壅培弗罹于咎祈則何敢報可忘乎恭薦菲詞惟神鑒此尚饗

罷齊州先塋焚黃告祭文

紹聖二年二月八日男左承議郎充祕閣校理新就差通判應天府南京畱守司畿內勸農事武騎尉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告於先君著作晁公之墓曰補之不肖始葬先君之三日還官于

魏其後忝命入館登朝爲州速茲謫官凡十一年而後始獲拜奠墓下楸柏盡拱而不肖子補之尚宦遊四方不能反田里奉酒埽怵惕隕心今天子以元祐壬申十一月甲子冬至郊見天地凡在庭之士皆得追榮其先人初以左奉議郎告于第恭承光命既慙以哀惟是先君之潛德隱行天其或者尚將大之在它子孫非不肖子補之獨能致此謹撰日以告尚饗

代澶州韓諫議祭河文

維年月日具官韓某謹以牢醴之奠告祭于靈源王之神曰天子以季秋祇見合宮禮成告祭及河喬嶽罔不率舉而某位古諸侯境內之祭得預行焉惟神聰明正直國有典祀靈長之性并千七百載厚地而不洩坎德既平則惟神祥以茂昭聖天子之功神之皿食終古豈不躋歟尚饗

代祭龍女文

維年月日某官韓某謹遣某奉命服詔敕以牲酒之奠告于神濟夫人之神曰有天下者祭百神故

五嶽四瀆古有典祀而山川之靈其福足以仁其一方者則天子亦爲之崇禮秩嚴貌像所以爲施報甚美也惟神聰明產德于幽其亦歆天子之嘉命允翕巨川底寧北方則神之名號惠澤洋洋與河亡窮豈不休哉尚饗

國子監祭司馬溫公文

維元祐元年九月日具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丞相司馬公之靈曰嗚呼公乎寬粟柔立根于明誠進禮退義世爲重輕千乘不居古稱好名公乎不然志合則行布被脫粟他人爲詐公乎不然則以身化公臥洛師閉關却埽淡衣講道將以是老公歸朝廷路車乘馬扶攜極負民拜于野聖母神孫在宮載祇公率其官正人具來誠心行義令出而聽國安九鼎大勢已定民以法治法勝則煩譬如魚噉則清其源賣刀緣故盜豈得發苟無欲之雖賞不竊裴公處內如不勝衣問其貌年威行四夷揚公入輔曾未幾何毀第減駟人去其華忘身憂國晚以骨立生非其厚所愛民力

有來遠縣廢食與言問民而沒反席未安帝祗合  
宮公薨計聞徹尊往臨追昨故溫公薨季秋甲戌  
暮雪民憂歲寒相諺未禍聞諸道路信有斯言曰  
公在天胡俾我寒以勞定國人曰宜享何以知之  
家有公像生爲民望其沒亦神公乎何憾悲者世  
人尚饗

館閣祭呂申公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具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致祭于故平章司空呂公之靈曰嗚呼大人之德  
如山如川作鎮九州經營幅員國有大人君尊而  
榮地有山川氣傑以靈豈惟寶藏百貨所養惟其  
高深物則固往善觀國者庶其在茲無象太平望  
而知之季札觀樂興衰以喻見遽伯玉知衛無故  
秦使入楚楚寶爲陳昭奚卹在知楚有人楚衛區  
區何足與謀有是二臣以雄諸侯如虎在林如龍  
在淵何必風雲其威自然小才近用則不若此方  
圓殊施文武異事一官得人則一事行比事得失  
非國重輕嗚呼公乎敦大中和代天之工道固遠

隨處厚持滿彊者莫先清心守默辯者莫前是惟  
元宰三公之德豈如淺智物我異職魏公典籌初  
不自務旣執弓矢人服其能徐公行義亦旣有常  
世自奢儉吾無低昂魏魏兩朝盛德高名內則國  
幹外則長城沈幾入告成敗先定家人不知矧復  
百姓羣言竝進不尸其德使公議安人享其澤二  
聖統臨公秉政機坐紳摺笏百辟是儀征繇不興  
盜賊先改商賈阜通九河輸海謂法未具滋章已  
除謂財未充民氣已舒謂人未用忠賢旣立謂遠  
未實羌戎貢入太平之功可指曰冀人之無祿天  
不憖遺兩宮震悼庶民嗟咨哀榮典冊禮盛一時  
某等在廷辱公品職陶冶之公無所歸德旂旂蕭  
鼓送公國門摠詞隕涕俯此酒尊尚饗

代尚書侍郎兩制祭魏王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致祭於故魏王之靈曰周建同姓錫之山川康叔  
伯禽魯衛惟賢漢懲秦餘非劉不王矯枉過中尾  
大股彊魏之宗盟禮勝恩疏給羸卒百徒隸與居

粵千載來以州郡理宗子維城名存實廢作蕃于國匪地惟賢惟賢有德亦國之蕃漢於孝王欲常常來以家人禮燕喜且諧兄弟無遠曰親親仁畱不之國亦以厚親嗚呼魏王仁孝忠誠威儀卒獲近其性成豈惟河間講禮修樂豈惟東平爲善最樂惟神母子惟帝叔父尊無與隆恩何可貳在人之情再命儻車貴極富溢以勤儉娛作邸于京寔親賢宅俾宗室良咸有矜式玉帶魚金顏如渥丹云何不淑而不永年兩宮悼驚豈惟在廷詔追榮之以魏大名使河山微與國永寧五月而葬禮則有制卜遠歲宜以恩奪禮衣裳在堂旂旂在門詞以伸哀侑此一尊尚饗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文忠歐陽公夫人薛氏之靈曰嗚呼夫人慶累世儲簡肅惟父文忠惟夫象服委蛇湯沐大都世間所乏豈富有貴高門鼎食里屬垣比惟有德者愈久彌長或微或興微興有光惟笱文忠

名擅一時于今學者孰不仰之矧夫人子聯職文館升堂拜母恨相從晚生乎可拜沒饗亦禮庶幾誠心歆此醪醴嗚呼哀哉尚饗

同李昭玘陳察祭贈太師李公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某官某等謹遣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贈太師李公之靈曰自替布衣起家之士必其學可用德可立而才可爲近可以利當世而遠可以遺後人兼是三者公侯之器至其莫施時則不暨公魏大姓世豪以資散其千金負笈求師爰以進士得官天聖抱其所能而止一令造物報人微與之期是生左丞出秉政機河鬻其原用改斯十楹以龍章西山之麓曰子曰孫有公及士服其命服承此祭事生雖莫施而沒顯名有表其阡邦人所榮某等於公其生既後咸以賤貧左丞所厚不獲相事一官所撻馳詞侑奠亦以抒情嗚呼哀哉尚饗

代王資政祭李少保文

維元祐六年月日某官某謹遣某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故致政少保李公之靈曰天之生才初  
罔不艱既畀之才其施復難王侯戚里兒童綺紈  
豈無其人鴆毒宴安宴安不懷於公見之非此其  
賢其才足施真宗之甥冀國之子五朝三世恩無  
與比鳳雛驥駒其生固奇置樊櫪間世寧識之仁  
宗恭儉四十二年峩冠大羽文武並肩知公於親  
欲任心膂匪親則嫌或以嫌沮英宗退託未攬萬  
機公不自嫌語祕莫知念先朝意滋欲分政知而  
不以時則有命何以樂之樓觀池園退老于家虹  
蜺屈蟠嗚呼哀哉自管和文折節好士人賢其賢  
不榮其侈公生又似好善有能富貴益恭人以是  
稱交游滿國搢紳有聞高堂擊鍾驪駒在門尚想  
孟公投轄拒戶庶見聲子班荆道路嗚呼哀哉別  
幾何時人事變易蘭亭觴詠俛仰陳迹襄終之典  
時則有加豈惟故入出涕咨嗟寓詞千里侑此尊  
俎衣裳在筵髣髴一舉嗚呼哀哉尚饗

祭陝州二叔父文

紹聖二年十月四日從姪承議郎充祕閣校理通

判亳州軍州管内勸農事武騎尉補之謹遣人以  
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于二叔父故知陝州祕監  
學士之靈曰我宗之牒鼻祖澶淵起國之初大于  
文元務德不華中微以難自我先君諸仲叔季蟬  
聯世科將隕而起先君嘗謂叔父溫文捨叔父賢  
孰知先君施及不肖如親父子匪賤之私自爲知  
已嗚呼哀哉天禍我家先君早世孰憐其孤亦叔  
父志教之譽之人莫間之誤意先君鳴陰必和不  
知其子弱不克荷迺爾代置丞中祕書叔父爲監  
聯驂並裾貪得守齊亦旣陞遣病休不省臥憂展  
轉愚觸罪悔佐守宋京書來九返勞撫于行仕何  
足云匪姑息故愛緣其私則以尊祖今年在宋聞  
疾請州問安六輩信無報郵謂管不然知憊莫勉  
如何不淑隕命候館痛我家世善人日微非此其  
承其來益衰念此如焚血溢爲泣怛然寐哭寤追  
靡及一官所櫻奠不撫筵孰知此哀彼蒼者天尚  
曰幸哉其子如此不鄙爲兄猶同父弟誓當與約  
彌遠益親如我叔父與先君存往不其亾此舌不

吞嗚呼哀哉尚饗

祭外舅兵部杜侍郎文

紹聖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五女婿承議郎充  
祕閣校理通判亳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武騎尉  
晁補之謹遣外孫女晁氏十五姐湘以清酌庶羞  
之奠敬致祭于故修撰侍郎丈人杜公之靈曰補  
之少日愚無師聞詩與禮于我先君先君爲言  
公孝而賢汝長而師則公莫先從先君南年十有  
五方舟蘭陵遇公于旅會先君出出拜侍公龍見  
于階儵然異容曰此何爲玩物喪志若斯其年一  
日千里念先君語竦然起驚公嚴而和導我以情  
却後五年初隨鄉舉過公濮陽與坐笑語謂爲可  
敬而不瑕疵申以婚媾眷言自茲婦宜其家惟公  
淑女使寡悔尤亦公女助公仕浸顯官常百秩祿  
仁其宗逮孤與疾堂堂在廷如皋如夔至其胷中  
百不一施謂公仁人宜壽宜貴何辜于天而不慈  
遺國士之喪國士之哭失聲相駭迫於僮僕嗚呼  
哀哉人誰不死死誰則哀哀在哲人匪婚媾懷念

公自養後已先人公疾而憂公非愛身衆難恤地  
則各有命矧公賢子而憂不競生無世累穠稅紛  
華沒反其真孰爲我家謂公之知進乎此矣此言  
之聞公悲可止念公之女毀不圖生去五百里勉  
之使行一官所櫻莫不親偃有變其筭公外孫女  
庶幾平生御此酒脯嗚呼哀哉尚饗

祭南京畱守刑部杜侍郎文

維元符元年四月日第五姪胥孤子晁補之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於故南京畱守修撰侍郎  
七丈人杜公之靈曰嗚呼公乎如金如玉如松如  
竹雜於物而不變粟諸天之所獨而一旦毀折遂  
不可作耶移孝於事君移家於爲治賢勞記於先  
朝名譽流於當世而竟不大任遂止於是耶惠故  
民愛之如父母敬故土戚之如兄弟而堂堂去此  
惟民與士驚心而隕涕嗚呼哀哉管我先君與公  
元昆義均同產人靡間言施及諸釋申以世婚兩  
宗一家無復彼此矧公與我自爲知己我始筮仕  
教授北京公爲主知而有盛名數言我才于公子

卿自謂內舉退無愧情我後登朝亦官京師同衢  
 接屋十歲於茲宴休戒我游觀載我忘年比義良  
 朋待我而我少公十有六歲匪其志同于公敢輩  
 公于學問尤長禮經至談百家顧嘗喜兵間同我  
 論挺出崢嶸能賦與銘文章爾雅書記翩翩致足  
 樂也自為餘事故罕知者年垂六十侍郎秋官平  
 生經緯虹蜺屈蟠白頭不召竟死為藩嗚呼哀哉  
 我守濟南後公五載問民所安流風固在前有范  
 李後有曾王粵有杜公于前有光嗚呼哀哉惟我  
 不孝獲罪于天奉親南徙中罹禍還唁我弔我五  
 書竝馳期我自遠匪婚姻私如何至室泣血未殞  
 斬焉縗經承公凶問嗚呼哀哉自今以往我無知  
 已雖其知者亦從風靡傾腸倒胃舌可捫矣尚想  
 山立英姿傑氣庶幾神交百世之外嗚呼哀哉公  
 喜我文喜同酒尊尚舉此尊尚聞此言嗚呼哀哉  
 尚饗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一卷

祭文

特進改葬祭告文

祭大資政李公文

祭左丞梁公文

祭端明蘇公文

祭郭大夫文

亳州祭土地神文

祭大孤山女郎文

河中府謁文宣王文

河中府繫浮橋告河文

祭告舜廟文

追祭呂村山川神文

開隧納誌石祭告文

湖州移天王祠告祭文

卜居金鄉祭神文

遷居安建土地祠文

修井祭告文

新居鑿井告神文

上梁祭土地文

祭西宅旅瘞文

祭西園旅瘞文

祭戴氏地旅瘞文

祭故推官黃君夫人安康郡太君李氏文

齊州祭社稷祈雨文

謁文宣王廟文

謁諸廟文

代保之等告先叔推官文

著作局敕祭文

著作局敕祭賢妃某氏文

代尚書侍郎兩制祭樞密趙公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一

祭文

特進改葬祭告文

維大觀三年歲次己丑十月壬申朔十三日甲申  
 孫前泰寧軍節度推官知大名府辛縣事端禮等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告于祖考特進吏部尚書  
 晁公祖妣河間縣太君劉氏之墓曰聞之夫子既  
 得合葬於防門人後雨甚至曰爾來何遲也曰防  
 墓崩夫子不應三言之乃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  
 不修墓夫既反其極矣岸谷變遷何由必之故古  
 不修墓者禮也泫然流涕者情也夫禮可以不修  
 而情不得視其壞而不悲是夫子許其修也而端  
 禮等以祥符大墓土痺有水患雖我祖考妣昔以  
 禮葬垂七十年可已矣而端禮等以人揆神情不  
 得安將遷匱任城魚山吉卜且我祖考妣之子孫  
 往者皆從葬此地烝嘗以時不愆歲事抑族墳亦  
 禮也以便之知神欲之亦情也故端禮等以違  
 古不修墓之訓為輕而伸泫然流涕之思為重雜

然相恕令月吉日奉柩以東我祖考妣實惠聽之不震不驚往安于行嗚呼哀哉尚饗

祭大資政李公文

維年月日門生具位晁補之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北京畱守大資政李公之靈曰王跡之熄詩以不嗣春秋又微戰國橫肆惟其可者尚與聖鄰詞出其口輪囷郁紛觀左氏言何國無士馳其戎車陳詩說禮秦儀賈國斯迺燔書韓非孫武是固非儒至其文字孰敢貶諸漢興息民瘼編出壞經儒詞士學自此派班王兩馬河漢奔渾胡不及古華勝其根乃獨揚雄爲書準易易不可準相如是式却後得唐纔一韓愈蹠魏踵漢侵尋千古宋以文治百七十年瓌儒偉士軼古竝肩公以文鳴起河之北如彼神鳳雲翔覽德惟我神孝文王之文謂公所作經誥是羣官名用正禮閣其修此公餘事粵有大猷論秀百人有死四千人車上舞而公退然輔弼三朝時異淦同幾顛者數不自爲功上建皇極以消羣疑斂時五福惟公助之

爰開大公旁作穆穆九關畫靜疊疊士復惟古良臣善則稱君造膝之語家人莫聞嗚呼哀哉匪歲龍蛇正月已卯賢人之憂庶氓是悼嗚呼哀哉補之咎者自魏徂京公以其名上之朝廷羈繫附夷千里爲輕顧慙幽介文采安有無鹽刻畫祗增其醜士報知已匪以其私潔身有義尚畏人知惟不仰愧神其聽之嗚呼哀哉天不憖遺而喪宗工胡床昨夢過雨驚風燕子穿閣池臺半空嗚呼哀哉安陽之吉遠不臨壙扁舟東下形以神往寓辭千里以侑酒尊庶平生言公猶我聞嗚呼哀哉尚饗

祭左丞梁公文

維年月日從表姪具位晁補之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於故資政左丞梁公十四丈之靈曰補之少日隨親上都公在館閣有聲諸儒間從先君及諸父語童子無知見公而慕其後推擇正字祕書公由太常擢諫大夫買屋城南與公居時休旬杖屨從公宴喜公後秉政既有賢勞玉立班行羣邪覘消德高來讒亦不旋踵豈公獨傷邦國

之痛自咎忠義若此者多天實爲之人其謂何臧孫諫違以有魯祀孰孝嗣之惟忠臣子豐碑不琢無以圖徽尚曰萬里以丹旄歸埋光百年一旦射斗詞以伸哀惟其素厚嗚呼哀哉尚饗

### 祭端明蘇公文

維年月日門人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端明尚書蘇公先生之靈曰孔子在位獄訟文詞可與人同不獨有之至所罕言所不可聞曰天道性與利命仁莫大匪天莫難匪利若性命仁皆溪遠矣夫惟道大則知者希有所卓爾回猶病之天下紛紛皆以利往吾豈難之利不可長凡是五者皆微不傳譬彼爲國魚不脫淵雖微不傳然見其緒千載一人尚如且算秦漢而還輕失此學徒既其文謂爲廣博聖言所罕與不可聞初莫之聞矧尋厥根匪根之出其華易悴易悴之華惟文士愧馬遷韓愈好古而奇六家原道顧未知之今其所作匪道惟詞後生如簧談天與利飾性命仁以之賈世薦生蘇公千櫓聖門貽韓躡馬匪

以其文知孔子聖文莫猶人若大且難以藏厥身世無孔子孰明其至更百斯年曰此文士豈不炳蔚鏗轟似之至反說約窳然過之何以實斯粵有自來馳騁千古經營九垓破百家往躐阜踰堆竭其山立送者自崖曰此勤矣乃人之開反而湛思道不在遠罕言不聞一以是貫宅道之奧眇其獨存有不得已文迺其藩固嘗自謂吾言如水行所可行止其當止此但言語聊以爲嬉惟咎人賢事業若斯遭時有用從本出之誠身有道忠迺孝移如麟如鳳胡可僞爲嗚呼哀哉旣曰仁賢宜貴宜壽亦貴壽矣于德不究間關嶺海九死來歸何嗟及矣梁木其摧嗚呼哀哉補之童冠拜公錢塘見謂可教剔垢求光顧惟冥頑汙未聞道愧負公語以無成老癯秋計至沈痛剗腸扁舟東泛道哭公喪作此鄙詞惟公所喜伸哀一慟絕絃自此嗚呼哀哉尚饗

### 祭郭大夫文

維元符元年某月日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祭于大夫郭公之靈曰人之相知千載一時千載不逢亦不可知公年長我二十而八平生出處參辰超忽廉平爲吏自咎所聞達識高談則猶未親遭患來南遭廻千里偶公倦遊亦歸臥里斬然在疚閉戶薰心我不往拜公來見尋屬氣收洩爲公一語不知何爲傾蓋如故過累百士得一人焉以千載語則猶竝年爲公數臨亦惠慰我如何不淑龜玉毀破驚呼往弔雪涕霑胸尚想霜髯老鶴孤松嗚呼哀哉公守曹南古循吏比吾弟爲僚橫經泮水項於吾弟推轂先之晚於此逢我又見知兄弟窮人論心誰與公獨厚之人所莫顧百年一慟晤語無期何以舒哀斗酒隻雞嗚呼哀哉尚饗

亳州祭土地神文

維紹聖三年歲次丙子十一月戊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土地之神曰聞諸聖言聰明得道者沒乃爲神而神之所職以土地名譬諸人間則有社稷人之休戚繫焉者也補之以罪來此行將解去顧其疎愚何以免咎惟履正蹈常無以庇物亦

不害物神用臨之亦允助之使老幼安處而苛慝不作用此薦誠匪曰祈也以爲報也尚饗

祭大孤山女郎文

維元符三年歲次庚辰七月癸酉承議郎武騎尉晁補之謹以絲網碧屨及酒酌時果之奠敬祭告于大孤山女郎之神曰補之仕不遇合不敢忘忠而爲權臣所憎陷以朋黨于歲已卯竄諸靈山季秋揚帆挈婦與子旅拜神幄陳詞靡它神賜吉占曰歸甚邇偶讀舊載或行遇神神與之言爲買絲屨客自都返無從致之畱屨水邊遺刀石上發去已遠猶不悟知魚跳客舟刀在魚腹因發歌詠庶神若茲矜蠻有聞而非夢寐旋上千越湍流迅奔常所玩穿金山草履前夕墮瀨且乃覺之去百里餘不可求訪而一漁艇得於上流履不足云神其可信因語室內我言敢欺爲神作茲彩綉總純俟我婦曰荅神之休今蒙國恩全室還北跪獻几下雖菲而誠尚斬他特爲記若贊敘之本末警彼聾頑名非淫訛靈實烜赫尚饗

河中府謁文宣王文

維年月日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至聖文宣王曰笱桓榮學尚書仕漢得輜車乘馬矜而陳之曰稽古之力也補之恥之夫士行其志而取償魯連猶知以爲商賈之事而榮乃以是矜其門人陋哉補之承乏此邦視事之初恐材不稱祿負所聞於先君子之言以羞當世之士雖稽古不及榮尚庶幾乎知恥是故擇日而薦誠尚饗

河中府繫浮橋告河文

維崇寧元年正月八日朝散郎權知河中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兼提舉解州慶成軍兵馬巡檢公事晁補之以清酌庶羞及羊二沈諸河敬告祭於河伯之神曰蒲之爲邦條華障其南龍門隘其北而河出龍門勃怒箭駛以經其郭於此爲梁謂之蒲津則民之畏神威懷神惠舊矣迺溱集梁絕往來者病于濟貨用不通民用恐不寧相與愁苦籲神而乞憐神依民者也豈可以數威其所依忘惠之

哉今有司庀具告橋可復用微福于神庶神許之無搖其成吏免于罪民以懋遷康厥生神亦飲食百世尚饗

祭告舜廟文

維崇寧元年正月八日朝散郎權知河中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兼提舉解州慶成軍兵馬巡檢公事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告祭于帝舜之神曰禹治洪水功施於河爲多迄今河濱濟者呼禹且蒲帝之所嘗居而帝使禹者也今梁絕病濟有司圖復之帝相斯人河受其職俾無壞于成則禹之功猶賴蒲之民克永事帝尚饗

追祭呂村山川神文

維年月日孤子晁補之謹以制幣清酌之奠敢昭告于任城縣之呂村山川百靈丘墓阡陌道路之神曰補之不孝獲罪于天頃自丹陽遭罹母喪護匱北歸踰二千里日月既迫不能按禮法之舊奉不腆幣牲牢時物謝咎徵福于諸明神惟是昏錡窳窳之事大懼瀆犯以重罪悔于茲不孝躬今免



喪矣尚以誠心薦茲薄奠惟神其貸之尚饗

開隧納誌石祭告文

維年月日孤子晁補之將之謹以清酌之奠祭告于先妣壽光縣太君楊氏之靈曰補之等罪逆不孝頃奉喪北歸卜日斯迫既襄大事且終制矣惟孝恭慈儉之美未遑圖紀誠無以詔後人慰諸孤迺故南陽守杜侯紘實惟世婚許以撰述用成斯志差是吉日納諸隧中惟補之等號慕永遠則亦靡及尚饗

湖州移天玉祠告祭文

維年月日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告于天王之神曰開之神民異業欲敬而不瀆前此守居作樓城上虛其中以望而寓神其西楹爲壁限之望者日至而無求於神若此瀆矣今作堂樓左雖庫而嚴吉日甲子告神以遷正位乎其中而以私俸飾神之像凡壁間儀從海波煙雲之觀復續如初使非夫祈謝潔齋而來者不以其時不敢以覲神以爲敬而不瀆者在此尚饗

卜居金鄉祭神文

維元符二年歲次己卯正月丙辰孤子晁補之謹以羊頭一豬頭一青幣酒果之奠祭告於金鄉縣東郭山川土地之靈曰補之家世僑居此州六十餘年矣蒙先之澤不絕如綫而補之不肖不知修身服生業爲齊民迺以其空言曲學欺取國家之名第以出入閨省游行四方就食取容無愧慙於心忠不足於君孝不足於親天用丕降禍罰於其不肖躬大困而婦怵惕隕心垂死未絕念不可以不畏天重怒而訛厥衷故卜涑之東尚以休老而芘其孥雖曰五嶽廣而盜天地之利已多惟神其假之若厥心神所臨不敢徼福於神覲厥躬光大惟寢斯安無恫瘝於其家暨厥後以康則神力能鑒助茲尚饗

遷居安建土地祠文

補之改居市南既告神以遷矣寒暑一周舂錡無方寢安而動吉非神不害何以得此是用擇日還神之舍將加塗墍繪寫衛從以嚴事神惟神終相

之尚饗

修井祭告文

易改邑不改井補之居于此惟井因舊而歲久且泥至於不食以虛神之惠廢養而不窮之功將修復之尚懼舂鍤觸禁以重其家之尤悔用以誠告惟神猶知之尚饗

新居鑿井告神文

補之相宅此地實故民居棄壞而無井飲民棄已取凡以不爭然叩門戶而求水則亦病矣吉日丁卯位不觸禁爰具舂鍤有謁于神神惠聽之假方仗土俾冽而食則豈惟其室是賴亦用勿幕以仁四鄰神之休如井不匱尚饗

上梁祭土地文

維大觀二年正月壬子朔十六日丁卯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時果之奠祭於土地之神曰補之自郊垆改宅邑屢既告於神矣以日之吉架梁于其室不遠之復自其素心將休老此境尚克永康以裕其子孫方久事神惟神其祐之尚饗

祭西宅旅瘞文

維年月日具位晁補之遺私從趙采芝以楮幣酒食之奠致祭于縣牛驢街東西地內無主骸骨之靈曰補之買此邑中地輸租王府而居之眷言爾曹儔瘞茲久主至客避則惟厥常幽明不糅亦各其願且處世若夢是身非汝蛇蟬能蛻人豈不如超然去之亦汝所樂况方春掩骼著在舊典敞園漏澤時惟新政往卽爽塏我非不恩尚饗

祭西園旅瘞文

維年月日具官晁補之遣其從者趙采芝以酒食告祭于新居西園旅殞之靈曰聞諸往記世人所以多責過疾癘困畏不如欲者皆緣冢訴夫盜破冢取貲與好事者利冢中玩掘取與主知取地而不卹暴骨如棄瓦礫若是而冢訴能崇之可也今主以錢買此居爾死者或家貧賣地取給自改瘞爾與家無人而主言諸官官以法與爾地及斂具而藏之又爲置守使無侵犯歲時得食飲豈不幸哉往從所安主無所任咎嗚呼哀哉尚饗

祭戴氏地旅瘞文

維年月日具官晁補之遺白直王立以清酌餅餌之奠告於北坎旅瘞之靈曰爾等或生貧賤葬不具禮掩坎窞間潦集之患固非其所安今朝廷闢漏澤園徧於天下主欲用地而請于官以爾骸遷又飲食送汝爲詞以曉之高原可宅爾永無患亦爾之願也尚饗

祭故推官黃君夫人安康郡太君李氏文

維元祐六年九月日左宣德郎充祕閣校理通判揚州軍州事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某郡太君李氏之靈曰李望隴西世德之延作嬪于黃黃江左賢雍雍睦閭內之儀不見夫人視其諸兒補之頃歲倦游北門見夫人子今校理君輔我以仁挽之近古定交一言匪婚姻故其後校理單車過魏入拜吾親如母奴婢吾親顧語惟愚補之君辱與游實彫琢之補之忝命亦登文館聯驂竝室笑語宴衍入拜夫人謝臥疾久扁舟來南不問安否如何不淑而不永年泣涕竹西銘旌

在船雙井之里山奔水委往休于宮從其君子恩封大郡詔賻其喪夫人何憾後方大昌嗚呼哀哉尚饗

齊州祭社稷祈雨文

吏慢不德無政事無以奉社稷而臨民人夏潦爲災此邦之失業未復者戶十一二且他邦之轉徙廩食者寓焉今冬又不雪至春不雨將大飢疫吏何以爲吏民何以爲民神食於其土吏可罰民不可窮也何爲使至於此極哉顧吏無辭以謁於神而誠可哀庶幾潤澤沛然一酒之尚饗

謁文宣王廟文

補之學經從仕踰三十年蓋更守四郡矣才出中下不足與語任重而道遠以趨米鹽期會且不給盥洗登降有覲其顏語不云乎有人民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雞鳴而起坐堂對吏旦旦設施皆嘗所聞於先君子之言也安敢僮哉故因視事撰日以告尚饗

謁諸廟文

吏視事三日則謁於境之神舊矣承宣主澤則吏之責而水旱疾疫休戚其一方者神實司之吏可以不任其責而忘徼福於神哉恭薦非詞神其相此尚饗

代保之等告先叔推官文

維年月日男保之付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告于先考推官之靈曰保之等不孝童幼嬰禍綿力弱志惟慢葬是懼既窳窳及吉卜而誅行琢石于今缺然惟我先祖父之孫先伯父之長子今朝散大夫管句南京鴻慶宮補之少與先君同硯席先君愛之猶同氣實爲銘詩用發潛德慰先君之不遭納諸延中以詔後世如先君在尚饗

著作局敕祭某官文

惟靈受才宏傑被擢先朝忠能致身武足敵愾入長親衛出帥征徒精神折衝爲國威重宜膺介福奄及淪亾爾惟虎臣子用震悼衷終有典不在牢羞嗚呼哀哉尚饗

著作局敕祭賢妃某氏文

惟靈夙以恭惠嬪于先朝警戒之美宮闈所範宜膺介福壽考而康云何不淑奄忽淪謝歲月之吉闕神有期視秩一品則惟古制尚其不泯歆此寵榮嗚呼哀哉尚饗

代尚書侍郎兩制祭樞密趙公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樞密趙公之靈曰天之於人若絕而通人之戚休天實與同國之方輿視所生賢天將啓之推往引還有焯其初以厚其名中勞苦之後使大興嗚呼公乎令德嘉言何以知之治平之元堂堂數公如鳳如麟秉義正辭引君於仁匪忠則難視功何如俾羣疑安爲萬世圖方冬沍陰公對延和帝指公言天意儆于堯言民誦民聞子來使民戴堯功孰與偕中和信誠有政在民雷安去懷黃霸寇恂蕭公在外雅意王室匪身誠信惟道枉直心廣體胖不秦而康公不爲名耆老益光二聖當天問於遺訓凡公數人皆起輔政用公西府柔遠弭兵夷蕃在庭耕旅不驚河安北流羣議東之民

洵洵憂裏糧坐堤公持不回如治平時人言踵聞  
詔休役屯此豈人力皇愛下民嗚呼哀哉帝虛相  
席煥忠與勳謂公帝圖公計奄聞兩宮悼驚悲逮  
庶氓況於某等位皆近臣承顏接語周旋咎時容  
嗟涕洟則匪我私百夫引輻送公還里壽貴有聞  
公于何悔尚饗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二卷

傳行狀

張洞傳

朝散郎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

福宮杜君行狀

資政殿大學士李公行狀

壽安縣太君公孫氏行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六十二

行狀

張洞傳

張洞字仲通開封祥符人曾祖光祖緒皆不仕父惟簡太常少卿洞幼敏悟卓犖不羣惟簡異之抱以訪里之下者曰郎君生甚奇必再策名後當以文學政事顯既誦書日數千言爲文詞甚敏未冠曄然有聲於同列間遇事慷慨自許以有爲時趙元昊叛擾邊關隴蕭然困於飛輓且屢喪師仁宗盱食太息息聞中外之謀而洞以布衣求上方略因得召試舍人院擢試將作監主簿尋舉進士中第調漣水軍判官遭親喪去再調潁州推官民劉甲者彊其弟劉柳二使鞭其婦旣而投杖夫婦相持而泣甲怒逼柳二再鞭之婦以無罪死吏當夫極法知州事歐陽脩欲從之洞曰律以教令者爲首夫爲從且非其意不當死衆不聽洞卽稱疾不出不得已讞於朝果如洞言脩甚重之晏殊知永興軍奏管句機宜文字殊儒臣喜客游其門皆一

時豪俊名士而尤溪敬洞改大理丞知鞏縣事會殊畱守西京復奏知司錄司殊晚節驟用刑幕府無敢言洞平居與殊賦詩飲酒傾倒無不至而當事有官責持議甚堅殊爲沮止而洞亦自以不負其知樞密副使高若訥叅知政事吳育薦其文學宜爲館職召試學士院充祕閣校理判祠部時天下戶口日蕃民去爲浮屠者衆洞奏至和元年敕增歲度僧舊敕諸路三百人度一人後率百人度一人又文武官內臣墳墓得置寺撥放近歲滋廣若以勳勞宜假之者當依古給戶守冢禁毋樵采而已今祠部帳至三十餘萬僧失不裁損後不勝其弊朝廷用其言始三分減一知太常禮院宰相陳執中將葬洞與同列奏論執中榮靈其孫訴於朝詔孫抃等復議迺改曰恭洞復駁奏執中位宰相無功德而罪戾多生不能正法以黜之死猶當正名以誅之而竟從抃等議初仁宗后郭氏忤旨得罪廢近臣屢以爲言后旣沒上亦悔詔追復其號二十餘年矣至是有司請耐於廟知制誥劉敞

以謂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而不許其禮洞奏后嘗母天下無大過惡中外所知陛下既察其偶失恭順洗之於既沒猶曰不許其禮於義無當且廢后立后何嫌於嫡此當時大臣護已然之失乖正名之典而啟復引春秋用致夫人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啟議非是若從變禮尚當立別廟不行轉太常博士判登聞鼓院上方嚮儒術而洞在館閣久數有建明上以爲知經會覆攷進士崇政殿因賜飛白善經字寵之洞獻詩謝復賜詔獎諭出知棣州事轉尚書祠部員外郎河北地當六塔之衝者歲決溢病民田水退還疆者冒占弱者耕居無所洞奏一切官爲標給蠲其租以緩新集河北東路民富蠶桑虜中至謂之綾絹州朝廷以爲內地不慮洞奏今滄景虜可入之道兵守多缺虜時以販鹽爲名舟往來境上此不可不察願度形勢置帥增屯戍以控扼之時天下久安薦紳崇尚虛名以寬厚沈默爲德而於事

無所補洞以謂非朝廷福又嘗謂諫官持諫以震人主不數年至顯仕此何爲者當重其任而緩其遷使端良之士不亟易而浮躁者絕意致書歐陽脩極論之召權開封府推官英宗卽位轉度支員外郎英宗哀疚或經旬不御正殿洞上言陛下春秋鼎盛初嗣大統豈宜久屈剛健自比冲幼之主當躬萬機攬羣材以稱先帝付畀之意厭元元之望大臣咸以爲言遂聽政差攻試開封進士旣罷進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上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上意解詔訊祁國公宗說獄宗說恃近屬貴驕不道獄具上以爲辱國不欲暴其惡洞曰宗說罪不宥雖然陛下將懲惡而難暴之獨以其坑不辜數人置諸法可矣上喜曰卿知大體洞因言唐宗室多賢宰相名士蓋其知學問使然國家本支蕃衍無親疎一切厚廩之不使知辛苦婢妾聲伎無多寡之限至減禮義極嗜欲貸之則亂公共之法刑之則傷骨肉之愛宜因品秩立制度更

選老成教授之宗室緣是痛詆皆言陛下亦起藩  
邸賴上察之不罪也轉司封員外郎權三司度支  
判官對便殿稱旨上欲遂進用而大臣忌之出爲  
江西轉運使江西荐飢民賦至積歲不入洞奏盡  
蠲免民輸紬絹不中匹者舊皆成匹輸洞命計尺  
寸輸以錢民大便之移淮南轉運使轉工部郎中  
淮南地不宜麥民艱於輸麥洞復命以錢輸如江  
西旣糴不踰時而足至今江淮人誦之初在棗州  
夢人稱敕召者旣出如拜官然顧視旌旗吏卒羅  
於庭寤而自驚逮移淮南夢如初自以年不能永  
教諸子部分家事無幾何而卒治平四年七月十  
二日也年四十九爲人長大肩目如畫樂義而好  
施論事鋒起不能下人尤精於聽斷人不能欺云  
論曰嗚呼仁宗之用人至矣其大臣中正仁厚而  
有遠謀其士大夫文學彬彬皆可與有爲如仲通  
固未嘗大用也然以身任朝廷事居官不苟遇事  
敢奮無不言亦可觀已故英宗初立有大論議一  
時忠賢相與諍辯扶持建久安之業仁宗蓋遺之

也人臣不患位卑至百工替矇皆得以所聞輔上  
而士大夫喜言長厚至務以持重不激發似是者  
爲高慷慨喜別白是非者則以爲招名而近禍苟  
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誠如是天下事將孰與共  
哉如仲通可以不愧矣

朝散郎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  
宮杜公行狀

公諱純字孝錫杜氏濮州鄆城縣人諱堯臣尚書  
司封郎中兼侍御知雜事贈尚書刑部侍郎曾祖  
也妣馬氏永安縣太君繼馬氏萬年縣太君諱曾  
尚書吏部郎中直史館贈吏部尚書祖也妣劉氏  
彭城縣太君諱彭壽尚書虞部郎中贈特進考也  
妣朱氏太寧郡太夫人自侍郎立朝有清名尚書  
以文學政事顯杜氏始大而公生警異重厚不類  
常兒方四歲乳母抱立尚書側尚書指庭前物作  
詩句戲之卽能爲儷語尚書大驚以蔭爲郊社齋  
郎未冠知彊學尚義理不安笑言有成人之操族  
父沒官東南海上其孤弱柩不能還其從兄當行



迎喪公曰世母依兄兄不可以遠卽自請往衆猶難焉特進嘉而遣之及期而喪至時杜氏四世二十喪未葬聚族而謀曠年不決公早且幼毅然而起陳義甚高衆慙戚乃定葬舉進士兩預鄉書不第卽捨去調曹州察氏縣主簿攝令南華野人有持鋤剽商者商詣縣言而去後獲二盜伏罪而商太原人也移文太原待報盜以應久繫泣請公得一至家訣公惻然許之左右諫不聽盜感恩皆如期還改泉州司法叅軍船商歲再至一船連二十艘異貨禁物如山吏私與市者價十一二售幸不誰何遍一州吏爭與市惟守關詠與公不買一毫人亦莫知後事發逮獄而公不預詠猶以不覺察免官且檄叅對公憤然陳書使者白詠無罪而虛其解居詠卒得平反丁朱夫人憂既除爲河中府河西縣令熙寧初自外上書言事宰相王荆公異之卽日召爲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尋爲大理寺詳斷官刪定編敕荆公旣奇其才數與論天下事謂可顯任亟薦于上擢光祿寺丞充審刑詳

議官樞密院檢討官兼管句樞密院宣敕等庫或議肉刑難悉復而姑欲以刑代死刑之輕者公言今盜抵死萬室歲或至五十人以死懼民民常不畏死若但刑民知不死犯益衆是名輕而實重也事乃寢又論禁軍亡律疎救密律從軍征討而亡十五日絞敕上禁軍逃三日斬若三路公邊征戍及它征戍與化外接者皆以救從事而平居亡伍稍附律疎其期歲可活壯夫命數千因收其用後救期滿七日斬自公啓之也又論商貨犯禁至黥配非國籠利則皆良民一遭此終身不復今加役流本死刑尚有歲月免復之限若持仗行賈而捍鬪者黥配餘以貨重入罪止加役流恩無涯矣不報時秦鳳路經略使郭達管句秦鳳公邊安撫司公事王韶互訟不公執政遣公往訊韶實違法用官錢而朝廷方倚韶以熙河事不欲竟其詞卽授公大理寺丞檢詳樞密院吏房文字而未下也而公遽以其欺狀聞文潞公富韓公見其奏歎賞而心危之會遭特進喪以監察御史裏行蔡確代公

而詔無罪公免官於是始忤當路矣免喪韓康公爲宰相差京西計置糴運又爲提舉三司會計司檢詳文字而荆公還朝公乃自請監池州酒稅一年復入爲刪定編敕始遷大理寺丞改宣德郎爲詳定官制所檢討兼兵部主簿遷通直郎大理正上言京師聚萬姓易以宿姦朝廷非不惡告訐而有覬事者以發姦非擾人也比來或徒隸於官司舛望或民自相嫌怨或但冒賞無端倪泛曰某有罪某知情官不識所鞠之因囚不省見逮之故若告者許有司先取實後不實以誣坐則所告皆當竟之詞矣又刑寺積習官不敢制吏更操事白官官曰如此乎則以爲近嫌必反聽吏至吏先具曰某欲追某欲鞠某欲釋則隨而判曰某追某鞠某釋上下猜質嚴於合券今許官有異見皆自書其牘卽行後不當不以累吏則官得伸吏無以藉其口皆不報而公持此自如吏抱案至無疑則大書其尾曰如此因語吏我有筆墨在可免爾口語相稽也然其弊久力不能獨勝隰州商尹奇質溫泉

官繫或告引外有餘繫冒禁而奇對實官潤之也寺議械奇河東就訊公言奇情應若是不惟傳致傷事恐民相驚不復質繫則數百萬之貨皆爲土石且失邊計弗已則請沒其餘而釋奇事粗行會曹州民王坦避水患以其車載人貨取直至京師都稅院欄頭甲給之曰車無火印匿稅也賄我則免民遽遺錢三百免其徒告之寺議又當甲與民因稅事取與皆黥配公曰車民當所用舊物不稅而甲以詐乞取應杖民無罪也爭累不決長揚汲貳呂孝廉以爲言民竟不免乃并尹奇事坐前後異議奪通直郎廢于家韓康公畱守洛奏爲神宗山陵司句當公事恩復階遷奉議郎賜服銀緋上之元年詔舉直言士樞密范公門下韓公與尚書王公存尚書孫公永皆薦公才任諫諍時已擢河北轉運判官矣初更役書獻議詳盡宰相司馬溫公至以書稱之曰足下在彼朝廷無河北憂舊河防但隸轉運司後都水置外丞專領公言前隸本司決溢不加多後置丞決溢不加寡雖天災不繫

彼此而大抵出財之司則常愛費而後不急用財之官則寧過計而無不及臣行洛州水浸城且壞誦急夫而漳河都大司乃有卒七百不敢用遣應急修捍則稱當稟外丞暨關外丞則執不可此由事責各異條禁相妨不如使歸一易曰簡則易從也後外丞廢置不常然卒委轉運司兼領澶州跨河南北爲二城北爲海鹽土鹽通商地而南則解鹽禁地公言南兩縣亦產土鹽利之所在刑不能禁故兩縣解鹽課常不登前此有司屢請并濮陽衛南許通商三司亦知其弊以郡扼河欲姑存之爲解鹽藩籬故既不許通商而亦不立解鹽歲額所以持循經久官與民陰便兩亦所失微也自立額殊失三司本意官不免配賣而土鹽滋冒禁可且仍舊朝廷澹然之而議不決先是宗室租免女聽編民通婚皆予官民爭市婚爲官戶公言入貲得承務郎以上猶不爲官戶蓋嫌其逃賦役困平民也今遐僻賤人爭以國媼自召商較財弊僅同貿易坐堂而拜者爲舅姑同牢而食者爲夫婦非

以尊國示民範也朝廷始嚴其法召爲尚書刑部員外郎尋改大理少卿遷承議郎擢侍御史復論中外吏久而官不常權常在吏吏鮮知鄙人於是利害陳請惟恐阻闕之不密事勞功賞惟恐破除之不盡理財予奪惟恐斂沒之不多誣枉赴訴惟恐深文之猶略又使者以不按吏爲忠厚昏暴病民非贓污皆一切容養此爲害之大者復論御史呂銜等欺同列遂忤旨而御史中丞胡宗愈不便其爲僚因排詆無不至罷爲尚書右司郎中尋知相州遷朝奉郎知徐州移陝府西路轉運使入對賜服金紫關隴控邊務繁公計度不勞閱牒訴立判情法皆當吏驚私相視曰一筆盡矣時方患陝西幣輕貨重公屢陳歲給本路諸司鹽鈔實以飛錢然西州有來商無還貨又鐵錢不出境獨鈔無腳稅朝至國夕爲錢旣以備本路夏秋糴而商賈非以兩時至則鈔歸兼并家不貴售不出若鈔兩京師賣錢貯之而別爲公據與本路凡入穀若錢者給之至京師歸以鈔錢則貨弊平不行攝帥平

涼兩月決滯訟百餘民謹舞旣去遮留不得行歸朝爲鴻臚卿遷朝散郎又爲光祿卿擢權兵部侍郎歲餘感疾除集賢院學士知汝州謝不能遂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會廢集賢學士乃改修撰以紹聖二年九月甲子沒于穎昌府之私第卽其年十一月甲子葬於開封府祥符縣黃溝鄉臨黃村特進之兆享年六十有四前夫人閻氏先公二十六年卒追封真寧縣君今夫人晁氏安平縣君二子開承務郎欽禹舉進士欽禹蚤卒三女長適瀛洲防禦推官知益州錄事叅軍馬希說次適承議郎充祕閣校理晁補之次適進士崔廷孫孫男女八人所爲詩文奏議二十卷其詞喜根原仁義不爲浮華辨析事理要近於可用嘗論虞而卒哭非百日虞而俚術百日卒哭內百日爲凶葬不禁外百日則更筮吉歲月世牽其說慢葬者衆乞下其議禮官亦不行爲人忠恕不欺恬澹寡者欲學問以誠身爲本遇事應物惟懼惻怛之不至嘗曰士常不忘在溝壑則事無不可立故久而能著尤嫉

近名類畏人知者莅官事主惟義可否進不憚高明彊禦退而與愚弱卑下者處如恐傷之奉已過於菲薄猶恐其泰至賙給族姻已厚矣而慙不足急人危殆伸人抑枉寧以身受困畏而不侮此其大節也好易中庸能精其義至浮屠老莊皆探索微妙曰與吾學同出也家居昆弟無間言見者鄙吝爲消似陽城元德秀敦大不撓清而容物似陸象先而至其立朝識大體究精吏道與時之利疚知無不言則近左雄黃瓊政事之才非特處士獨行鄉黨自好者之比也公與補之先君厚故補之所述公大節多嘗聞于先君之言若公平生施設則有當時大人君子之所共知者編次懼不盡雖親不愧也謹狀

### 資政殿大學士李公行狀

崇寧元年正月己卯資政殿大學士右光祿大夫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大名府路安撫使李公薨計聞上震悼詔輟視朝贈金紫光祿大夫官子若孫六人且賻其家甚厚其孤祥社杖禿孝次

事蹟以諉前史官晁補之爲公行狀謹按李氏系出臬陶唐虞之際臬陶爲李李之字或爲理而二姓同出陳郡苦縣其出漢將軍廣後者爲梁武昭王鬻嵩之後爲唐故李氏蕃天下公諱清臣字邦直贈太傅宗壽曾祖也配尹氏繼周氏周韓二國太夫人贈太師曹國公士明祖也配周氏泰國太夫人贈太師冀國公草考也配陳氏冀國太夫人而陳氏實生公曹國公而上兩世不仕冀國公始中天聖五年進士第調邢州任縣令以卒世爲魏人至公始以河患徙家洛師而卜安陽吉以其三世喪遷焉故其族或從居安陽公少孤七歲自知讀書日數千言所暫經目輒誦已能戲爲文章客有自都來道浮圖火者公立兄旁言曰是所謂災非火也或者其蠹已甚天固警之乎作浮圖災解類成學兄大驚年十有四預鄉書高等其試禮部家人抱以送羣目盡傾忠獻公韓琦異焉妻以其兄之子中皇祐五年進士第調邢州司戶叅軍內丘令李鼎以事械州獄而實誣也吏阿守意掠使

服公辨其誣守前以狀抵使者移訊得釋遷晉州和川令時朝廷方崇制舉轉運使何邳行縣取公文藁讀卽以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薦之文忠公歐陽修見其文大奇之曰蘇軾之流也以治平二年試祕閣試文至中書未發也修迎語曰主司不置李清臣第一則繆矣開視果第一考官韓維亦曰李清臣有荀卿筆力時大雨霑京師巨異數見言者多咎濮邸議及廷試同發策者四人或語公宜以五行傳簡宗廟水不潤下爲證則必優等矣公曰此漢儒說以某異應某事清臣不能知民間得無疾痛不樂可上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之于人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宿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而止民之疾痛不樂者而已又以謂縣官百須皆出于農比者陳鄧許毫飢農民皆死而他業之人自如也今爲令雜征苛取使出於它業之人則農勸又論吏而奪農與商以其疆力遍爲之而不役不征甚者願還之於農商

無以爲吏則吏警且欲崇禮制黜無功然竟以不  
附時議在次等授祕書郎簽書蘇州節度判官初  
公以和川孝滿舉者踰十人應改官矣而轉運使  
辭向以爭驛事未可用判流內銓張揆曰何不以  
狀白無用向削公曰人以家保已而已捨之薄矣  
願待之揆離席曰能如是安可量然公竟自以制  
舉遷英宗皇帝記公姓名嘗語王廣淵曰韓琦固  
是忠臣但於避嫌太審如李清臣公議當用尚數  
以親抑之旣而詔舉堪館閣之選者文忠歐陽公  
乃首薦公會遭陳夫人喪服除始詔試神宗皇帝  
內出孟子爲政本農桑論并學士院所策皆入三  
久虛等也擢集賢校理編修觀文殿御覽同知太  
常禮院久之齋宿於南郊叅知政事韓絳攝事客  
去雷公曰學士平居不及執政門形厚而神深貴  
人也未幾絳宣撫陝西卽秦公掌機密文字就遷  
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吏房公事故事實軍功給空  
名宣敕或謂不填至是宣撫司以爲請務信且速  
潞國公文彥博以爲不可給公亦執故事白絳而

好事者因詆公不當與韓公異會慶州兵亂其家  
屬應誅者凡九指揮公言慶兵造意初不謀妻子  
宜用恩州故事配隸將士爲奴婢絳從之絳之貶  
也公尚以中允爲檢正官公曰我豈負韓公者因  
求還所遷秩補外復以祕書郎通判海州會直舍  
人院孫洙出守海州與洙同制科館職一時觴詠  
傳淮海爲盛事寬役法免漕渠夫去而民患之遷  
太常丞復同知禮院忠獻韓公薨公被旨祭奠因  
爲其行狀神宗謂王珪曰李清臣敘韓琦事甚典  
麗良史才也時公請補外得知宿州上復謂宰相  
王安石曰可與一路乃除提點京東西路刑獄建  
言柝涼牢寒則室之遂遍行天下京東盜賊爲天  
下劇公設耳目方略購捕且盡遷太常博士召充  
國史院編修官初劉放以史官召而侍御史蔡確  
言其不可執政復擬它官以進上曰朕有人矣李  
清臣可旣對上曰卿博通古今近時罕卿比史官  
朕妙選也卿其悉意因賜五品服公爲河渠律歷  
選舉等志文數事詳人以爲不減八書十志初安

南用師公在京東因撰平蠻書言漢以來用事於南者上之會郭逵秦大軍已至枕柳村上以語近臣頗不能知上曰枕柳至其所五十里而近至其所百里而遠嶮夷迂直如指諸掌左右皆驚孫洙以書抵公曰上比論安南事近臣不知頗思通洽士矣公然後知上於秦牘無不覽且采其說矣無幾何遂召仍權判太常寺一日公方召客飲而中貴人踵門客曰中貴人何爲來哉俄呼曰傳宣李學士公遽出拜則有旨撰楚國夫人墓銘楚國夫人者英宗乳母也時孫洙王存顧臨在坐曰內制不以屬代言者而以命子異眷也尋差詳定郊廟禮文正其訛繆數十事事具禮閣新編時安燾使高麗修起居注闕上復批出曰可李清臣權俄卽其兼直舍人院後延和殿侍立上顧益溫蓋載訪以禮樂之事公于經訓成誦敷奏尤悉上亦自言古先述作之義寤本極要與講磨久之慨然有意三代之英矣踰年召試以右正言知制誥上又嘗與公言前人文章自漢以來不復師經唐一韓愈

名好古亦不過學漢文章耳公對如上旨會上以府左右院暨司錄獄無以雜合訊辨三司混金穀視獄不專詔曰稽叅故事宜屬理官初置大理寺命公爲記公以謂王者立政以詔天下必辭尚體要則書爲近乃倣古立言所以導事者詞灑麗奇甚其載上訓之略曰五教未訓五法亟下是曰暴民治用弗格以成上德意先教後法之序既進上曰卿文逼近經誥所增三十四字非不完也崔台符等願挂名其間耳既命撰修都城記公又變其體以進詞尤宏放上益喜曰與大理記文頓異自成一家假龍圖閣直學士使大遼會御史獄簿責公唱和詩事甚急且辭上曰卿朕所自知遠行無用此戚戚獄具有司猶欲寘公重比上曰詞臣難得孫洙沒後止此一人迺第令贖金既還爲翰林學士時錢藻充慈聖光獻皇后山陵頓遞使又以公權知開封府上分命近臣草荅高麗詔既奏上曰王徽荅詔已用卿者上欲厚慈聖光獻皇后家封曹佺郡王謂公曰卿何日當直欲宣佺麻異姓

而王非例也爲朕述此意其寵異於它學士如此上欲更定官制公具言所以損益者上曰丞編類以進尋差詳定官制寄祿官承議郎祝正言執政擬公本官試吏部尚書上諭宰相王珪曰安有尚書而猶承議郎者乃授朝奉大夫故事宰相與叅知政事同進擬差除官制獨中書省取旨而尚書門下不預持權者病之數于上前言聞會之迂公請對具陳尚書門下所以不便之意上乃命公仍領官制有疑滯就質之執政怒摘前奏中語謂公有不當議者欲出之上惜其去復俾贖金旣入謝因許以大任遷朝散大夫上復曰吏部掌銓衡閭人才多卿宜具姓名以聞公卽以德行政事文學論議爲四等百餘人以進後頗收用而公絕口不言人亦莫知之也元豐六年拜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初御史中丞舒亶嘗以事劾公至是亶以用官燭飲食過常數吏議從賊坐執政惡亶是吏議公獨以謂亶誠有罪非賊也同列曰清臣黨亶耳公曰亶固不愛臣臣何爲黨之其論事持平類如此

神宗不豫久執政入問公行語門下侍郎章惇曰延安郡王何不來侍藥清臣將出白之惇曰未可恐壞大事退集都堂公又語惇曰相公在此門下侍郎何不早定議惇連問王珪曰如何珪徐曰上自有于然須坐箔議旣定公復曰若臨事有異者鼎鑊所不敢避也遽命取紙書延安郡王爲皇太子又取紙書皇太后權同聽軍國事俱入稟哲宗卽位遷大中大夫神宗祔廟遷通議大夫徙尚書左丞時元豐九年也初神宗以上聖之資而躬問學未明求衣欲繼三代絕蹟制度文理燦然一新而吏推行久元祐初大臣欲有所損益公自以終始遭遇報上之意發於誠心固爭簾前雖與時議忤然官制免役將法保甲冬教亦不復議而言者攻之益急遂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又知河南府歲飢奏給祠部牒振糴食者所活以萬計畿右倉粟不足支一月又奏乞轉江淮米助經費仍請自省曹擇官會一路歲費計其所不足仰給中都官朝廷從之爲歲給二十萬緡謂之陵寢錢至今



畿右賴之移知永興軍兼永興軍路安撫使治尚夷易不務奇聲近効而民亦不敢犯雍人爲之立生祠召還爲吏部尚書給事中姚勔駁之改知眞定府兼眞定府路安撫使眞定公舊遊人聞其來也老穉迎者夾道自樂郟屬邢相有王宗正者使臣也盜公庫物安撫使謝景溫發之宗正忿陰走其妻詣使者告前後帥饋送踰例逮獄至數百人道路洶洶公至立奏罷之除宗正名竄千里外其治如治雍而尤號無事復以戶部尚書召爲宣仁聖烈皇后山陵禮儀使未還拜正議大夫中書侍郎時元祐八年也姚勔復駁之上詔他官讀趣行下紹聖元年執政官及近臣繼出補外或得罪去而章惇自提舉杭州洞霄宮起爲宰相嫉元祐用事者稍加貶逐後復籍太師文彥博司空呂公著已下三十餘人欲盡竄嶺外公乃與一二同列爭上前以謂更先帝法度不爲無過然彥博公著等皆累朝舊老若從惇言必駭物聽非聖世所宜因出舍它館懇請避位上敕行李無出東府門命中

貴人蘇珪趣赴省供職惇持議如前上曰豈無中道如呂公著更無預渠事也於是始議救勝朝堂有餘置不問之語西夏兵入鄜延破金明寨去經略使呂惠卿遣將襲逐而張輿戰沒奏至惇怒曰失主將全軍斬蓋應斬者四千人公曰公將亦多端或先登爭利輕身與敵今全軍斬異時公將全軍降虜矣上於是令下呂惠卿隨宜裁處後得惠卿奏誅牙兵十六人而已初宰相呂大防等貶荆湖間踰年應菴敘公令中書檢舉議復沮不行後同列與公進當貶人姓名或指姚勔曰此南方博徒也意勔嘗再駁公除召以激之公徐前曰勔或所見不同豈可以臣故重之上以爲然勔罪得薄公在中書旣論數不合有飛語搆大獄意在中公懼復丐罷政章六上賴哲宗察其無他拜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又移知成都府不行嫉公者猶風指監司窺公而公謹審至無隙以伺迺摘中書舊事奪公大學士初宰相蔡確貶死至是母明令其孫渭上書訟確冤前此宰相劉摯等亦貶矣

因爲奇禍誣摯等以自解書畱中不出渭又請待漏訴之公心知其誣而念渭嘗以聞矣却之不可乃封其狀省中而嫉者竟以是擠之復知真定府兼真定府路安撫使今皇帝卽位以禮部尚書召單恩復大學士遷左正議大夫月餘拜門下侍郎時紹聖四年也哲宗耐廟遷右光祿大夫時太常議父子曰世兄弟曰及事下給事中舍人等議或異太常以謂今天子承哲宗統則哲宗自當爲一世公上疏是太常議適定上欲息朋黨論開天下以至公詔士大夫以無彼時此時之異乃改建中靖國元年而同時大臣與公叶謀以輔上意盡還諸遷者除瑕累起滯廢稍復其舊恩數秩品士氣爲平公一日在府第坐胡床假寐夢爲春詞詞甚美却有返遼東之語遽書以示子祥俶然曰非佳證也因移疾甚懇復拜資政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兼大名府路安撫使無幾何薨有大星晝隕阜昌門外蓋公所生弟側遼東之詞驗焉享年七十有一卽其年四月甲子葬于相州安陽縣蔡村之原

公性恬夷曠達將啓手足却左右掖者而坐以手整巾猶索紙筆作字付從姪禕而顧子祥曰速辦速辦問曰蚤莫或報申時矣卽閉日不復言而逝公三爲執政遍踐三省勳封爵至上柱國開國公食邑實封所共加至六千九百戶爲人寬大中和而容物事陳夫人及兩兄盡孝敬人所難堪者處之常易在窮約時所遵家訓至富貴不改也家人之老者云見其三十年間未嘗厲聲色居官奉法循理要在愛民至守節秉義則不可撓以私臨大事則常辯且勇其學務探聖人意以修身治心而記覽文章爲餘事尤蚤爲忠獻韓公歐陽文忠公所器異未壯連擢科第一篇之出後生爭傳去爲式既知制誥爲史官代言之體敘事之法高文典冊瓌雄雅與曄然一代之俊也其小心事主出入省闔白首無過故神宗終始眷遇造次訪問而公亦自以得君無不盡其平生奏議蓋多至數十百篇而世亦莫之知也本其總吏部選被旨薦士至百餘人頗見收用而皆若出於上所自拔人臣不

得專者知其於清慎不矜最隆也嗚呼其可謂善則稱君古之良臣者耶配韓氏魯郡夫人繼孫氏趙郡夫人皆舉以祔男七人長祥朝奉大夫太學博士次祉承議郎京西路轉運副使次祓承奉郎次禩承務郎三未名而亾女二人長適獲鹿縣尉姜休次幼皆前卒孫男四人長承道承事郎次承邁承奉郎次承邁承務郎次承造未仕孫女五人長適承事郎陳翼餘未嫁所著策論記序古律詩制誥冊文銘誌一百卷奏議三十卷平南事鑿二十卷藏于家補之出公門下故於序次公世家爵里行事義不得辭謹狀

壽安縣太君公孫氏行狀

尚書虞部郎中贈中散大夫南陽晁公諱仲參之夫人公孫氏其先梓州郫人後徙棣州商河諱渥梓州錄事叅軍曾祖也諱昉莫州莫縣主簿祖也諱簡祕書丞郡牧判官考也祕書君直諒有文疾惡如風嘗召見論事忤真宗旨出爲建德令前令死二女不能嫁爲嫁之夫皆仕登朝而祕書君以

郡牧判官沒京師一子亦死獨女三人其母長安縣君常氏有賢操日夜誨三人以女德起居惟謹故三女皆卒爲士妻季則夫人幼審詳有威儀燕處如齊不妄管笑人以爲天資近禮其婦晁氏文元公文莊公在朝而舅尚書公方顯用晁氏隆威諸婦固多賢世而夫人尤恭儉敬戒夙夜宮事不違衣服飲食無華好內外言不交于閫非晨昏定省祭祀享飪不下堂老者曰善事我幼者曰撫我恩媿婦曰是宜爲我儀也中散公清德涖官有聲名嘗攝舒州有之遠官者遇風船壞暴江上窮無依挈其妻孥投公夫人親解衣衣之不足則并取女婦衣與之大小皆有衣乃去蓋急人之難如此近祕書君之風也中散公捐館舍夫人奉其匱自江上歸無兼日儲而攻苦食淡喪葬用如禮不覺有之春秋高矣歲時饗宴溫克如始嫁婦盛暑未嘗締綵對子孫如賓好文史泛覽不倦晚知無生說滋恬淡不累事以元祐元年六月二日感疾卒於京師享年七十有七始封永康縣君子登朝又

封壽安縣太君四男子端仁朝散郎行太僕寺丞  
端義奉議郎監在京粳米上第九界端禮前奉寧  
軍節度推官知大名府莘縣事端智磁州司法叅  
軍監開封府襄邑縣酒務五女子長適前衢州開  
化縣令石端次適奉議郎河北路轉運判官杜純  
次適朝散郎直龍圖閣權發遣環慶路經略安撫  
使公事知慶州范純粹次適通直郎簽書崇信軍  
節度判官聽公事胡僧孺季適恩州清河縣令田  
忱而適田忱者早卒諸孫男女十七人曾孫男女  
三人蓋天人之福祿備矣諸子將以某年某月某  
日耐於濟州任城縣魚山中散公之墓且乞銘當  
世賢君子而補之於夫人實從孫自始讀書夫人  
愛之諸父曰汝當狀夫人之行補之涕泣謹具述  
世載鄉里令儀淑德可以範圍門告後人者如右  
謹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三卷

墓表

寂默居士晁君墓表

廣州推官楊府君墓表

鄧先生墓表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三

墓表

寂默居士晁君墓表

寂默居士晁氏諱端稟字大受居開封之昭德坊太子少保文元公會祖也給事中叅知政事文莊公祖也其世家爵里諡諱詳於國史文莊生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諱仲衍校理生居士居士世胄蟬聯非少長山林人且有盛名場屋間嘗爲叅佐州郡令大縣矣卒不用以沒寂默云者蓋嘗以此自名而未嘗以此語人補之曰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道之不明也言之不行也以夫小成榮華者隱之也寂默而道與言顯矣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居士曰吾琴故未嘗鼓吾何虧其族人之知居士與其交游而厚者則皆相勸號之以寂默以質居士嘗有志於時不遭而爲此也居士七歲奇警過常兒絕遠見而名聞而識二十歲而盡授六經百家說又雜取他類書小說叢勝人不勝覽者皆成誦於口用以自娛爲文詞捷敏如水

就下驟耳行遠干將立斷無宵啓者旁睨其同學兒方濡墨感類如拾潘如憶昨夢不可得而居士已四顧滿意寫紙腹背欲盡矣用此蚤有名譽熙寧中與補之同試開封嘗暫出謁客客壁間石刻合序千言蓋手詔賜史臣者居士曰能一再過誦乎則俱默讀居士曰誦矣某曰亦誦矣偕誦偕止而居士盡習補之遺二字焉無幾何居士舉詞賦爲開封第一主司駭其策豪贍異聞難字非他時舉子比展其卷堂上自屏及陞紙窮顧相詫曰盡識此可以爲三千士先登矣然是歲屈於禮部又三年始以經術第進士意不自得欲從制舉曰此吾漢大夫之世科也時王湖州石父亦制舉喜根持論氣豪老師宿儒少所屈然獨厚居士居士數從石父道往古石父通洽猶自爲不及居士博也石父因以直言舉勸之而居士故倦遊不復萌意亦會其科廢云爲人和裕明白不作畛域藏覆言辯濬發有所作意必先人外視之類欲速者而中平表實與事闊也又事母頴川夫人孝重去左右

兩從伯兄使淮浙居閑不調者十年愛西湖琅琊山水曰是可以忘老有詩數十百首至今傳杭滄間善爲長歌怪處似玉川子平處似香山居士至雜文數千言敘事極古今得失之辯則唐人獨以詩名如郊島者不能逮也文莊齊安夫人宰相王祁公之姑初王公之自舒來貢於禮部也猶少出入姑氏如家後貴爲宰相居士以布衣年少往游如平時不怵於其貴或飲醉其堂上劇譚大笑傾一座退而與里閭賤者游亦傾竭無吝情初不見其異人皆曰如居士蚤有名譽使能稍自矯拂透迤以蘄合必獲然居士不志於其獲而樂於不矯拂視不合如其躬之遂其知者則以爲氣完而守全其不知者方且以世禮睢盱一二諍詠之嗚呼此其所以窮也哉然居士自以少孤依潁川夫人辛苦學問欲嗣其家聲甚力既失夫人養已得疾鬱鬱又官不偶抱所長莫試滋與世闊不復自金玉類李將軍旣困負其才能數與虜角忘意於無益者常人不知愛惜恐一失不可得必其誠心好

士知才爲難者方復悼其窮也晚尤自放於酒一日過故人飲甚樂忽悲歌起舞泣數行下顧補之曰吾若是乎已矣人暫見之不知其爲開封晁大受也或竊語以爲狂居士笑曰琴張輩所謂狂狂者進取吾進取乎哉補之輒從旁讚曰魯漆室女獨處趨然不寐而悲嘯亦狂者邪鄰人疑其欲嫁鄰人則淺矣然數月而居士卒異哉補之嘗論聖人有中道若伯夷柳下惠俱非中者故從伯夷之清則和爲不恭從柳下惠之和則清爲隘然二子蓋百世師不有聖人知之則揚雄所謂餓夫誦臣非過言也然人豈可以皆至於夷惠如陳遵張竦長短不能相効雖未足與論中不中之際要曰外輕者差獨樂至所遭薄厚學者不道也居士嘗主簿博野又爲保德軍掾洛州推官知堯山縣事其爲令與邑子講習經藝有惠愛於人然居士終無意於爲吏魯肅論龐士元非百里才其治不治後人固不當求之未陽之間至其言克浯作樂非仁者之兵豈惟異於魯肅所期治中事雖孔明猶

耀而不亾也

廣州推官楊府君墓表

當自恨前所以待士元者未也故韓愈謂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遇居士卒以元祐五年四月丙午葬以其年五月戊寅地則鄭州新鄭縣之旌賢鄉也配王氏穎川夫人之姪穎川夫人爲晁氏婦矜式王氏恭儉似姑居士二子覺之貫之皆文學善士貫之已得科名爲新鄉令後十七年而貫之始以書來曰頃先君不幸葬日迫太僕林旦嘗銘之痛其遺也知先君之淡者孰與兄願爲文表旌賢阡上抑先君不至要官職四十六年而沒施爲者少然孔北海志不就士議處以豪傑陶淵明一縣令後仰其高竊達成敗信不足論論其人物如何耳補之曰孝哉是足以大吾族父爲不朽糸曰天之高明地之無疆中不知歲之幾何長人不七尺當物之一乃若傳說以其事業沒而上比於列星之光何必傳說有陵客星有白長庚彼微者也而動其芒豈皆如說富貴有功德于商乃如是其昌嗚呼居士世人以爲狂自謂我非狂旣隕于霜亦揚其芳此如陵與白也身雖沒其才氣俊偉猶

元祐二年正月辛酉廣州觀察推官楊府君卒喪未還也其後姪洵一日晡時昏然如醉歛見府君乘馬從徒而來洵遽迎拜旣坐神色儵然如平生問何之曰今爲忠孝節義判官矣所主人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從容竟夜人但見洵拜且自言也將行有二紫衣畱語曰府君好范山下石臺何不卽彼立祠洵忽悟謂家人曰適廣州叔父至如此衆悲駭因呼工爲像工良拙而像惟肖人蓋以爲神然府君宦不顯當塗無上其事者祠竟未立也衆復曰府君生有德於此沒能震於靈響其存不朽不以祠立與否惟歲時野祭尚足以慰吾人之思廼敘府君行事并記洵所見來言曰府君里冠冕不可使其較然著於耳目之蹟久不傳也子實爲文表諸其阡上補之曰諾府君諱緯字文叔濟州任城人也少愿敏事親孝儀狀端重長七尺忠信豈弟好學而愛人遇鄉人無少長必以敬

而鄉人亦無少長皆敬而親之未嘗有官府而民聽之如官府至就評曲直而府君固退然君子非預人事者也曾大父諱超五代末藏匿不仕大父諱善基初稍稍以經術教授鄉里生子諱昇者府君孝也諱早尚書比部郎中諱景尚書駕部郎中皆經明擢第有能聲故府君大父累贈尚書刑部侍郎而府君亦以皇祐五年經明中第嘗爲太原府司理叅軍活縣所上盜在死罪者三人其黨應死者猶感泣語家人曰楊叅軍遇我盡今且死尚當爲楊叅軍求佛追福我死不冤矣徙鳳州梁泉縣令教民以孝弟力田爲先守史千之不知其能嘗薦其錄事叅軍張革等數人革呼同列詣千之言梁泉循吏而公不薦革等以爲愧千之踧踖曰吾過矣吾過矣因并薦之遷沂州防禦判官歲大飢盜竄起守霍交屬府君督捕四縣盜吏爭以殺盜求賞多至數百人府君獨哀之開諭首減所全者衆狂人李逢聚亾命淘金境上有異謀郡疑不時發而逢敗誅府君亦坐廢二十年優游守道化

行其家河決曹村灌七郡鉅野大溢會秋穀大登場事未畢民有舟者爭救穀老幼多死府君盡棄其田中積不載而以其二舟躬救人於津口所活日數十百人後民相見者皆曰楊府君生我上纂極復爲廣州觀察推官歎曰欲老於此故恩不及孝妣今往幸滿歲得休官追榮丘墓不憾矣無幾何卒於官年六十有二夫人翟氏有淑行踰年亦卒子三人涓滌渙皆進士學問修立後方輿未艾也其沒後數年嘗有羣盜白晝行剽輒呼相戒無犯楊府君家過其門猶俛而趨蓋府君不特生爲善人怙而沒爲小人懼者如此然於時府君未葬也其詳猶具於銘焉補之嘗竊以謂行德於幽人不知而天知之天之所予不必貴富使正直好義所居以爲民命是謂不泯其動於怪異亦時以勸善而警惡抑府君生誠實不欺沒豈其欺尚曰吾父母邦庶或福之豈利其饗哉系曰

生無職於爾土民固聽之如其有官府沒無封於爾土民固神之如其山川主意有道者其德全疇



於人而伴於天莫之爵而常自然范之山兮石如  
砥木蕭蕭兮草靡靡侯愛我邦兮歸萬里中人  
兮春復秋日慘慘兮雲幽幽侯壯長兮所居游侯  
之來兮民喜風飄帷兮雨霑几鼓淵淵兮舞侯祀  
紛進拜兮侯鄰里侯不可見兮德可息侯行不來  
兮民心悲謂侯飲食兮無去斯福爾之土兮以慰  
民之思

鄧先生墓表

孔子曰舉逸民而天下歸心焉孔子之所謂逸民  
者必若夷齊若少連七人其行有當於聖之事者  
迺素隱無迹則孔子不與沮溺子路能非荷蓀矣  
此學者之所誦而識也自漢聘樊英如待神明至  
竟無它異故李固以謂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  
然厥後益衰士一切趨利遂往不返夫安得如古  
作者而言之惟夫行已有耻惡衣惡食而不耻而  
知違患之當遠也猶足以抹俗壞故范曄因固論  
而極之曰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  
其無用亦所以爲用有味乎斯言也而吾里鄧君

異於是管魯黔婁先生不干世生無以養死覆以  
布衾而其妻以謂有餘於富貴嗟夫鄧君其殆庶  
幾先生之遺風乎君諱御夫字從義濟州鉅野人  
幼辛苦讀書嘗試太學異等蚤爲司空平章事呂  
公所知而性薄榮利方壯則褫舉子服去布裘芒  
屨犯晨夜身自力作以供祭祀仁鄰里而退甘其  
菲如食五鼎非農圃入不以易所無亦難矣平居  
頽然順靜望其貌知有道者與鄉人言老者以慈  
愛幼者以孝梯屢里工駟以勤儉不欺故人慕交  
之或就評曲直皆滿意慷慨尚義急難必赴身結  
茅北郭水濱牛羊鳧雁之所收集蒲柳翕然下窺  
如墜谷有石几丹壘作老子注寒暑易節乃一再  
出吳人項傳見之心服書其石几云管闡河上公  
今見濠上翁姓名字時異道德經解同辭雖俚然  
實事也又作農曆一百二十卷言耕織芻牧與凡  
種莠養生備荒之事較齊民要術尤密州守王子  
韶爲上其書朝廷請頒之不報乃棄家入廬山學  
釋氏說將老焉會得疾其家彊之歸有詩三百篇

皆蕭散方外言也無幾何卒大觀元年正月十六日也享年七十有六有子二人長曰洵次曰洵能守其業以是年二月初九日葬於鉅野縣宋善村龜山之原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高處約次適右侍禁張寬次適鄉貢進士程延禧將亾一夕過所與遊呂奐論死生之際曰吾去矣呂莫知其故是夕呂復夢之言塵累未盡今當至蜀都爲一富家子呂怛寤馳候之殂矣死生聖人難言此非補之所能知然觀羊祜探環事世固有於此不昧者系曰

孟子論君子之行不同也而曰婦潔其身而已矣大哉潔乎惟君平生潔則有餘以是銘君亦忱不

誣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四卷

墓誌銘

資政殿學士李公墓誌銘

右朝議大夫致仕晁公墓誌銘

朝奉大夫提舉京東路保馬兼保甲事楊

公墓誌銘

朝請大夫致仕陳君墓誌銘

朝散大夫提舉河北糴便糧草高公墓誌

銘

太常少卿分司西京石君墓誌銘

文安郡君陳氏墓誌銘

安康郡君龐氏墓誌銘

錢唐縣君葉氏墓誌銘

駕部員外郎李君墓誌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四

墓誌銘

資政殿學士李公墓銘

惟天生才於世之平氣蒸爲祥卿雲景星降而在  
人中和炳明仁宗大德好生如天天爲衮衮生才  
與賢如泉不盡遺其後昆逮於英宗旁招洽聞公  
於是時海運鳴騫神宗稽古出百王上上以文求  
公以儒往國有誥令公口出之國有政事公手裁  
之公豈能然曰上所知至於哲宗亦再用公惟天  
子聖我祖孝同三朝是毗歷三省闡小心長慮白  
首一節不流於信不躓於疑皇建其極五福是施  
惟君舟之柔是胡越又何濟之惟公其楫開是大  
同至於式序天子萬年公有令譽

右朝議大夫致仕晁公墓誌銘

元祐元年三月甲戌右朝議大夫致仕上柱國南  
陽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晁公卒十  
紹聖三年正月丙申吉葬于濟州任城縣諫議鄉  
呂村之原諸孤聚而言曰我君樂善好義而畏人

知詩固有之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又曰君  
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圖我君之言行雖州閭懼  
莫之盡惟垣屋漏其不可欺諸孤尚識之迺相與  
諉公之壻承議郎知開封府祥符縣事王仲博敘  
次世家爵里行事而以告其族孫補之使銘曰凡  
親者亦不可欺也補之涕泣言曰以屬卑且不肖  
則何敢謂宜抑毋使公之事墜于地則誅且稱諱  
亦不得辭也公諱仲熙字子政其先澶州清豐人  
後徙開封祥符贈太師中書令諱某曾王父也贈  
太師中書令諱文元諱某王父也贈金紫光祿大  
夫諱某父也光祿娶趙氏南安郡夫人繼趙氏南  
陽郡夫人而公南安出也文元公以儒宗耆老令  
德事真宗爲翰林學士賞延其孫初授公將作監  
主簿遷太常寺太祝監單州酒卽以才稱故宰相  
王公珪爲三司判官亟薦之再監鄧州酒歷評事  
光祿大理丞撤酤區複牆鈎檢出入摘其積年奸  
蠹皆不得隱課乃大登應賞不自言且當爲縣矣  
而以南陽夫人隨季官河間復監瀛州倉便養歲

得圭田粟數百斛以分其同列之無者又監泗州稅准溢浸城且壞守以下皆築城捍淮公力居多以勞選通判憲州州近塞守武臣喜爭公獨與歡而於事未始屈凡金穀犴獄纖悉疑似皆陰爲辨而守不知也徙通判鄭州復州皆有聲歷太子右贊善大夫國子博士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監店宅務左藏庫遷虞部比部郎中知均州改朝散朝請大夫民有僞稱官者自云給事公府齋供武當山鉢僧所過邀饋犒初謁見公公卽知其欺語吏隨至館捕之得僞御寶文書以抵法遠近皆驚判南京國子監遷右朝議大夫管句鴻慶宮監東嶽南嶽廟皆寓濰陽凡十餘年杜門蕭散幅巾燕坐樵蘇不入而幾微未嘗見於色故人親戚過者爲公歎息而公意不在是怡然自得若顧南山言爽氣者聞之莊周稱北郭順子使人之意也消補之不能名順子何如人而對公未語胸中之膠擾者已定譬諸飲冰內熱立解順塗而往知古人之所以近於道者必有在也享年六十有八娶張氏崇

德縣君男端弼登進士弟朝請郎端介宜德郎端修太平令端粹虞城尉端厚假承務郎女長適王仲博狀公行者也次適通直郎通判安州鄭猛次適羅田尉高道華次適相州錄事參軍高公秉孫十人曰資之登進士弟相州司理參軍順之完之頌之葵之述之疑之韻之藝之熈之未仕曾孫一人曰公紹公少孤事南陽以孝聞篤愛其弟有人所難能者爲人忠信平夷寬裕不矜伐趨事靜以敏自奉養儉薄而遇人之急至解衣贖之恐不足其罷均州尚彊卽求散局不以家空竭爲慮尤不喜權其樂彼與此同而自謂得於此者多也管文元公嘗言吾自幼及老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物傾人售進其晚節著書垂訓多慎刑戒殺之意而公性中和敬人而愛物益近文元之風自南陽殲凡三十年其院無期喪康寧令終人以爲積善之報云銘曰

道不可知而恬愉者常近之不僞者幾得之其嗜欲淡者其天機淺鷗舞不下肺肝已見若此者其

生世役沒世有餘患嗚呼公乎厚性近仁誠應乎真生無累於明其安者身沒無責於幽其安者神粵天所以爵人者不惟其貴惟其德視後之人

朝奉大夫提舉京東路保馬兼保甲事楊公

墓誌銘

公楊氏諱景芬字祖德河南府洛陽人也其系蓋出漢太尉震而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慶者生子偕少知名其學長於論議剛直廉潔而愛人事昭陵爲翰林侍讀學士其弟任幼而樂誼不及仕以卒生子恂爲奉寧節度推官贈通議大夫退儉不矜伐兩世宜大矣皆以不期人知人亦莫知之以鍾其慶于後而生公公端靜而開警內剛而外和敏於從政善與人交薰然忠厚君子也少治春秋未嘗與人言遇事發其論議壺壺不可窮以待讀任爲試校書郎調定陶主簿曹州司理真符今改大理丞七遷至朝奉大夫勳上輕車都尉服三品嘗知永城縣事知化州事通判毫定二州擢石塘催綱都水句當公事提舉淮南折納河北東路常

平京東保馬保甲皆有能聲化州竝海亡城郭歲賦竹葦爲藩颶風至飄卷爲虛居者不安民疲于賦且土疏不可城君奏乞庫錢百萬陶甕城之歲以無患海旁諸州皆圖去爲式宜徽馮公京守毫事無大小皆諉公公爲一二裁處而陰推其意於守若不自已出者馮公心善之定守多重臣尚威通判視簿書無可否公曰州事吾職也豈出位者有害于理戾于法者爭之帥憲肅韓公絳亦淡知公其領淮南折納諸路皆有使及還爭求對冀得遷公曰事隸有司且復命矣尚求對何爲獨不求對河北前常平官庸人驚功文檄山委州縣不能應則被譴去公至省十七八諭州縣以法如此戶部反詆其不如法請罷公然朝廷益知之會得疾卒元祐二年正月十一日也享年六十一以元祐七年某月某日葬于河南府洛陽縣平洛鄉張封村從通議公之兆夫人張氏某縣君子規雲安軍司理夫郊社齋郎二女長適進士孟安幼未行公事後母以孝聞廩入不私楊氏之吉凶禮事皆資

焉尤爲太師文公司空呂公所知補之聞之孔子曰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天下之求於聖人之言者過而期於士者薄曰仁必伯夷必顏淵故後世之爲仁者微孔子不云乎苟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夫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而孔子與其無不足則自斯而往曰是可與爲士矣可與任重而道遠矣何不可哉楊公始於事親而親安之以施其族人而稱慈行已則人愛其政之在民者民不志也其庶乎所謂求仁莫近者非邪補之先君與公善初補之教授北京國子監貧無以葬先君公問所乏賙其半乃克葬而公未始以爲德也今公葬矣補之不能身相事尚忍銘公然以謂其故舊銘之耶則非公之故舊有信之者矣銘曰

德藏于中故人不知人不知者天知之天實知之

其後昌有時

朝請大夫致仕陳君墓誌銘

君陳氏諱知和字德時按其譜博州人也六世祖

翔唐末從事成都府王建有異志翔屢沮之廢居閬州之西水孟昶以蜀歸曾祖諱省華始來自蜀爲祥符人仕本朝爲左諫議大夫有能聲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秦國公秦公生三子皆以儒學擢高第位將相有勳勞於國樞密使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英國公諡文忠諱堯叟君祖也英公生尚書都官郎中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師古光祿生君光祿前夫人賈氏永年縣君後夫人潘氏安福縣君而君寧國縣太君賀氏出也光祿當任子以與其族人而君從祖太尉康肅公方觀察宿州任君右班殿直及長知書歎曰吾家世如是吾父教我以學何如而吾可用此進耶乃上書願易所得官從左選仁宗嘉其意且以其文忠後從之初調河陽節度推官事四守梁適李淑張觀蘇紳皆當時顯人其趣操不必同而君介然若一四人者皆賢之再調寧國軍節度推官竄卒誘耕民剽里中卒殺人民從旁止之傷而免守欲并論民死君爭之力守怒而

入君立廡下不去守悟爲讞諸朝民果不死遭安  
福憂免喪擢衛尉丞知硤石縣事縣當陝衝卒苦  
於役作僞印帖隱民間前令比獲以要賞君一日  
執六人且嘗度關法應死旣不忍以要賞見其厄  
然誠苦於役者爲移文所從來無他過取僞印帖  
焚之還其役戍兵道縣中羣博犯法邏者執于庭  
數百人譟縣門且奪之吏趣閉門君徐出坐堂上  
命開門衆莫敢入因陽叱邏者解縱之旣行密疏  
其名河南府皆正其罪改簽書彰德軍節度判官  
事未行遭寧國憂免喪遷大理丞知緱氏縣事英  
宗卽位遷右贊善大夫昭陵採石聚兵緱氏城中  
萬人倉無儲粟而輸者未至君度不可殃報乃下  
令借富人停粟約與之息匿者沒官令出而辨比  
輸者至則兵仰食縣者十五日矣事已旁縣吏皆  
遷而君不自言賞亦不及遷殿中丞又遷國子博  
士通判果州事神宗卽位遷尚書虞部員外郎賜  
五品服還朝用薦監左藏庫不就通判趙州事遷  
比部員外郎會孝寬察訪河北奏君偕行朝廷方

議省郡縣寬力役吏希旨爭言可省而乾寧保定  
順安三軍在議中俾君往視還言沿邊城犬牙相  
制以利守禦而便轉輸此祖宗深意不可改朝廷  
然之爲不廢三軍中人程昉建言徙漳河洺州使  
者以君權知洺州董其事漳河役大昉欺朝廷以  
易集務減人徒人徒以故怨之百餘人燒民廬爲  
舉君盡捕得誅其始謀者八人事且畢會新守至  
君還趙州昉以君爲暴其短乃歸功新守而君亦  
不辯也丞相王公安石雅知君可用使人諭君歛  
故難治而朝廷方行法欲以倚君君不得辭擢知  
歙州事遷駕部員外郎自以不能當執政意至則  
求開局差管句嵩山崇福宮民上書願畱者以千  
數房州地僻守屢以賊敗又擢知房州事郡阻山  
城西有谿所從來高望之洶洶在城上舊有堤埧  
不治餘三十年君議增築不欲調民乃以術招覓  
卒廩之益以州兵凡用工萬高其舊丈二尺而廣  
如之人初以爲煩會明年谿大漲得堤而定人乃  
服君奏課京西第一遷虞部郎中擢知泗州事郡

當水衝屬霖潦君度淮返洙泗滿必大下因預爲  
守城備水至浸城且壞吏倉猝不知所爲而君規  
畫素定語吏如此如此城旣無虞而民賴以活萬  
計璽詔獎諭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事改朝奉大  
夫番禺南粵都會守俸月七萬守方對詔獄君攝  
州事竟八月當得錢六十萬君不取曰我豈緣人  
不幸而自裕耶宴賓客爲徹樂其忠厚如此遷朝  
散大夫盜起梅州去治所更四郡君以爲道驛而  
往恐後乃自南雄州絕山倍道崎嶇茆竹間蒙霧  
得疾幾殆後良愈因求上印紱時方六十一上卽  
位遷朝請大夫賜三品服勳上柱國爲人清慎退  
約不干權貴善與人交自以無怨惡於人明白立  
斷所至民愛之善楷隸喜爲詩旣謝事作燕譽堂  
於第之西北隅蓋以訓辭名之日從賓客飲酒談  
笑其間以疾卒壽六十四元祐二年五月丁巳也  
夫人鄭氏安居縣君男曰适寧鄉縣尉逾鄭州司  
戶適臨河主簿女長適朝散郎潘行次適通直郎  
王鎮次適道州錄事楚冲次適宣德郎周昕幼在

室孫男女七人諸孤以君卒之明年七月壬申葬  
于河南府密縣義臺鄉之武泰岡來求銘銘曰  
仕可以藉其世而公不賴之進可以遇合而公不  
競之時未可以去也而公去之事取其先得取其  
後名處其薄功處其厚造物者報其天不報其人  
其人不在其後子孫

朝散大夫提舉河北糴便糧草高公墓誌銘

君高氏諱旦字子明其先真定府元氏人有諱化  
者事昭陵爲武安軍節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  
令諡恭壯始自元氏徙家祥符贈其父珪左領軍  
衛上將軍恭壯生莊宅副使惟慶莊宅生君以君  
贈左武衛上將軍而君亦幼用恭壯蔭爲左侍禁  
世將家喜兵而君不樂以武名自力讀書爲文辭  
遂以皇祐五年及進士第擢太常寺奉禮郎未幾  
以親憂去免喪知新鄭縣事竝郭有儲水歲比溺  
人人以爲神祠之君塞焉人以不惑而其患除發  
書奉寧軍判官事盜殘人以母篤疾應減死守宋  
公祁議不貸君曰法如是不可重宋公悟乃止繇



此知君累遷光祿寺丞著作佐郎知臨城縣事臨城人不知學爲興庠序教以學來者常百數縣大治至比歲無死罪四年飢勸鄉豪貸貧人粟約秋償之人相率赴令累遷祕書丞太常博士簽書荆南判官事又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熙寧中舊臣有薦其才者會復將作監執政議擇丞上曰高且可旣不出執政意而君論事不能阿同列旋以讒去通判保定軍事雄州戍兵過保定邀中使求請銀錢至閉門不得行君往執其爲首者喻使去事聞安撫使檄治之君爲言衆不可驚卒論爲首者而止通判保州事遷都官員外郎元豐中以階易官改朝散郎擢提舉河北常平事初君在荆南嘗論役法非是不報至是復誤成德軍役法上之又不報然朝廷卒改役法累遷朝散大夫還朝擢提舉河北糴便糧草未行以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感疾卒壽五十七爲人孝弟恭寬敏於技能殆其天性得之工爲室成指其翼曰是却三寸引繩度之不差人服其精尤長於吏事數上書治平間言契

丹所以固吾盟者利幽薊耳願姑無求邊功以埃之又言河北屯田議者欲一切募民耕出租不如做古以卒耕歲入厚且及其暇時教以戰其計皆深遠爲今太師文公丞相司馬公所知未及用而君以矣娶馮氏仙源縣君繼楊氏仙居縣君繼文氏福昌縣君今夫人壽安縣君王氏治內有儀法五男子省華卒道華茂華冲華禮華皆未仕三女子長婦蔡州錄事叅軍張紱餘在室諸孤以君卒之年九月癸酉葬君開封府開封縣大邊村之原補之先君於君爲同年進士而王夫人晁出也以是求銘銘曰

高奮北方維恭壯虎臣乃及大夫以其文發身而世其昌粵有功在人自管恭壯卜浚都之南曰孝降無有近悔尚爾世不忘視縱柏之美

太常少卿分司西京石君墓誌銘

君石氏諱輅字君乘濮州范縣人也曾祖諱溫祖諱文舉皆不仕考諱崧益州司理叅軍贈工部侍郎工部以明經入官而好文自君幼學則諄諄語

之曰汝當以文顯卽大感發晝夜誦讀貧無燭至  
椽屋就月視書無幾何則以詞藝中進士乙科調  
青州推官改知萊陽縣事縣負海民習爲奸利君  
治明恕賊民多改或遁去康定中夏英公經略西  
邊奏掌永興書記管句機宜文字方元昊叛君時  
獻策畫多見聽用再從辟涇州渭州用特敕薦改  
著作佐郎賊圍鎮戎急後騎日益諸將以謂利疾  
戰且深入牽其勢君起席末言曰賊鋒銳未可大  
將葛懷敏怒曰兵因敵而制勝石君安能逆知往  
先馳之軍盡沒或走入塞者猶道懷敏臨死而悔  
曰坐以書生待石君至此君旣從軍母老與諸子  
安土不肯行欲解官歸帥惜其才使部尉氏還戍  
因督送軍衣京東間從范縣過問母或欲以事疵  
帥者擯其違法坐責監長葛酒稅稍徙知崑山縣  
事簽書陳州判官通判綿州邛州事會嘉祐間朝  
廷以諸路計不入詔三司薦可任吏君在書中擢  
廣濟河輦運廣濟輸尤不計數十年或置或罷君  
究知其弊奏更法數事軍大將有罪不敢決三司

得專治自君始明年東州之粟至京師者百萬石  
擢知真州又改虔州韓魏公聞其名召至中書與  
議鹽事以便宜措置虔十邑綿地千里民狡善訟  
文案如山守董董不能省君治不煩而威甚行三  
獄爲空以疾求北歸知光化軍復領輦運移梓州  
路運判改提點兩浙路刑獄事疾病分司西京熙  
寧二年七月十八日卒年六十二自佐著作九遷  
爲太常少卿階朝奉郎勳輕車都尉爵河東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娶孟氏長壽縣君四男子伯宗  
古內黃尉仲宗彝通直郎季宗彭皆前卒而叔宗  
壽揚州錄事參軍廉平而文能裕其蠱者也君少  
孤事兄悌遇族人恩嘗請于朝願納兩官授兄一  
致仕官不行乃以任子恩任兄之孫宗壽卜以元  
祐八年十月十七日葬君河南府澠池縣大塲鄉  
鳳皇山之原屬補之銘銘曰  
親教以學雖淺以聞推此而往可與事親君任以  
事雖輕以成推此而往可與事君小試必立豈大  
不能壽貴不稱短窮亦福寧此有餘而彼不足惟

此有餘小人無知惟彼不足聖賢有之

文安郡君陳氏墓誌銘

太中大夫權判北京雷司御史臺韓公璿之夫人  
陳氏泉州晉江縣人三司戶部副使尚書兵部員  
外郎贈兵部尚書諱詒之女夫人幼警惠嘗聞白  
居易詩一過能誦其兄汝爽異之韓公未冠舉進  
士有聲尚書曰吾女宜婦斯人乃妻韓公丞相申  
國呂公當朝夫人母家隆盛歲時集會內外命婦  
十數環坐綺紈睥然夫人以儒者妻在末座衣無  
續繡語言容止不矜慕一座皆聳身苦風痺侍疾  
憂見於色居舅喪盡禮焉韓公以材遇主仕寔顯  
再封夫人穎川仁壽二縣君閨門雍穆福祿美矣  
而不幸感疾卒熙寧元年二月十八日也享年五  
十有六初夫人未笄嘗事僧伽像嘗病劇像見夢  
曰無苦既而遂瘳晚尤燕靜將沒無戚容曰生必  
有終也韓公後貴爲右諫議大夫追封夫人穎川  
郡君又追封文安郡君以元豐六年八月甲申葬  
于衛州汲縣招賢鄉之原七男子祇祖奉議郎祇

師宣德郎祇嚴瀛洲推官祇德奉議郎祇勤鎮東  
軍推官祇言祇諫承務郎皆有才技諸孫男女三  
十七人盛矣補之少貧賤韓公辱知之又與夫人  
諸子游屬補之銘銘曰

猗嗟夫人女德少成十歲鏘鏘見異其兄匪惟其  
兄父曰實難卜所宜嬪乃從于韓于韓斯令舅曰  
孝我夫曰匪于予妻助我燕及其子以惠宗人曰  
夫人慈于我有恩凡民有生莫愛惟死死能不要  
男子之美我爲此詩質于幽宮惡乎大之有昭管  
形

安康郡君龐氏墓誌銘

國子博士彭城陳侯之夫人安康郡君龐氏紹聖  
二年三月壬戌卒年七十有七將以其秋七月丁  
酉祔于彭城白鶴之呂柵博士之兆其子江州彭  
澤令師道以書來曰師道不幸先君之喪也高郵  
秦觀嘗銘矣不克葬今舉夫人以祔惟子實銘吾  
母補之曰唯龐氏單州成武人故丞相贈司空兼  
侍中賴國莊斂公籍忠厚有謀功在王室夫人孝

也祗邊氏秀國夫人初頴公從其考魏公格宦于彭城魏公始見夫人之舅三司鹽鐵副使贈工部侍郎洎而賢之語頴公必與厚故夫人歸于博士陳氏故儒者有家法夫人宜之始封南安縣君徙封郡皆頴公恩也三子二女皆令孝師黯光山令師仲河中府司錄師道其季也淑嫁張舜民媛嫁章琪皆先卒舜民今以直祕閣爲陝西轉運使而師道好古自修而有文恥以其技干時將老焉鄉人推之士嘗與遊者扳而出之其在位有力者以其行聞于天子而官之乃以亳州司戶叅軍教授其州又教授潁州既迎夫人還自頴已疾病夜次東阿步星墮其旁賈人舟上如丹如橐出芒下尾無幾何而夫人沒且瞑西向臥輒彌匝不絕口亦異矣爲人慈儉所知甚遠蔡女子于不嫁稱師聚徒傳一世以爲僊自大人顯族爭奔向之夫人獨不然曰道貴清淨反此禍也後于卒敗博士推賞以業羣弟夫人安之不以累其夫既從其子仕州縣御菲而甘不以累其子人皆曰生貧賤若是固

易以大家子爲此而泰可哉銘曰  
嘗儉而爲奢一飽已多由豐而得約則難以樂居  
難而裕惟麗公有女惟陳侯有婦士不其爾或養  
以移志我銘夫人以媿世之士

錢唐縣君葉氏墓誌銘

元祐元年夏六月戊子補之從父朝散郎太僕寺丞以母夫人壽安縣太君公孫氏喪去職將以其遠日歸柩魚山耐舒州府君之兆問吉于史史曰天德在日辰加大明七月乙酉葬不觸禁無有後難先是太僕之夫人葉氏以元豐三年七月壬戌卒太僕泣語補之曰咎我不天先君棄諸孤諸孤尚幼所與朝夕事吾母吾母安之不知有貧賤憂者實葉夫人子助將并舉其舉於魚山諸父咸曰宜爾銘補之尚安得辭葉氏江南大姓自縉雲徙錢唐有諱曖者舉進士得桂州司法叅軍以卒贈光祿卿二子昌言昌齡同年進士皆以朝奉大夫老于家夫人父兄也光祿歿時夫人未笄事母萬年縣太君宋氏能致其孝而於二兄順資慧淑纂

組音樂凡女子之事無不工年二十二來嬪太僕  
太僕少有高材篤學不違暇家事夫人躬儉非以  
養少有則以奉宗黨賓客故太僕得一意于業遂  
中甲科成令名壽安蚤多疾夫人侍側不以勞苦  
懈至已有疾不欲以憂壽安起居笑語如平時竟  
以歿得年四十有七追封錢唐縣君四子損之臨  
之晉之渙之一女未嫁聞之早不誅尊然婦人無  
外事非其家人孰信故粗誤所知以成太僕之志  
而慰其子之思太僕兄弟伯仲叔季以仁義禮智  
四端名皆冠以端太僕伯也因使後有攷云銘曰  
蕙蔭可充幃誰使有此丰也椅梓則爲器物各求  
所同也錡釜以湘之又甚宜其宗也副筭其委佗  
獨不見此容也魚山兮岑岑屬纆兮及淡松爲城  
兮石馬吾宮旁兮棄者下作好歌兮以謂來者爲  
可寤兮如此大野

駕部員外郎李君墓誌銘

君李氏諱太字用之冀州信都人沈厚尚氣節既  
冠以通禮中第調鄆州司法叅軍開封縣尉王畿

賦省民憤不力稽急則椎埋爲姦利君行野必喻  
民本業知盜所舍止發輒得遂以知名徙洋州錄  
事叅軍服喪不赴再調澤州推官太師路公爲轉  
運使亟稱其能州獲盜十餘人獄具且論死矣君  
摘案謂守曰此爲首應死此應減守執之力君以  
狀議其不可會路公至視之驚曰微推官民死無  
訴矣吾知人不繆也守亦竟從君議時元昊擾邊  
轉輸深入多覆通判懦不肯行君請代之緩御甚  
恩人急而不離亦不遇寇守與使者爭薦之改大  
理寺丞知冤胸縣事就差知藤州遷太子中書藤  
夷僚吏北人不相通訟或十年不決君因其俗爲  
條理民大悅不欲其去遷國子博士知雷澤縣事  
雷澤歲苦水田不入君教民作堤乃屢登民于今  
賴之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兗州又簽書永康  
軍判官遷比部知軍悍不卹事戍兵以糧惡譟營  
中欲爲亂君聞遽馳入諭其長曰倉儲惡非知軍  
一人罪也速往自陳尚可免不者當殺我而後起  
事衆皆伏泣曰某誤我某誤我因得其倡者氏名

報送知軍斬之遷駕部潞公當國記其澤州時事  
差催發諸道錢帛又差監在京趨院且用之會疾  
卒嘉祐六年六月二十有六日也爲人質厚不苟  
合旣仕盡推其田園資用以與兄弟族人稱其  
長者焉娶劉氏封某縣君二子希罕罕舉進士中  
第左宣德郎知某縣事四孫宜進士中第恩州司  
戶叅軍丕亘至皆學問自立罕以君嘗官于克而  
樂之克人又思君不忘旣卜居矣乃奉君之匱以  
紹聖元年某月日葬于仙源縣大庭鄉壇山之陰  
而以左朝奉郎太祝蔡君申之狀來乞銘罕宜補  
之場屋舊銘曰

仕豈不遇名旣以聞世豈不昌視子若孫生樂其  
土死藏其原使過者泫然而語曰此故吾愛人之  
李君嗚呼雖亾不其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四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五卷

墓誌銘

晁夫人墓誌銘

穆氏墓誌銘

進士李公裕墓誌銘

通直郎權通判環州錢君墓誌銘

朝奉大夫常君墓誌銘

通直郎充德清軍使兼知澶州清豐縣事

魏君墓誌銘

四會縣尉劉君墓誌銘

奉議郎高君墓誌銘

右朝議大夫梁公墓誌銘

知涉縣閻君墓誌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五

墓誌銘

晁夫人墓誌銘

前達州司理叅軍葉君助將葬其夫人晁氏于蘇州吳縣之靈巖鄉寶華山北元祐八年某月甲子吉以書屬夫人之弟補之爲銘補之泣曰姊爲女與婦以德稱以我銘姊懼不信以人銘姊懼不知雖然爲可信者而已乃序之曰夫人世家開封後徙鉅野尚書刑部郎中贈特進吏部尚書諱某之曾孫尚書庫部員外郎諱某之孫而先君之弟二女也先君諱某祕書省著作佐郎鼂系出于周景王之子朝朝之字或爲鼂朝死葬南陽西鄆縣故西鄆之鼂氏皆自謂于朝後事見裴駟史記而漢御史大夫錯以忠見殺其後因不顯蓋千有一百餘年至宋而後文元公文莊公父子復以文學政事位朝廷鼂氏始大宗黨至數百人而夫人端豐婉慝自少不妄語言作止有常度而中洞徹事至能辨先君曰是女姿靜甚名之曰靜姪若妹則皆

以靜字之族人喜咸曰嫁靜必衆爲議對也而司理君吳名家子舉進士知名乃婦之時年十有九矣葉大族有家法而夫人沈詳莊儉宜其家雞鳴而起治其婦事無違處其長少親疏間恩稱而禮得竭其力以助孤嫠而分不足退而享其薄以爲安司理君豪邁不苟合數舉有司見抑有不遇歎夫人輒酌酒飲之陳義甚高則矍然起曰能如是乎吾可不愧故窮居十年終不以不合於有司變其業以求合夫人助之也元豐四年從其舅大夫君提舉兩浙常平倉事八月二十六日暴得疾以卒年三十男曰蘊舉進士好文自立曰繁卒女長適左奉議郎通判達州事李駒次卒次幼銘曰葉宗有社姊不逢其社姊賢若是我言不可悔以昌其子

穆氏墓誌銘

故丹陽進士吳君諱磐之夫人穆氏其先洛陽人後徙廣陵曾祖諱彥璋以閭門祗候採訪兩浙有能聲祖諱琪爲鄆州觀察推官父諱之武舉進士

皆有學行而夫人少莊靚惠和年二十有一歸于吳君二十有八而吳君沒服喪以禮綱紀其家事甚飾顧其子敏修始六歲矣藐然弔影或勉以再行夫人輒泣曰自吾父沒吾母惟我一女子尚能老今置是兒何地且吾用爲吾母女自爾屏不與嫺黨接日夜誦佛書躬箴縷以杜外事而吳氏尚饒於資敏修之諸父求異籍夫人愀然不能止既教敏修惟諸父所與乃取鄉人異之間覽書傳至陰陽數術無不揔蓋訓敏修于學敏修遂以好文修潔稱四方之游士豪傑至者必見焉夫人常躬視食飲舍館以厚其子使與客處切磋成名於是鄉人亦以夫人爲賢其母丁氏寡且老猶寓廣陵夫人懷思不忘因歎曰生女不生男管人以爲恨顧我與子處足自爲矣迺迎丁氏舍吳氏旨甘定省無違迨十有一年恭謹如一而丁氏以壽終又禮葬廣陵而夫人號慕成疾歲餘亦不起紹聖二年四月甲子也享年若干敏修以其十二月甲子葬于丹徒縣崇德鄉官唐之原從其夫之兆屬補

之銘敏修字彥達舊相與游後補之佐淮南會翰林沈公存中來與彥達俱蓋熟其爲人彥達學問不苟徇世好爲文詞甚工與人交終始不失義知夫人之後方興也孫六人男曰某曰某女曰某曰某皆茂慧銘曰

穆之發無子有女如有子養葬祭以禮穆氏播其美其嬪于吳氏吳氏復無祀發亦不失義以訓子于理吳氏且復起嗚呼賢矣

進士李公裕墓誌銘

進士李君公裕字好問濟州金鄉人尚書工部郎中直史館定之孫而奉議郎通判潞州事衆之子也幼自立事親孝學問文詞蚤成其意以爲富貴功名可以力挽取非命也再舉禮部不中退而發憤益治其業寤日夜不懈家事無鄙辱必身任之曰不以累吾親其自勤苦如此其諄諄以教諸弟不以人言間亦如此已而得疾歐血幾危者數矣其妻晁氏先君之弟六女也少淑慎敏於女工吾母尤鍾念嫁七年年三十生二子而天無幾何其



幼子又夭而好問已疾病年三十二亦夭於時吾妹未祥也其親哭之爲三日不食其存兒伶俜慕不絕聲鄰里過者爲之墮淚傷心吾母聞之哀甚語補之曰汝妹不幸其夫又不及祿以天吾憐其用力無所就其心可悲也汝爲作銘豈惟而甥是慰尚以紓吾悲補之曰諾旣而奉議君書來如吾母言乃敘好問之志爲之詞極其悲使納諸壙中好問卒以元祐四年七月四日葬以某年某月日地則其縣之某鄉從其祖史館君之兆也銘曰此邦之祖兮雲氣族而憑天此邦之澣兮滄爲野之瀾謂此邦之人兮胡不變化而嬾幼里兒兮長邑士生于此兮死于此羽成而飛兮忽墮地其不舉無婦以哭夫兮况欲邨而子四方莫可告語兮非而親戚孰憐爾騏驥也而不以絁絺繡也裝而幽之室視其藏不爲碧兮爲楸柏之實霜萃兮木萎春風至今豈無時謂人往兮無返期我不敢勸兮畏而子聞之

通直郎權通判環州事錢君墓誌銘

錢氏臨安人自武肅王鏐有吳越至歸本朝其子孫仕宦常數十百人有諱禹卿字仲謨者天下兵馬大元帥尚書令兼中書令秦國忠懿王諱俶之曾孫保靜軍節度觀察畱後贈太尉宣惠公諱惟濟之孫而中大夫諱睽之子也以父任爲太廟齋郎調雲安尉徙令繁昌以行法不擾改大理丞擢通判霸州遷通直郎年五十元豐五年三月丁酉卒夫人仁和縣君楊氏悲哀無幾何亦卒二子諱詡女嫁進士石仲堅元祐二年十二月庚寅葬應天府楚丘縣固胡村之原以楊夫人耐其弟山南東道節度推官唐卿來曰吾母君之從祖姑而吾兄君所知也願以數言藏其墓補之曰諾君舉進士博達彊力所居官可道在霸州有告推場火者衆相傳虜至守陴警備君曰何至是遣捕之果小偷也在環州屬靈武用兵守辟君提舉糧草虜縱抄輸者不繼而君崎嶇獨全霸環西北要害郡朝廷方以此觀君而用之而君死矣補之旣悲君不遇而誌之且申其事以爲銘曰

杭錢姓武肅顯遭亂離匪負販鑑山石衮龍儼奮  
入都五王遠世阻江不絕獻宋龍興致其版愛生  
人流斯善將及相卿士衍自忠懿胙秦墟子保靜  
有旒旗粵其孫中大夫世不乏發仲謨令繁昌發  
跡初佐兩邦政有譽火邊市人驚郭饋靈武行者  
瘖克拊捕莫告劬秩通直五十俎夫人楊頌戚吁  
子諒詡儒冠裙女一人石氏夫歲丁卯月極涂十  
二日歸其居何以識原固胡

朝奉大夫常君墓誌銘

元祐元年冬補之守齊太學生商河常環以書來  
曰環宜見未有間也今環舉首則見歷山行則一  
日至齊矣其引物連類慨然想見前古之英而悼  
今世之不及者補之異焉復書曰足下學問非黃  
而澤以欺暗獲售者比也幸教之甚厚會明年春  
補之去環不果來又七年補之還朝環復自商河  
以書來曰先大夫沒無以銘敢累子補之曰禮知  
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今我非大夫舊不可謂知然吾有與人游三十而

莫我知吾亦莫之知也而大夫官有聞其子信我  
於未見我亦未見而信之不可謂不知也銘其可  
辭常姬姓河內人君諱諤臣字彥輔其系蓋出於  
唐相國袞五代之亂猶仕不絕有檢投職方員外  
郎德方者始東徙棣州今爲商河人曾祖諱峻安  
丘縣主簿贈太子中允祖諱仲容不仕孝諱億乾  
寧縣令贈左朝議大夫而妣桃源縣太君劉氏也  
君幼警悟不羣十二歲失怙恃已能自發憤晝服  
事兄所不懈夜則取室中書讀之至音句無所從  
質稍長始能自是正遂通書禮左氏春秋及出入  
他書傳甚博嘉祐中朝廷厭詩賦之弊詔置明經  
科視進士君一上中高等投試技書郎朝城縣尉  
凡府遣其技督尉事尉皆禮荅至君不然乃故慢  
君君杖遣之守奇其能不罪也民劉旻訴盜殺兄  
令以狀屬君君疑焉問旻安在曰去矣亟追還之  
頓感曰爾賊而兄何盜也旻驚立伏曰不親殺實  
使牧者白現殺之君曰其然卽自往捕而白現已  
叩頭馬前矣曰何敢逃鞠治伏辜或告井中有死

婦人出屍驗之民聚觀籍籍莫知誰何一人持簡立衆後君熟視之色動遽語吏收持簡者其人惶懼自露膏爲其家兒剃髮因誘婦人取貲而殺之衆皆大驚再請汝陰縣主簿用舉者充國子書庫官又權主簿自朝廷新學校有司喜事果於行法有不可君輒持之後起大獄其不及者皆君之持而不果者也改光祿丞知衛縣事民至終年不見吏過門至當輸租若錢揭而書之縣門皆如期至吏旣無所取民自謂今但輸常歲半也有爭田者君閱其訴不問忽回語一吏曰若得何等饋乃教爲此吏叩頭不能匿人亦莫測其故衛古邑城門塹深夏潦潮人君董夫河上婦以其羨工塞塹爲大道再宿而成民大便之歲旱里婦產魃諺云龍母官迎致舍謹祠之當雨吏白宜如故事君不聽取婦繫庭下責以妖狀曰魃能神三日不雨杖而母會卽日雨歲亦大稔監棚口鎮時天下初行市易吏或禁民私賣買君獨謹大貨薪蘇魚鳥聽民賈息入亦羨又歲課茶息數萬緡前此文書多

算不得休君從容至午則閉局去放意山水以爲常而課亦登棚口瀕江歲暴漲壞民廬君募工爲石岸三里居民以安通判成都府成都去京師遠守貴官體大吏相習不知有監司至叅佐取充位事無復可否君奉法不撓草其因循威甚行通判登州前守尚氣喜事君數裁抑之事以適平後守一切委事於君君謝不能而陰贊之政亦不弛知均州事均僻佐守喜以無事自處弊日積君首按流吏一人有大吏喬老舞文罪莫得良君明摧斂不敢踵故然竟不自安一日丐去爲浮屠州大稱治徙德州又知博州博有河患荐飢君勞來甚思困園數空方議決積水繕城壁爲長利無幾何卒元符三年秋八月癸亥也年六十有五自光祿丞易宣義郎七遷爲朝奉大夫勳騎都尉服五品娶李氏封金堂縣君男珣珩前卒環仲琥季也環再應得任子恩以與琥及弟之子希閔今皆郊社齋郎女婦左侍禁俞渙環等卜以建中靖國元年秋九月庚申葬君于商河縣龍興鄉之原以金

堂耐君爲人剛潔樂善嫉惡出於天性然其歸忠厚嘗讀尚書張乖崖公談錄抵卷曰是皆吾所力能者吾不用耳遇人貴賤殊絕無低昂親疎意然未嘗一言求於人元祐中丞相劉公摯左丞梁公燾皆嘗遣人致君且用之君聞命輒避去後哲宗召對便殿曰卿何從識許將黃履君方知爲二公所薦也徐進曰臣老不足爲陛下用矣因罷去其爲詩頌書記銘序一百三十篇好佛學晚益幻視世間爲文字如其說千言立成無畱礙其亾不亂有舍利出柩上下光明異甚然嘗聞之佛但以無心通達一切法其神變末也其言曰若作聖解則受羣邪爲夫莫知而議者故略云銘曰

天下蚩蚩皆以事爲師事求有功則以智出奇中民榮之去其本絕馳反而觀內夫世安足爲捨所爲事以學道必至寸功不施而無名之累一朝之息可以宅萬世是故德人以所過爲蛻倚歎大夫庶其是

通直郎充德清軍使兼知澶州清豐縣事魏

### 君墓誌銘

余頃爲澶州司戶叅軍以事至德清過軍使魏君相與語甚歡飲輒醉不能起方午吏抱牘趨廡閉戶去庭中虛無人風至葉翻然墮有鳥集其庭旁睨其几案文字秩秩私太息以爲能後予教授北京國子監去德清不遠書數至余知其於余厚也居無何君感疾卒其孤渼狀君之行事來告曰將葬無以銘爲之出涕敘其語歸之君諱通字擇之族魏氏世家平原曾祖象祖超考可法皆不仕君生五歲能誦書日數千言十四歲以尚書中第爲壽州壽春滄州清池石州離石尉廣安軍恩州判官擢大理丞知武強縣遷太子中舍充德清軍使兼知清豐縣改通直郎蓋初以階易官也其佐壽春能察盜盜不敢肆得盜當賞不自列人以爲廉其在廣安門卒殺犯關者或當之死獨爭宜不死比聞于朝果不死人以爲平於清池離石如壽春於恩州如廣安而滋有聲嘗忤使者意使者督過之君不屈迺更知君人以爲直其在武強德清號

難治獨從容不迫其治長於發姦而愛平民故民樂之當路者以爲才數言於上且顯矣而君卒元豐五年十二月二日也享年五十有二其爲人短小鵝肩面黧黑目視有光眉間骨隱起異於人喜賓客稍有則以買田贖族人娶劉氏平原縣君七男子泳洙淡泗蚤卒淡以君卒之明年八月壬申葬于安德縣擊壤鄉之原銘曰

十五入官五十而死能乎如彼施如此墓門有石尉其子

四會縣尉劉君墓誌銘

君劉氏諱師愈字道甫其先保塞人後徙雍丘曾祖諱審奇太祖創業之初嘗倚以事奏爲汜水關令未及用而卒贈右千牛衛大將軍祖諱文質內園使連州刺史佐曹諱有邊功孝諱渭尚書比部員外郎妣趙氏天水縣君而金華縣君晁氏繼母也君幼爽悟翰林學士李淑稱愛之嘗舉進士不中用伯父尚書穀公渙恩補試將作監主簿初調某縣尉民劉豬兒凶悍數犯法以氣蓋其里人君

攝邑事召豬兒數以罪杖之戒曰復見我不汝容于里豬兒卒改行爲良民再調醴陵縣尉民嘗以牛訴于君君曰汝何以讖牛民曰以門鑰烙其角君曰吾知之矣第去勿復語無幾何捕殺牛者烙處信是衆皆服又調增城縣尉民葉氏兄弟出販兄獨歸而弟爲人殺賊不得君疑之召語其弟妻曰汝夫於家宜有負妻曰夫何負顧家饒財且伯氏出時攜鋪往何用也君默然遽索兄屋間得其鋪血猶在卒致之於法又調廣州右司理參軍經略使與轉運使爭私忿數牽制州獄君務平反兩人者亦不能害後廣州竟起制獄帥與使者皆得罪官吏相連逮譴去而君獨不與復調四會縣尉兼主簿民妖言有神曰何巡檢能禍福人所至輒具幡蓋威儀迎導之或爲出錢米委積君遇于路捕主者送縣取其仗焚之妖乃息君官于南久晁夫人在北未嘗亾思忽慨然語曰吾家世如是而吾老不遇侶蟲地於此不得從母夫人養吾愧焉無幾何以疾卒壽五十六娶錢氏三子長寂業進

士餘二人天女六人皆天晁夫人聞而傷之會寂  
自端州以書抵夫人求補之爲銘將以某年某月  
某日葬於某州某縣之原夫人於補之爲王姑義  
不得辭銘曰

家朔漠今以武名死一尉今海之濱謂我非南人  
兮兒夷聲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從先人

奉議郎高君墓誌銘

君高氏諱元常字復明其先齊太公之後食采於  
高其出渤海漁陽遼東河南廣陵者爲望姓而君  
世家符離符離蓋廣陵高也曾祖諱士宗尚書屯  
田員外郎贈禮部尚書祖諱覲給事中集賢院學  
士贈金紫光祿大夫孝諱秉右朝議大夫朝議前  
夫人晁氏真寧縣君後夫人薛氏仙居縣君而君  
真寧出也給事公以進士通貴而符離之高始大  
君幼開敏用給事恩爲試將作監主簿十歲能自  
力於學嘗病嬉戲廢業至維其帶於座食至乃起  
方時外家晁文莊公隆盛篤愛無不至然幼而不  
驕君年十四遭母夫人喪哀戚有加初調滑州司

戶用舉者改京兆府司理監滄州都作院守李復  
圭豪舉役視其屬獨以詩知君遂見客游樂必與  
俱徙嘉興丞嘉興劇縣令不任事則求持檄出旁  
郡訟牒如山君暫領其事一朝剖遣立盡先是個  
戶斲輸主租訟由此多君揭而書之曰田人田膏  
其入杖且奪田民競往償訟於是衰華亭戶欺詐  
田已獲而撥其羨引水浚之歲比訴畜吏不能察  
除租多上又譴之至君行田爲十等號叅相驗欺  
者輒得民不能欺守吳安世黷貨私諉令市竹君  
語令母受令阿安世飲其欲安世後繫獄令欲告  
之君曰前戒君母受而告之可愧今狼狽卒自露  
遷忠武節度推官知泰州錄事轉運使陳倩與監  
如皋酒侍禁方曖者仇也入境卽以疑似逮務胥  
屬君訊鞫必欲造曖事莫脫者君明曖無它倩怒  
欲劾君不能也改宣德郎知鄆縣事以親老不行  
求監呂梁鎮酒娛意文史轉運使侯利建見而歎  
曰君非居此者也轉通直郎知山陽縣事縣當江  
淮道吏窘將迎隳事而君優游辦治過者亦皆滿

意旦坐堂民肩摩入常前其座迫庭呼民一二開  
諭或戒敕俄頃皆去民各自以爲得盡邑子李南  
夫與其兄閔兄告欲害已然但犯之也君曰南夫  
誠可論使人曰弟緣爾訴得刑爾亦辱矣其兄感  
悟丐不問因爲薄罰而南夫後亦自悔人有以過  
笞其子婦婦雖經死者其兄訴殺之驗者三輩未  
白守彊君往君卽呼畫史自隨人殊不能知至則  
語史圖俯仰左右四人狀其傷無遺皆非所以死  
者訟乃已支家渠可通以漕鹽轉運使黃隱初獻  
言濬之隱愛公家費欲姑調楚海及高郵九縣夫  
且促其期君曰凡土工人日竭力爲方且濶丈不  
可加也頃龜山爲渠六十里調十七縣夫而足今  
以里計支家如龜山且塗泥甚起夫少則爲日長  
是重費也衆然其言會隱去呂溫卿爲使因求民  
私出錢募夫事欲害隱屢語君君不應溫卿怒欲  
并中之已而代去不獲竟在山陽三年獄爲七空  
轉奉議郎服五品勳武騎尉又差監泗州糧科院  
復以親疾不行元符二年三月庚辰卒于家享年

五十八夫人向氏繼掌氏皆名族女淑慎男渾洞  
澈湍洑皆舉進士彊學女長適進士張知剛次未  
行君爲人和厚深廉好書不倦爲文尚理然所得  
多用以爲詩至其精於吏道有人不能及者性孝  
謹侍朝議藥經時不解衣旣喪週段因得疾不起  
可哀也已渾等卽其年六月癸巳葬君於宿州之  
斬縣斬城鄉世墓之次以二夫人耐而湍狀君之  
行事來曰吾子我君外黨知我君盡敢乞銘銘曰  
童子而厲已壯所就如此使自首可知已一官而  
盡已居所施如此使爲大可知已抑雲者爲兩或  
族而不雨風實引去抑復明所遇吾不知其故豈  
非命耶

右朝議大夫梁公墓誌銘

紹聖二年西鄙進築諸城而潼關控陝衝難守臣  
詔曰右朝議大夫梁彥通可迺以公知華州事屬  
歲不登米斛錢五百公至括廩粟得數十萬斛平  
賈踰半開門坐府躬視糴糴者踵入老幼癯寡皆  
得食所活以萬計民頌其惠事聞朝廷詔使者閱

實使者奏如民言卽召對將顯用而疾不果對迺以知兗州事無幾何卒其孤以補之家世舊來請銘廼序之曰公梁氏諱彥通字貫之鄆州須城人天平軍節度判官諱文度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會祖考也妣某氏韓國太夫人翰林學士諱顥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周國公祖考也妣閻氏唐國太夫人中書門下平章事諱適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陳國公諡莊肅考也妣任氏越國太夫人自翰林與其世父固有文真宗時舉進士皆第一而莊肅公相仁宗稱忠厚梁氏閻閱冠于山東而公幼警異無綺紉好力學博古尤長於毛鄭詩從丞相蔭爲祕書省正字遷太常寺太祝嘗舉進士五不中益自勵將舉方正會罷制策猶慨然以墜其世科爲恨丞相經畧秦州奏書寫機宜文字逮帥雍帥并皆奏以自隨遷大理評事光祿寺丞在太原時中人蘇安靜爲鈐轄不法頗陰厚公公察而疏之會丞相徙三城而使者發安靜事尚疑公與交通求索無秋毫迺更知公丞相當

國公每入侍未嘗以一言干朝廷事間有所論奏以屬公亦絕口不言謹敬無過丞相甚器之自大理寺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又遷殿中丞皆以英宗神宗登極恩序進服五品勳上騎都尉矣丞相歸印紱臥汶復丐公簽書天平軍節度判官遷國子博士丞相薨執喪盡禮旣除不忍去墳墓守邵公亢憐之再辟知須城縣事移簽書昭德軍節度判官民吳氏異籍久忽詣府言求兄弟復同居守郭公達難之公曰民而知義可旌已迺如其請吳氏畫其像祠之涉縣胥犯法應徒而以自首當減從杖州僚希使者旨議不減守亦疑焉公獨爭甚力竟以減論人服其公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澶州事詔塞曹村決河聚兵夫十萬務日百出就委公勅決河上分郡事什七遷比部員外郎初澶魏定置三倉廣糴備邊至是朝廷又委公計置力爲多丁越國憂哀毀垂絕族人索棺食具意公從丞相久多珠玉發笥蕭然人服其清還朝改朝散郎熙河用師吏相繼以不才免遷通判永興軍事



始至大軍已趨靈武諸郡皆督夫負糧從軍且受數矣使者陰諭指夫增負若干人莫敢言公獨曰計已受數恐不滿又重之是必壯者逃弱者踣卽詣中軍言之初猶不從爭久迺定夫賴以還者衆邠州支使石蒼舒冒取俸給積數千百緡使者屬公治蒼舒雅爲當路信猶簧鼓自辯解使者反疑焉公不爲搖竟坐賊去自是寔益有聲上卽位由朝請郎遷朝奉大夫復以才選爲神宗山陵專司自塞決河督軍饒有功逮此三應賞格各減課二蒼擢知沂州事遷朝散大夫移知洛州事洛近漳城庫下前此泛決壞城死者相藉守以罪去累年矣而水備仍不修歲秋霍潦民相恐欲潰去公出午橋躬飭備諭民姑安堵水至守以身當之敢惑衆規利者斬旣而大漲公登高望水北溢則病郭郭南激則害田疇公曰當先其急者卽開王家灣走水南陂城用無患遷朝請大夫加上柱國服三品又移知邢州事河北荐飢詔御史巡撫至洛州民擁其馬言守不卹民困願得前守活民御史

問前守爲誰曰邢州梁公也御史因遣洛人皆就食邢見公猶涕泣再拜富人感公義不閉糴粟出日倍流徙如歸安撫使及使者交薦其能考課優等遷右朝議大夫加封保定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會復行免役法詔使者與州縣議或欲胥徒毋頒祿公曰是差也且非先朝意衆無以奪卒定令如元豐時虜使王遵義等入覲公出郊勞遵義意公不服金帶禮薄公曰國有官儀猶使者者蕃服不可改也相持踰再宿竟不復見代還上嘉諭在華時鄜延修城謝七州保甲華在調中衆聳懼公召諸令以意慰遣且版示衆曰旬浹之役近在邊隅不與頃歲入界同也衆乃趨命然政尚嚴以抑彊扶弱自任所至盜賊爲衰在兗時歎曰此先丞益愛之紹聖五年四月十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八爲人開敏澆博喜論議恬澹不妄交遊官居事無大小必身任之尤以典庠序勸學爲先嘗疏新法十事達于利疚又奏乞設邊備講馬政編役書

皆詳辨時元豐末年也家居言必稱父母奉身儉  
非無聲妓之好遇宗黨誠且愛推丞相遺恩已子  
所當得者以與不當及之孤者令大臣後禁毋折  
賣居第墓田因刻石以警族人教諸子必以學問  
發身諸子皆有立而子是遂登進士科晚尤薄於  
進取名其莊曰平野名其園曰佚老時往來其間  
數懇求謝事命未下而沒有平野雜編二十卷藏  
于家娶張氏清河縣君繼張氏福清縣君男子誨  
宣義郎子恕宣德郎子是曹州司戶叅軍女長適  
董正封承議郎次適鞏濠州定遠縣令次適王  
堯瀛州防禦推官孫曰祇祖郊社齋郎曰行祖循  
祖幾祖未仕諸孤以其年七月巳酉葬公于須城  
縣登庸鄉執政里從丞相之兆銘曰

梁世有人翰林始興發其德幽以基九層顯允莊  
肅乃暨乃成相我仁祖有丙魏擊何以似之保定  
開國又何大之匪車馬飾彼德而微則大由小此  
用而微不瑕有耀相爾嗣矣士有造矣自我率祖  
維其颺矣有陂者澤其水泱泱有汶斯原如其世

長

瀛州防禦推官閻君墓誌銘

君閻氏諱師孟字醇老濟州鉅野人光祿少卿諱  
貽慶之曾孫贈衛尉卿諱詢之孫而尚書比部郎  
中諱仲甫之子也母長安縣君賈氏君中元祐九  
年進士第調徐州彭城縣主簿即以才稱初攝尉  
下邳民有不事作業者其妻與前夫女謀去之妻  
與民鬪而女從傍自斃其子以誣民民莫能辨君  
疑焉未送縣以舍逆旅而伏吏床下伺之夜中母  
女議誣狀吏遽出持之不逮于獄而事已正眾大  
驚彭城號難治君至復攝令事踰月庭訟爲衰夏  
潦害稼郡檄邑毋多受訴君白不可而受如令民  
用不困城西北汴泗匯也歲苦水苗君疏渠以殺  
其怒水至游渠中不肆因以衛城無患民大利之  
當塗者益以爲才而爭薦焉歲滿遷瀛州防禦推  
官知潞州涉縣事將行以疾卒元符三年七月六  
日甲子也享年四十夫人晁氏先君朝散大夫之  
第五女而補之之弟三妹也子七人璩琮必璘璋

琦一未名三女幼卜以崇寧三年十一月甲子葬於鉅野縣黃澗鄉長直村之原殯來求銘君為人警敏和裕儀狀秀整瞻于文詞初喪比部公與賈夫人尚幼號泣自傷志欲以學問顯鄉閭所與遊多知名長者事其兄恪居官臨人事事欲以諸老先生為矩範而不苟也故始仕而得譽眾以遠大望之而君死矣銘曰

裏糴以期萬里志駸駸焉無燕越矣而不千里百里發軔而止匪志則然曰命止此如繡斯繡為衣裳不就有子七人寧莫慰爾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五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六卷

墓誌銘

李氏墓誌銘

李氏墓誌銘

黃君墓誌銘

黃君墓誌銘

夔州錄事叅軍江君墓誌銘

羅氏墓誌銘

關氏墓誌銘

齊氏墓碣

貴溪縣丞馬君墓誌銘

王君墓誌銘

彭城劉君墓誌銘

尚書司封員外郎胡公墓誌銘

蘇門居士胡君墓誌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六

墓誌銘

李氏墓誌銘

前封丘縣主簿豫章黃君叔敖字嗣溪之夫人李氏蒙字幼龜龍圖閣直學士平原郡開國侯諱常之季女也十八年而行二十有二而天一男一女皆不育歿後四百六十八日元祐癸酉九月甲申附于分寧縣之雙井山其舅給事中諱廉之兆黃李俱江南望姓世相婚媾而平原侯與給事少相好如同產嗣溪又好學未冠舉有司高等貴人求婚者踵門會聞罷求者皆去平原侯曰是生顧不足於科名者耶蒙吾奇之當與一異士生真吾女對也則婦之黃氏咸喜舅曰婦事我順娣奴曰幼龜和少且勞者曰夫人遇我慈也旣而得疾憊舅亦疾病不以已臥故忘舅之疾問藥餌惟時聞其篤則自力盥頰禱于神願代舅死徧呼其室中人與訣勉以事上撫下各當於理語久不差且禁使毋哭自說其當往之日及期而給事卒亦卒嗣溪

以謂孝於其親而益悲異夫荀粲之哭其婦者故補之爲銘曰

世固有天且不後者豈惟爾悲如玉而踐行道之人皆悲之

李氏墓誌銘

夫人李氏諱仲琬字德華贊皇人後徙武昌尚書都官郎中贈中大夫無競之女也幼慧異甚所見書立誦十歲能爲詩代大夫公削牘敏妙時裁其室中事有理大夫公撫之曰使吾女男也必大吾門年十七以婦東平董君文和字景仁蓋眉山蘇先生嘗稱之曰此古君子者也夫人婦宜其家其舅沔以直龍圖閣知陝州一日外譁甚夫人遽窺牖則白刃夾把而立問之羌初入貢故嚴兵見之夫人曰異哉所以示遠人者乃爾耶弗已則勒監軍陰備備可也龍圖公從之羌頓首曰前所過州皆遇我如囚今乃覩中國大體大悅而去景仁爲司戶曹州性方潔不能軫轉俗子間會將葬龍圖公而爲部使者故劾以事不得行因大哭欲卽解

組去夫人止之曰君須祿我董氏冢婦挾而子以  
往何憂不集遂及其吉卜以朔景仁爲招安主簿  
卒於官賻累百金夫人不受曰平生董子以清聞  
死不可汙之易衣而具木焉於時大夫公已歿母  
安豐君呼延氏又歿夫人悲哀甚且貧無依乃與  
其子耘俱來京師教耘讀書爲娶婦婦又亾而夫  
人益不自聊間語耘曰我嘗夢吏卒逆我大第而  
謂我相君一人持榜大書曰辰辰今歲次吾死矣  
因得疾踰年竟歿實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子也  
卽其年十一月甲子葬于鄆州平陰縣之天堂山  
耘嘗舉直言有志操詞藝所游皆豪傑來求銘聞  
之夫人於書無不讀讀能言其義至百家方技小  
說皆知之其爲詩晚益工至它文皆能之而書尤  
妙麗然端莊不妄語言有才智家事甚理云補之  
嘗論載馳柏舟之詩不作而漢蔡琰擘然以文字  
稱自蘇李死中間寂寥而琰五言絕出世多言琰  
臨難不能死然琰以一言濟其夫墜死此豈常女  
子所能哉亦其文義足以發之而夫人則異於是

蓋問關成其家又教其子爲賢良有立不但其文  
義足言也銘曰

惟古於詞取美多外以賈患中焚和玉憂其玷不  
可磨木固不願爲尊犧聲名如彼瘠瘠何而焉用  
此絃哀歌倚斂夫人窺百家匪虎則炳桃之華士  
妻其秀女也葩取天之美神所訶畀以其榮不以  
遐有子而藝惟其波

黃君墓誌銘

雒州防禦推官知鳳翔府麟遊縣事黃君汝翼將  
葬其先人以書來曰汝翼家世得姓之久雖仕者  
中微而吾祖以好施不爲富聞於鄉吾父不以殖  
爲賴教子讀書汝翼用以得進士科爲親黨榮自  
汝翼之少時聞鄉人之長者二三君未嘗不往就  
焉而吾子汝翼之所從遊也願以親銘累矣吾父  
諱京世單州之碭山其爲濟州之金鄉人自五世  
祖而下卒以元豐五年七月七日年五十八葬以  
元祐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而其地則吾邑之高平  
鄉新興村從吾祖之兆也娶黎氏子四人汝翼其

仲也汝介汝爲汝霖未仕二女爲士妻長關嵩次牛武仲聞之吾父之幼也頗亦有意於讀書矣顧吾祖已老勞於家事而思佚吾父則以其身衣食百口而買書數千卷藏之家曰吾以畀吾兒喜施予歲凶細民之無食者皆從吾父食如歸此汝翼之所知而願因吾子以傳者也余應之曰齊魯爲士者微俗貴農桑本業而賤游學遷徙其子弟能世其作業平居董董不交閭里賢矣知教子讀書爲榮如子之親又卒見其子擢第有成斯豈可以不銘也耶銘曰

不以富以仁自憲世家農桑士者子嗚呼黃君可無悔

### 黃君墓誌銘

黃君諱某世爲單州碭山縣人或仕或農後徙濟州金鄉縣自其父祖則稍稍以謹信好施聞於里人而家產作業亦益進君有智度奉父母恪歲凶糴騰踊而家積穀數屋或勸其以時出可得十倍利輒不肯而以豐年平賈出之糴者皆之黃氏立

盡盜猝入其里指其居曰是由穀救人黃某者邪或對曰然於是獨不犯其一毛而慰遣其家人有男子跳而走盜執之遽給曰我黃某子也亦得免然自是其家滋益豐語人曰我無以致豐吾富疑有命也年七十卒以元祐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葬於其縣之高平鄉新興村其孫汝翼舉進士中第今爲雄州防禦推官知鳳翔府麟遊縣事嘗從補之遊來求銘乃擬其事論之使歸銘其壙中曰世言治生祖白圭白圭曰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彊不足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是不然觀黃氏所以成其家豈固有術耶推之而不求贏已而愈贏曰我致此有命吾是以知富與貴不可以力求而可以德競

### 夔州錄事叅軍江君墓誌銘

江君諱樸字文叔世爲衢州開化人殿中丞房之曾孫而尚書職方員外郎鉉之子也少有才氣好學自立國家取士以聲律仁宗時尤盛有司臨試其自在禮經名數者則浮華士以爲病會萃鈔記

以應一日之用不能者更脫左右剽劫爲資而君最先治經悼禮學之缺能言其義蓋爲書二十卷專一技者不能通也丞相王荆公方舉有司尤善君嘗再預禮部奏名中皇祐五年進士第授翁源尉用舉者徒餘千令郵陽楊驥通易臨川吳孝宗通春秋君皆以書幣致之率邑子從受業屋少不能館至分處浮圖舍于今江南以爲美談浮梁俗好訟令王越石懦繫者滿獄訴庭下者日百數越石懼移病去州遣君攝之鋤其姦彊而冤滯者得平反不旬月獄爲虛旣還餘干而浮梁有爭田再世不決者猶請監司得屬君治卒亦明辯人畫其像祠之職方君監江州酒得疾君聞遽棄官走省逾月而後返守怒且加罪而監司以爲愛親可庇然竟以親喪去再調象山令代還王荆公當國擢士不次以君平生舊勞問歎息坐客謂君旦夕用矣復見以書論事不合卽仰棟坐不交一語君亦自絕去薦監鹽官南路鹽場與令異趣令誣以罪於提點刑獄事盧秉檄州劾之逮者四百人君無

毫髮私亦卒不對吏而坐遣白直持書越境罷去復用舉者得夔州錄事旣而太息曰吾老矣安能萬里爲五斗計也遂謝病去閑居鄞江十餘年又居無錫元祐六年六月十三日無疾卒年七十三以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于無錫縣開元鄉烏墩嶺以夫人何氏祔五男子煥燁炳煜燎女四人皆婦士族補之先君與君同年進士而炳與補之治平中俱學江南相好也補之官廣陵炳在無錫以書來曰先君生不遇汲猶當有所伸願以行事累矣補之少時見炳學問已有聲名後亦中進士第今爲巴東縣主簿能幹其蠱者也銘曰

以爲生不逢耶嘗官而使之以爲用耶曾幾何施夸者名一世猶不足而廉者畏人知抑得正而死其又何悲

羅氏墓誌銘

夫人羅氏其先嘗居蜀後徙居開封蓋鄴王紹威之族而國子博士易直之女也幼端靜不煩及長以女德稱國博君曰吾女不可以妄與人也久之

乃婦大理評事開封李君寧年已二十六矣婦四

年產一子而李君卒居喪以禮綱紀其家事無所

闕其母憐之欲使再行夫人陳義甚高卒不可奪

而止及見其次子士賢登朝封壽安縣太君諸子

皆宦學有立女有婦矣而士賢侍夫人官大名以

孫琬癯悼成疾年五十三以卒元祐三年十月十

日也初李君前配苗氏有男女八人李君沒尚幼

夫人躬鞠養甚於其存非家人不知其有與母出

也其生於富足而所與通家者多戚里豪侈而性

莊靜有常度不爲其所遷怵亦可賢矣男士雄右

侍禁卒士賢奉議郎士弘宣德郎士彥士偉士衡

皆進士而士衡夫人出也士賢等護其喪以其年

十二月十八日耐於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評事

君之塋補之頌教授北京夫人諸子皆從補之游

而士宏又嘗爲僚故來求銘銘曰

婦人無外事故名不稱惟詩書所載豈無婦人人

出如已出惟其平均以慈教之孝而家用成吾何

以知之其子有聞

### 關氏墓誌銘

關氏開封人年十七入故太子洗馬贈銀青光祿

大夫濮陽杜侯家生四男四女年七十七以元祐

元年八月丁亥卒以其年九月癸酉葬于濮州鄆

城縣青山里之原近侯之故兆也初侯捐館舍關

氏奉其家事恪如侯不亾而教其男女以職內外

有法度故李子宣德郎刪定省曹寺監條貫子民

遂以文學中進士第有聲而女亦爲士妻宜其家

曰劉龜年馬希閱二壻也三男及女蚤卒而有孫

七人皆宣德君之子續綰緝緝緝緝緝緝緝緝緝

宣德君旣仕當塗大人稱其才而所與游又多一

時知名士族人亦咸謂洗馬有子以爲榮而宣德

君曰吾何以得之惟吾母教使然也嗚呼是足銘

也已銘曰

善教子以有祿生無悔從吉卜

齊氏墓碣

齊氏會稽蕭山人初嫁爲同邑民妻已而入故單

州司戶叅軍閻侯德基家爲乳其第二兒兒死閻



侯有長女賢而愛之嫁今朝奉郎知徐州杜侯純齊氏隨焉又爲杜氏撫養其稚侯家居行已可師齊氏又婦家人待之甚禮閨夫人沒男女幼賴齊氏誦護男娶女嫁矣杜侯由侍御史得相州而齊氏年已六十八元祐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忽歎歎如自知將盡者遂卒杜侯傷之遣送其喪以四月二十四日還葬于祥符義堂村杜氏墓側而杜侯次女補之之妻也謂補之曰齊氏誠信厚且我賴以長立我君命我兄弟皆拜之不忍其泯滅也子爲銘可乎乃爲銘埋之其隧中曰

賁溪縣丞馬君墓誌銘

君馬氏諱隨字持正濮州鄆城人也澶州頓丘縣令贈給事中諱應圖之曾孫樞密直學士兵部侍郎贈太尉諱元方之孫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尚書工部侍郎諱僑之子幼警敏家居與人交重然諾輕財樂誼故蚤以學行稱受春秋於孫復受易於石介尤長詩賦聞於山東皇祐中春官第其文選

首以一字觸禁罷春官爲歎息言之後不復從舉而以其學教授鄉里會詔舉孝廉衆共推上之君懇辭旣無以易君遂虛其舉用季父忠州團練使偁任爲定海主簿以政事稱富路者亟薦焉再謫合肥主簿有田訟積歲不決以質諸父老莫能知君自臨焉曰吾得之矣命闕地隱然有故畫界處衆以爲神徒賁溪縣丞攝鉛山銀場課倍而不以規賞爲人誠厚不苟容所居官務奉法又以其試之小也故不大較著罷官至京師卒熙寧九年三月丙辰也年五十有三君少孤教諸弟力後皆婚宦有立貧仰食君者衆再娶皆段氏贈金吾衛大將軍震之女三子希孟宣德郎太學博士貫穿禮經有師說亦贍於詞神宗所嘗欲用爲御史未及而公者也次希甫鄉貢進士次希說宣德郎監安樂鎮公事皆修潔而文一女夭六孫承誨銅鞮丞承詡承詠承訟承諄承諤皆學矣以崇寧三年十二月甲寅葬于鄆城縣武成鄉招賢里從學士之兆而希說與補之亞也故來求銘初君得疾逆旅

草傍無人故尚書刑部侍郎杜侯紘爲里舊遠載與歸舍其齋中使家人視飲劑既歿爲治喪聽事中人皆謂君善人故得此而嘉杜侯之忘嫌赴義非今世事也補之嘗銘杜侯又銘君再致志焉以信兩君子之義然世有於所厚者薄何哉銘曰  
委梗柎於谷雜然衆木使隸視之知其可用於夏屋謂夫不願爲材則於人棄意於木得計以厚其子孫識眞爲貴此答人所以未能信於仕而子說也耶

王君墓誌銘

進士王君諱龜齡字安仁濟州鉅野人也其得姓在周爲姬氏在齊爲田氏其出姬者名晉爲靈王太子或傳其得道棄家仙去其出田者名和王齊二世嬴滅之項封之漢興失國人咸謂之王家云其鼻祖如此不知孰出然其姓蕃故多賢君曾祖諱志祖諱丕官皆大理寺丞皆以長者稱孝諱彥博不仕生二十二年而天然少奇偉驚人迄今人言王仲遠猶慕仲遠其字也嘗十七八歲時鄰人

有吹笛者仲遠聽之而悲賦詩曰黃鬚戰士據鞍聽白髮將軍撫劒歎會補之先大夫與仲遠善見之愀然曰仲遠有大志然恐終不遇奈何無幾時則仲遠卒此聞諸先大夫云於時君始亂也季松齡字子固尚樞抱母魯郡孔氏哀號自誓謹生業以厚其鞠子使學而君亦資開爽總角而愿能慰其毋心故人皆曰王氏護守義而孤克家稍長則益好修日夜治其文學以從里之賢君子才士游如恐失之其自刻厲莫必有以表於世終發揚其先人之所遭不幸稟厚而報艱幸因已益聞使不遇若遇者其志淡矣而君又不幸生二十七矣亦天鄉人之長者旣厚期君父子兩世宜大而重痛其里之再失才士也皆爲文若詩以弔之君沒以熙寧九年七月丙寅而葬以崇寧四年四月庚午時子固爲白馬丞而君二子彬彤長矣始克舉其祖以下凡六喪卜任城縣之呂村原吉而耐焉歲月遠矣人尚爲之流涕夫人晁氏尚書比部員外郎諱仲淵之女蚤寡而莊如其閨中時彬彤皆舉

進士以文義稱三女適李公權閻璪祝晉皆進士以補之先大夫於其祖厚而補之又蚤與君游求爲銘君爲人孝弟博聞敏於辭章再舉禮部不第然喜言世務近可用者樂易善與人交家無贏餘而輕財尚義以好事聞倦游無所依若急難者必求王安仁客醉臥其舍或窮日夜誼呼求索無已時而君益歡僮僕無墮容孔夫人自屏窺之喜爲致甘脆所嗜並設曰客不辱與吾兒善吾兒不愧客矣嗟夫以布衣能得士有名譽使見遇可量哉

銘曰

謂天無意於材耶孰生而脆之謂天有意於材耶孰厚而摧之謂意有無人所慍喜匪天其然人則意異抑生而淑雖窮不壽吾生也不苟亦足以告爾後矣

彭城劉君墓誌銘

劉君諱諫或云其先避胡自燕徙魯今爲金鄉人金鄉舊隸兗州後隸濟州然故魯地也俗醇朴貴農桑經業自君高祖時家已富盛而其大父元康

父拯兩世謹厚好施益勸作業初諭其子孫於學而君又性孝識其父言頗教子爲士矣君以熙寧八年五月二十有四日卒時三十有四歲後一百八十日而其父亦亡故再世不葬有孫六人三人舉進士長未名次昭理洵皆蚤卒今存曰時曰暘曰昉時謙畏涉書暘從三舍貢文學知名暘事時昉事暘如其父不沒奴娣相從惟恪後二十年而配孟氏亦亡又十年蓋君歿三十年矣而兄弟同室廬絕甘分少中外無間言至是家薄時泣語諸弟曰父不幸天母不在自會祖祖與親未葬今益窶恐墜大事以死爲先人羞今殯室之有猶及事及事死不恨奈何暘昉伏聽命時卽走北山下卜任城縣之呂村原吉重跏露宿寒暑再易而後克穿七墳皆甕固之以大觀元年十一月甲子盡舉其曾太父而下七喪以窆棺衾惟美道路太息補之聞而喜曰孝哉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劉氏爲士者尚寡能不以其生者憂爲其死者羞猶有鬼神其終忍凍餓之魯風俗壞久士或親在而異

殖或始去親喪已鑿垣五六戶至不相慶弔如劉氏難哉時賜欲求補之文納壙而不敢言補之曰豈可使吾里有義事而不書也往諭諾之君大母趙氏母張氏與配孟氏皆從其夫之兆諸孫男女凡十二人男多就學女多已嫁矣初孟氏寡嘗語其子曰欲教汝爲士自汝祖之意恨汝父天不及見汝等成故諸子奉其言迄有立銘曰

父先祖歿祖柩不藏以遺其子子良有光用舉其先三世七喪欲子爲士使知士恥恥墜父言可謂士矣

尚書司封員外郎胡公墓誌銘

公諱俊字公謹胡氏舜後媯姓武王封媯滿於陳氏爲胡公其子孫因氏焉世家安定後爲共城人晉檢校太子賓客諱澄曾祖也攝涪州軍事推官贈光祿卿諱岳祖也尚書屯田郎中贈禮部尚書諱熙載孝也光祿少隱居共城周祖聞其名以禮致之祭周祖有異圖卽辭去尚書及進士第逮事仁宗知絳果二州皆有惠政而公幼俊偉於文字

類不學而能八歲爲詩驚人鄉里號奇童及長博學無不窺貫穿諸經尤長左氏春秋至百家雜說流觀彊記摘文指事如取懷中物兼綜道釋天文地理音律曆算醫卜之書應問如響諸儒於是皆自以爲不及更推先之旣冠而孤再舉進士高第授試校書郎定州觀察推官丁母開封縣太君李氏憂再調常州團練判官守郭維果於自任下莫敢忤公守職不爲屈數以事奪維雖悍猶嚴憚公時西方用師詔舉三路守令轉運使呂覺以公聞召見爲彰化軍節度推官知梁泉縣盜發輒得秩滿爲著作佐郎簽書商州判官又知昭化縣遷祕書丞知壁州戍卒謀殺吏縱火劫府庫以叛期且日發而公知之因以他罪逮數人而左右有預謀者愕相視稍引去公笑語頤指如平時卒用不疑會監軍聞變而至公麾之曰卒應杖安用爾來俄逮者至縛之始宣言曰吾但取首亂者今已得餘皆去毋蹈禍蓋斬六人流二人而止遷太常博士文莊高公薦其才召試充集賢校理而元憲宋

公莊肅梁公孝肅包公又更薦之益知名通判絳州三門輦運歲課民伐薪備河民苦役不均公董其事爲一二裁處聞於朝貧弱賴之召判尚書祠部至和中仁宗不豫久京師大水流言相驚大臣欲對不可公曰吾知死所矣時國嗣未立即上疏言陛下續服三十五年而春宮虛位天下無賢不肖皆爲陛下憂之後大臣定議公有力焉李仲昌建言六塔河未畢河潰浸數州死者以萬計公詆仲昌罪應死會北京奏至如公請仲昌竟貶死春州時宰相有畏事者語人曰館閣當以文字爲官何用紛紛代庖爲公聞往見之曰今天下嗷嗷大本未立而災異數臻聖主猶當詢求芻蕘而大臣責館閣出位言事非也由是忤當塗出知登州再遷祠部度支員外郎階朝奉郎勳輕車都尉服五品登瀕海有魚鹽之利俗豪舉喜訟小有爭至破產取勝而不悔公按流二人郡大治又措置島上流人歲活者以百數前守託葬親爲鄉郡以不法聞公頗知之其人恐欲先事害公與里民不便公

者誣以事于朝使者疑詞不當受而執政挾前怒竟坐奪官廢于家祀明堂復爲祠部監泗州橋英宗卽位還度支公雖左宦益跌宕文史每與客寮月拏舟淮中飲酒賦詩浩然忘返神宗卽位起知淮陽軍遷司封嘗屬疾踰時民聞其出至歡呼擁道徙知和州復坐小法知南安軍而公流離老矣常歎曰吾坐不設機關待小人譬袒裼入兵間得傷宜也而丞相正憲吳公叅知政事康靖趙公皆言其才可惜且近臣顯人爲直其冤者至四十餘人公曰吾可以無辯矣旣代還至山陽感疾卒熙寧七年七月甲子也有文集三十卷五音會元圖璿霄指掌圖曆代年系譜佛書義天集宗派圖醫經纂義雜詩頌又百餘卷嗚呼多矣夫人徐氏有淑行封壽光縣君前公五年沒男曰恣終華亭尉曰載進士皆文學知名女長適右侍禁李材次適太子中舍王希孟皆卒卜某年月日葬於衛州共城縣某鄉之原以徐夫人耐公性孝旣孤語考妣事流涕如初喪尤長於論議要之合理不爲貴勢

屈願喜面折人過其不知公爲愛已者異時反爲所噬亦不悔又憤世儒空語無實事每廢卷長謠曰能攘戎狄尊天王管晏之事未可輕蓋其志也初補之以童子拜公下邳公亟稱之又與步戰游甚厚聞之公在館閣時文忠歐陽先生傾意待之文忠一時宗匠樂善如此而公猶淡自閉不肯爲苟合則其不能容於尋常人而以噴死理固然也蓋後三十年而士日趨於同可扳以得志者則如蘿葛之寄於木無所擇也然則以公之不苟合於貴勢爲過乎中則可以其窮爲戒則非也銘曰

在簪倚相學無與京三五八九以成其名此但能讀義何必精後讀者稀不勤于成借人之衣以畫繡行爲之詭遇獲十自矜謂公獨難其書屋盈碑累世學欲與古爭一敗於仇百救莫營後生蓋華謂我不能使雄復生雄書自興後有求者可訂斯銘

蘇門居士胡君墓誌銘

熙寧初補之先子保州府君適越天雨滯逆旅夜

聞旁舍客叩几歌唐詩甚悲者而異之旦候焉則頽而長退然溫恭儒者也蓋與語終日不厭歸謂補之曰客胡氏名戢字叔文小子識之非今世之士也已而補之薄游淮陽淮陽守有子學鄉校中則叔文也因定交叔文好古博雅其經術論議在漢儒中其詩文類唐人而其清談閑遠不犯世故則晉阮向流也居歲餘而別間五年相遇於盱眙飲南山中數日時叔文方壯浩然已有遺世溪隱之意矣後八年補之教授北京以書來曰戢不復仕然嘗爲本朝將相九十二人者傳異時觀焉知戢非白首無意於世者補之慨然惜之又九年補之佐淮南其子憲臣來曰憲臣不天我君四十有七歲而歿且暝不亂撫憲臣曰吾死不遇命也故人晁子汝臣源矣則求紙爲一幅書以與補之訣曰戢不孝親未葬而死恐兒輩不能棄骨原野尚畀從九京之游則願以二銘累矣補之失聲而泣曰嗟乎吾先子知叔文叔文辱交我乃哭諸先子之廟爲詩以弔之而受其託後補之得罪又七年

還朝而叔文與其親皆葬四年矣乃銘而藏之其  
挺中叔文共城人祕閣校理司封員外郎俛之子  
母壽光縣君徐氏而祕閣君博學無不窺爲時通  
儒其世家行事自有銘叔文爲童兒不戲弄默而  
好思手未嘗釋卷祕閣君固已奇之矣及長盡傳  
祕閣君之業於當時之文不學而能然喜詞賦篆  
刻甚工嘗以進士舉有司繼丁徐夫人祕閣君憂  
而朝廷亦廢詞賦以新經義取士叔文曰此非吾  
所傳於師而能者也且親歿何以仕爲因盡屏幼  
學反共城自號蘇門居士閉關却掃益涵肆詩書  
百氏爲文章家故藏書萬卷集古今石刻又千卷  
盡陳諸左右而勝其堂曰琬琰翰林學士眉山蘇  
先生爲書之一時名士皆爲賦詩而叔文益遠絕  
世利惟恐蓬華之不淡矣或勸之出則笑曰此室  
殊無塵土氣然晚尤篤學長於論議至古今成敗  
得失因革廢置皆深思而默識之近於可用而叔  
文不自以爲用也哲宗卽位詔中外直言闕失叔  
文始一上書不召後其事頗施行而叔文死矣元

祐六年十一月甲子也葬以紹聖五年二月甲子  
而地則共城縣之楊閭管從祕閣君兆也有文集  
十卷二府拜罷錄二卷大臣家譜二卷續衣冠盛  
事圖一卷而九十二人者之傳方屬彙將就憲臣  
寫之以備太史氏擇焉夫人元氏比部員外郎若  
思女四男子憲臣應臣舉進士其伯與季天二女  
子長嫁同郡劉某其季天銘曰

咎莊生有言天之君子人之小人吾嘗以爲不然  
然世有聰明好德甚藝而賢或不偶而顛而盜跖  
膾人之肉聚黨數千將天眇夫腥腐之饗而嗇乎  
昭晰之傳尚何憾耶尚何憾耶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七卷

墓誌銘

朝請大夫致仕晁公墓誌銘

朝奉郎致仕陳君墓誌銘

朝請郎王君墓誌銘

仙源縣君趙氏墓誌銘

壽昌縣君晁氏墓誌銘

刑部侍郎杜公墓誌銘

奉議郎致仕崔君墓誌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七

墓誌銘

朝請大夫致仕晁公墓誌銘

公諱端仁字堯民世家開封後徙鉅野贈工部侍郎諱迪之曾孫贈吏部尚書諱宗簡之孫而贈左

銀青光祿大夫諱仲參之子也母公孫氏濟南郡

太君公兒童知學問如成人通易春秋洞達世務

尤妙於詞賦曄然爲山東名進士再從鄉書皆舉

首聲動京師翰林學士滕甫知制誥邵必見其試

文而驚時英宗諒陰罷臨軒遂由別試第二擢甲

科而公文實第一以宋渙知名太學而躋焉塲屋

洵洵爲不平初調常州司理叅軍聽決明甚嘗以

事請逮宜興豪守王說長者吏益豪狀白卽訊公

聞走詣說告所以逮者吏猶白檄已去公怒叱吏

曰檄固守出守改檄不可耶卒逮之說白是知公

前守陳襄大興學爲東南冠至是公以掾兼廩食

事而士從公講授常數百人丁銀青愛銀青精吏

道卹民隱初通判舒州上書言馬當山羅刹石之



險請鑿秋口浦樅陽渠以避之報可而沒公護喪  
浮江會王荆公在金陵遽往請銘荆公一見而知  
之又荆公嘗佐舒其事蓋咎所欲興而不果者也  
爲作銘特詳銀青因益顯免喪調壽光縣主簿帥  
清獻趙公抃未入境卽以學官薦之時熙寧四年  
也初遣使察訪諸路而京東以命鄧潤甫呂升卿  
兩人素非知公亦首辟之旣見乃知出荆公意也  
然公詳重論數不合故已事不遷久之以定陶丞  
爲兵部主簿改著作佐郎充河北糴使司句當公  
事遷祕書丞初修官制預討論者皆一時文學士  
而公在選中時尚書右丞黃公履爲御史中丞又  
以御史薦公旣召對而宰相王歧公以姻嫌罷之  
然公資抗直喜事人亦畏其在言責者會再遣使  
高麗議以公爲書狀官往見歧公未及語歧公曰  
豈以母老憚海行乎還朝爲館職有故事矣公曰  
非爲是也願事有細而繫國體者頃豐稷嘗以此  
官往矣高麗使者欲令稷庭謁稷不肯使者雖降  
揖而竟不客之時稷猶選人也今用朝臣往見其

國主固客也而其使者欲不客之可乎願聽此儀  
卽往歧公難之而止除太僕丞丁濟南憂免喪充  
廣濟河輦運而局在鉅野日從親舊宴語殫其俸  
爲食飲費廣濟輸穀羨應賞不列改提舉河北  
便糴糧草計辨如廣濟時又改提舉江淮鑄錢事  
以遠巧罷得知沂州治尚安靜前此民或不知吾  
守誰何而公治近民至耕夫牧兒皆能言吾守晁  
公或圖其像藏之考課以最聞召對便殿哲宗迎  
語曰是嘗與呂大防爭河北事者耶公徐對曰臣  
嘗任河北便糴尚書省以白劄子改鈔法此臣職  
事且于邊計故嘗論列而止非與大防爭也因復  
從容論時事得失哲宗皆嘉納復以爲提舉河北  
常平等事代還執政曰積粟充然不按吏何也公  
對以職在農役不敢以是爲先執政不悅乃知壽  
州又改知曹州考課復第一上以彰信節度卽位  
吏民爭言吾軍上龍潛地皆求貢覲非常恩以是  
動公公曰吾以守臣恩任子非常矣公等自爲之  
乃獨以上在邸時諭戒吏民之語刻石上之詔改

興仁軍焉故人子得疾京師殆語僕曰以我之曹南冕守及境而死吏白應視屍公不許而爲治喪還其家召爲金部郎中會常計句隱伏出餘羸號稱職而論事正色數不屈其長適有江淮使者來見之愕然私謂曰郎中啓事尚書乃爾耶公曰人復有慙如我者乎卽上章求去改主客郎中而公又不願畱乃知徐州改襄州蔡州皆未行偶執政有不合而罷者宰相疑其異已故數徙公而公故倦游對客時誦淵明歸去來詞浩然無意於世矣俄乞致仕得請而公亦感疾以崇寧元年七月丁亥終于家年六十有八卽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濟州任城縣之魚山自佐著作九遷爲朝請大夫勳柱國服五品娶葉氏錢唐縣君前卒五子損之堯州龔丘縣主簿泰之單州城武縣主簿謙之太廟齋郎其第二子臨之第四子渙之蚤卒渙之幼奇警公痛傷之一女適單州單父縣主簿李公濟孫男八人公美公善公序公瑾公儀公琬公惠公琰孫女四人長適曹南董桂次適同郡李相如次適

富春孫尚賢幼在室公事親孝豈弟老於文學以糾宗睦族爲志不設機械而喜導人於善人亦多愛之其亾鄉黨皆爲之流涕焉有易論十卷文集十卷而於易尤致志其說七日來復八月有凶義特妙詞多不載初公少日與今尚書右丞范公純禮俱學許昌又與故門下侍郎李公清臣相從毗陵皆厚善范公與其善論事李公嘗謂其不媿屋漏者兩公同時秉政而公爲郎終不倚以進豈非賢哉江南黃庭堅有美名尤厚公其詩曰慙勤均骨肉四海一堯民黃亦不妄與人者也銘曰

楚人有言何方圓之能周孰異道而相安蓋不齊者物之情而齊之實難士有志業所斬者時豈無其時從古異施往追吾亾歧又有歧捨旃勿從則又後之公逢世治童冠有聞欲任士責以其一身譬彼大木工師旣求斲而小之則惟匠尤中和之行果達之才濟以其學文詞孔偕召而罷之時則有命去彼取此惟恬不競惟恬不競能樂若此不施其邦亦施其里彼汗得志惟厚爾顏我忱不忤

有魚彼山

朝奉郎致仕陳君墓誌銘

陳媯姓舜後滿始封陳至完有齊其裔徙泉州仙游者曰郁有文學事王審知爲諫議大夫郁生榮緒以勇名福州歸於錢氏而僂爲東府安撫使治福州奏榮緒司馬復徙明州象山世亂子孫因不仕而其四世孫曰大雅工爲詩而甚好義嘗舍逆旅遇之遠官病垂死者倒囊濟之畱閱月病者去迺去尤爲清憲趙公抃所知而年八十有八竟不用用鍾其慶於君以君登朝累遷通直郎配丁氏封仙源縣君繼劉氏封仁壽縣君而仙源實生君君諱輔字安國四歲喪仙源哀慕如成人七歲誦書百卷能爲人言其意中嘉祐二年進士第授校書郎司理濱州部使者郡守爭欲出已門下遷義烏令尉王錫輕且專一日無罪鞭其隸十輩皆不服譁然欲起君聞往候錫徐數隸罪收去錫曰微君殆不濟雙林傳大士道場歲輸供至二百萬緡提點刑獄元積中欲盡以助公君持不可猶取七

十萬然雙林賴是不爲墟民有以財雄其里中私貨禁物者君忽出令曰往某民室取某物幾何民不得逃物若合契咸以爲神秦固監兵潤州其子勉君妹之婿也勉死家常有怪擾人會君道潤止固家三日闐然君適登舟怪已復遷忠武軍推官知武當縣縣瀕漢數潰隄君教民以大竹絡石爲岸高五丈方冬下之明年水至無患武當山有諸葛孔明廟俗以清明數百人爲社祠神以侈相夸或格鬪死君因其俗加約束爭爲衰改著作佐郎知安吉縣歲飢籍富家出粟食流民所活以千計將代民詣郡及使者言古之循吏所去見思我曹於陳君不待去而息思其將去而不樂也使者知其才命攝華亭且俾求前令張若濟罪君不願使者怒徙攝壽昌日與其僚飲酒尋山水作詩百篇率以縣小爲官樂冠之時王介守湖請使者曰安吉不可以無陳君也迺得歸道聞其繫囚衆以旦至邑遽閱牘有競渡毆人死至繫百人者且情得矣卽械應法者于州餘悉遣至莫庭爲虛人謹舞

天目山水漑一邑其附山六鄉爲防專利而下二  
十一鄉請決隄主簿劉壽視之千餘人擁壽關隄  
下壽走還君徐以他事至旁佛舍召六鄉老人諭  
散之與約決隄三日慰二十一鄉民老人唯爭趨  
令而溪悍猛旣決則三日不能復下鄉用穰朝廷  
初以七十五等定家業均役錢使者屬君立浙西  
法而翰林沈公括方察訪二浙遽言于朝挽與俱  
遂推其法浙東部使者交薦監杭州市易務兼市  
舶司以勞遷祕書丞太常博士服五品差通判信  
州未行丞相蘇公頌方尹開封引以知左軍巡判  
官事又差通判揚州或欲穿渠龜山南徑洪澤以  
避淮波者疑下有石不可鑿使者復屬君君言可  
鑿渠成民便之遷屯田員外郎改朝奉郎管句京  
東排岸司時托西疆又擢通判泰州未行權度支  
且用矣會有以君揚州釋寄杖事爲言者由是罷  
去拘催兩浙市易貸錢繼丁仁壽通直憂服除管  
句成都府轉運司文字有飛語并研令申宗道取  
井戶金會宗道在府使者遽遣搜橐得金盛怒欲

自掠訊君言匿名書勿治而金何必井戶物苟未  
白以屬吏可也後所司言金有從來王子文霍唐  
臣張堯士趙袞以治郡凶狀得罪詔大中大夫以  
上以歲舉堪知州一員今門下侍郎許公將首以  
君應詔差知邛州事丞相呂公大防范公純仁亦  
寔知君復欲用矣會君以疾致仕元祐四年十一  
月庚午卒以某年月日葬于某縣某原娶張氏德  
安縣君有淑德先君二年卒二子琦瀛州推官知  
臨江軍錄事叅軍必舉進士志藝甚修而琦問學  
有才智幹其蠱者也三女嫁朝請郎曹易西頭供  
奉官曹暄左侍禁曹習而習妻蚤卒孫男伯羣仲  
寔女一人君爲人豈弟敏彊會親族喜賓客輕財  
重義胸中洞然少貧賤刻意於學夜不寢牀置足  
水中以警寐故蚤以文辭有場屋聲東明劉溫奇  
之使其子槩等師焉槩後試禮部第一知名云銘  
曰  
以此其志則無不可成也命不與期以此其才則  
無不可能也位不得爲何以信此於時耶曰有大

君子者數人焉皆知之君尚何悲

朝請郎王君墓誌銘

君王氏諱元字舜弼其先大名莘人也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晉國公諱祐曾祖也尚書兵部郎中贈太尉諱某祖也通議大夫贈正議大夫諱端考也正議前夫人李氏文安郡君後夫人李氏華原郡君而君文安出也王得姓於周大於漢迄今多公輔顯人而大丞相魏國文正公諱旦道德忠義勳在王室爲本朝第一故家城東民慕而不姓之曰城東太尉公之從祖也其子孫蟬聯珪組文學政事直諒多聞隱然爲國名臣者往往而出相望也而君幼讀書業進士以世父天章閣待制諱質任爲郊社齋郎再爲主簿蔡氏醴泉年尚幼卽以才稱故樞密副使辭公向轉運陝西首薦其能監鎮戎軍折博務鎮戎當虜要路交易夥它郡嘉祐末以鈔法害之逮君領事入復羨以勞擢大理評事知唐縣事神宗卽位遷光祿丞又遷大理丞充德清軍使兼知清豐縣事清豐

介澶魏戎使往來之道故項錫軍名以爲重而部使者不察議撤其額君爲言朝廷本所以命此今不可易之意使者爲沮止而君亦不嫌忤其意也浮屠甲者與婦人忿夜懷甕入其室折婦人足而婦人倉卒不知誰何也君陰訊其故物色而擒之甲伏其罪人以爲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熙寧中安南用師爲江淮荆湖六路計置點檢催促軍器時平久東南兵備尤弛戎器取充數而已方事急詔大臣擇才吏以往而君用樞密府薦云水浮陸轉軍輿得不乏以勞減磨勘月日賜五品服監在京倉遷殿中丞改奉議郎爲國子監主簿遷承議郎哲宗卽位遷朝奉郎通判應天府事以親老不赴改監左藏北庫遷朝散郎又監元豐庫繼遭正議華原喪服除廼以朝請郎知澤州事始至擒衣冠子之尤無良者數輩寘諸法城中大聳父老憂其去也數十百人詣使者願畱會歲早躬禱于桑林旣還卽雨而犯暑得疾遂不起紹聖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也年六十九初君之罷清豐也當塗知

其可用矣。顧正議華原春秋高，不可去定省，卽求  
筓庫閑局，蓋家居二十年，不外遷，或勞之，君曰：吾  
以華髮奉親，勝樂甚。去此九遷，不願也。其侍親疾，  
晝夜不解帶，其庶乎傳所謂以愛孝者，非耶？爲人  
敦厚，疏通，不設町畦，博綜技藝，有家集十卷，所游  
多一時君子。長者娶趙氏，仙源縣君，再娶晁氏，壽  
昌縣君，仙源前君葬十一年矣。初君愛其弟大理  
丞村，村之亾，近仙源卜者曰：不利於君。君曰：我  
且死，不可以遠吾弟也。卒不改嗚呼難矣。男六人，  
曰毅，朝散郎，曰坦，將作監主簿，曰發，曰通，曰毅，曰  
穀，坦通皆蚤世，而毅號能吏，累贈君左朝議大夫，  
發穀穀皆舉進士，自立女長適霸州判官劉唐欽，  
次適進士焦禧，次適率府率宗室子颿，次適下蔡  
丞李士表，次適西頭供奉官賈倫，次適襄州推官  
皇甫侁，孫十一人，其名在晁夫人之誌，將以崇寧  
四年十月癸酉葬于開封縣大邊村之原，從晉公  
兆也。毅以壽昌君於補之爲從姑，知君詳來求銘  
銘曰：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人民社稷，其施如此。有賢朝  
議生于大家，積善之蘊，粵忱不華，爲親忘寵，居二  
十年以弟愛，故卜違不遷，是亦爲政云。胡不然，魏  
公之封名，則可大，惟原大邊名亦斯在，何以似之。  
惟餘慶吾賴。

### 仙源縣君趙氏墓誌銘

朝請郎贈左朝議大夫王公諱元之夫人趙氏，開  
封府開封縣人，叅知政事諱安仁之孫，司農少卿  
諱慎微之女生，十六年，歸王氏，以德容稱。王氏故  
丞相家，嫺黨數百，而夫人亦名家女，以妙齡執婦  
道，事尊章，睦娣，撫幼，卑咸適，閨門愛譽，無間言。  
舅正議姑，華原君年已高，而華原又多疾，皆意安  
夫人，華原非夫人所和，藥不御，食必夫人視，甘酸  
節乃饗，或通管，候轉側，涉旬不捨，匱忱，因以得疾，  
而忍不言也。華原愛其季女，夫人能奉其欲，無不  
至人，以爲難焉。嘉祐八年二月十八日，以疾卒，享  
年三十。時朝議官鎮戎正議華原聞訃，哭之慟，後  
朝議通籍，乃追封仙源縣君，男六人，毅坦發通穀

毅毅今爲朝散郎號才吏幹其蠱者也將以崇寧四年十月九日葬朝議于開封之大邊村以夫人

十六而嫁在婦妹卦抑長非娣亦良其袂三十以  
凶在爻能常常德不凶從一而終居爲淑女行爲  
令婦亦可以無負矣

壽昌縣君晁氏墓誌銘

朝請郎贈左朝議大夫王君諱元之夫人晁氏開  
封府開封人尚書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贈金紫  
光祿大夫諱仲衍之女也妣潁川郡夫人王氏朝  
議前夫人仙源縣君趙氏而夫人爲繼室晁氏自  
文元公以道德文章爲世儀範而文莊公以忠亮  
位丞弼家聲燁然夫人恭順懿和爲晁氏賢女王  
氏令婦舅正議姑華原君春秋高朝議以親養從  
冷局二十年夫人躬儉素以致甘旨溫毳舅姑安  
之族人以其久而不倦爲難也累封壽昌縣君元  
祐八年三月二十日以疾卒年五十三男曰毅朝  
散郎曰發曰毅曰毅皆進士餘蚤卒見於朝議仙

源之誌云孫十二人仿蚤卒僕休伋侏儻儼普博  
冠隆降毅等將以崇寧四年十月九日葬朝議於  
開封之大邊村以夫人附銘曰

惟晁與王家大名擅文正文元卿士蟬聯以元宗  
女嬪正裔子生宜其家沒有後社亦可以爲榮矣

刑部侍郎杜公墓誌銘

公杜氏諱絃字君章京兆萬年人後徙濮州鄆城  
曾祖尚書司封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贈刑部侍  
郎諱堯臣妣永安縣太君馬氏繼萬年縣太君馬  
氏祖尚書吏部郎中直史館贈吏部尚書諱曾妣  
彭城縣太君劉氏孝尚書虞部郎中贈特進諱彭  
壽妣太寧郡夫人朱氏公少穎邁知自彊於學問  
一上中進士第調濮州司法叅軍丁朱夫人憂服  
除爲永年縣令歲飢民將徙公悉召父老語曰令  
不能使汝必無行若畱能使汝無飢民喜曰如今  
言尚何行迺悉與印券使貸於兼并家約歲豐償  
卽不貸若償不如約令能治之於是民咸得食無  
徙者會明年稔民德公皆先期償時熙寧二年也

神宗方側席異才卽召爲大理寺詳斷官兼刪定編敕改大理丞權樞密院宣旨庫檢用官未幾擢權判尚書刑部丁特進憂服除遷太子中允檢詳樞密院刑房文字兼修武經要略詳定將官敕又提舉晉汾州義勇保甲嘗從容對上曰陛下寓兵於農臣愚不足以知然臣有不能默者因條十餘事上初未俞後卒知公兼判尚書兵部兼提舉樞密院宣旨庫遷太常丞復以職事對翊日上語宰相曰杜紘論事明白朕甚嘉之然未果用也鄉人前貴溪丞馬隨來調京師病逆旅且死公聞往視卽載與婦召醫冀全之隨病卒公哭之哀爲治喪第中或以爲嫌不卹也擢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提舉中書制敕庫兼修羣牧司騏驎院敕復權判刑部奏事面賜服銀緋每議獄必傳經以決先是民間女幼許嫁未行而養諸壻氏者曰養婦會有殺養婦以誣人者吏議如婚法公曰禮婦三月而廟見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故律謂定婚夫犯同凡人養婦雖非禮律其未成婦

則禮律之所有也議乃定又論天下囚應死吏懦不行法輒以疑讞且非殺人則可殺人而以疑讞是縱民爲殺之道也管羊舌職曰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苟卿陳王道之本亦曰民無幸生夫爲政而下數幸欲盜之奔秦難矣請治妄讞者不從差接送伴北朝正旦使改奉議郎除刑部郎中蔡輿幸省遷承議郎哲宗卽位遷朝奉郎又遷朝散郎爲夏國母梁氏祭奠使時戎初修貢入其國禮猶倨迤者衣毛裘邀王人以朝服覲設王人座蒙以黻且不跪受詔公持不可戎猶自若公曰天王以國母喪遣赴甚厚今不可以不如禮戎懼悉從公言差詳定元豐敕令格式又差按成都等路茶事以修書不行會夏國以汎使來請復土疆又差公押伴而使者欲入見自有所陳公遽止之使者語頗不遜公念初不之制且生事卽謂曰國主素乞具在表章回詔必自有旨揮况此大事也朝廷豈因使人口語便爲可否乎隨語隨折之意小屈畢見不復敢言擢右司郎中俄遷大理卿又論元祐



德音赦文鬪殺情輕減等今寺議一切以減等法  
從事雖朝廷不以爲然更猶守此古者大司寇以  
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之然後制刑焉德在上也  
今使朝廷持殺有司主德君臣之職於是乎紊疏  
上不報時邊臣襲鬼章青宜結生致闕下詔公鞫  
問公習知戎情雖黠不能隱故其國中詭計悉得  
上甚說遷朝請郎丐外官除直祕閣知齊州治尚  
寬厚不設鈎距町畦崇善良別材能人親附之然  
遇事濬發故小人亦嚴憚凡訟者必呼使前爲一  
二別白欺者輒按牒語之曰汝情若是吾知之矣  
不願竟者亟去太守怒亦不汝寤也欺者卽以手  
加額拜而走人以爲神徙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  
撫司公事治如齊人尤愛之復召爲大理卿因言  
唐鄧土曠可積穀陝西常窘兵食若養兵唐鄧間  
以備西戎徑商於距邊略與陝西內州軍道里等  
平土易運用以飛輓利甚博事下本道議者不達  
遂寢擢權刑部侍郎賜服金紫復丐外官除集賢  
殿修撰充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先是歲轉東南

粟給京師益七百萬石吏習於無事弊日積公盡  
條上之事頗施行又言京東河北飢卽轉淮南米  
振之清河歲涸輸常後不惟名惠實費又并受其  
弊可別爲淺腳船隸京東轉運司而俾發運司歲  
以諸路上供錢和糴無問豐歉以淺腳綱輸京東  
沿流倉積之并待河北緩急之須豐則使兩路償  
如直不行改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司公事汝  
號難治繫囚至三百人或歲餘未決者公下車旬  
日剖判立盡屬令趨府持其縣之疑事請卽書尾  
曰如是如是情法皆當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吏  
伏聽命取充員而已再召爲刑部侍郎或言公守  
齊時嘗坐有司失入人死罪命遽寢復知鄆州一  
夕有揭幟城隅者妖言其上且爲變者城中大恐  
俄而草場白晝火幟中一事也衆益洶或請大索  
公笑曰賊計正在此冀因吾洶迺發爾奈何墮其  
計中諸公第默吾知其無能爲也久之獲盜殺防  
送卒者驗之姦民馬安上等爲此遂伏誅因急治  
境中盜盡得其囊橐姓名榜購之盜不得容皆遁

去復徙知鄧州老稚扶攜迎於道相語曰我舊使君也請爲公立生祠不行改差知應天府兼南京畱守司公事感疾卒元符元年八月十二日也以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葬于開封府祥符縣臨黃村之原前夫人耿氏永年縣君後夫人朱氏長安縣君子欽益前襄邑縣主簿欽晏尚幼女長適前澶州司理參軍韓璉次適新單州錄事參軍王楹次適承事郎知韓城縣事張秩秩妻蚤卒公性至孝親喪毀瘠過禮與伯兄修撰公俱知名謂之二杜閨門主恩而嚴事修撰公加於人數等修撰公計至時在汶上哭曰兄教我成我今公不得臨死不瞑矣會以貳卿召而其孤開適奉柩歸葬祥符迎于國門哀動路人既事之明日會復還汶人或以爲善兄弟所感云開奉寡嫂寄潁昌公悉俸錢給之三當任子再以與其兄之子欽舜及兄之孫君溥而君溥者欽舜之孤也或謂公自有子若孫奈何公曰君恩當以長幼爲序故建公沒而次子一孫俱未命焉公爲人清慎而中曠達不實纖毫與

人傾倒無不可而至發於事則毅然不可干以私好酒不能劇飲而客至欣然與同醉醒喜山水爲州有勝處必造行遇蟠木巨石必下取酒使客自酌悠然遐想無復軒冕意好讀書雖老不倦尤長于禮經好擅弓文常做其語法願喜論兵而未嘗試也詩辭瞻麗尚氣格至表章述事與書記尤翻翻也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卷易說數十篇既屢修敕令嘗言配隸與編管太密祥符中其科四十有六後稍益至三百四十有餘科人得自新者寡因悉裁其法蓋省四百二十有餘科初公請治讞減者論有司主德非是人皆以爲濶至是人更以爲恕云銘曰

於昭神孝文王之文亦不已思皇熙寧秉文之德此多士如川之增則不可既遺其嗣展也杜侯奮熙寧初爲已試宜卿常伯時周士貴惟其似下循于張龔黃愛人漢循吏其身不競以篤斯社其在世

奉議郎致仕崔君墓誌銘

奉議郎致仕博陵崔君承之元符二年十二月戊戌卒未葬也其孤禮來求銘曰我先君生十歲我大父母下世自傷其提孩孤也號泣三年迺日夜自學問如其親之存用以成人得科名既宦不偶卽解其印紱去閒居讀書勸鄉人爲善以壽終魯人高之咸謂其君子且知止其生而不遭命也其歿而不傳則禮實不肯穫也禮爲亭殯側名亭曰罔極春秋祭祀哭亭上惟慢葬是懼敢以是私於下執事補之曰孝哉自補之初偕鄉書竊好與魯諸生學士游嘗已聞崔君賢迺敘而銘之君諱睨承之字也齊丁公伋之裔食采於崔者漢以來蓋蕃故有雙邯寓金東西南祖中祖別派而博陵清河之崔最顯後散處四方自唐初修氏族志猶第一而君曾大父廷溫隱居安平安平蓋唐志博陵裔然不知何祖出也避胡南徙瑕丘廷溫生繼榮贈大理寺丞繼榮生子良贈朝奉大夫君孝也大夫與其兄之子知侍御史雜事暨俱進士起家大中祥符間至君世其科則嘉祐二年也而瑕丘之

崔始大君初調沂州司理參軍再調陳州司法參軍咸以能稱用舉者遷全椒令又稱治孝滿不遷喟然嘆曰余不負丞而丞負余此故吾家斯立在藍田時語也吾又倦游土息安能如丞屈於不已知漫不省事卽謝病去以祕書省著作佐郎致仕於時年六十也其掾沂州使者檄校士東武東武士豪喜構場屋訟與時主司畢事出或遮道問誰何不合或裂榜相詬詠主司恐爲中夕張氏名州遣衛迺得去人語君故君不郵將出闕戶衆洶而前闕堂下索勝君徐語吏示之曰某第一某次咸相顧若厭者君卽命冠帶騎而去而所取第一者後貴爲宰相則故趙公挺之也其掾陳州守侍讀范公鎮最厚君君議法多附經平反范公大儒容許可察君知書長者欲奏使教授諸王宮君辭寒士不足範宗室貴者范公歎賞迺以治劇薦之其令全椒以其家居諄諄語其子弟者語其民使知孝梯力田相親睦故訟少盜衰初君常自痛祿不及親既告休以恩遷奉議郎勳飛騎尉服五品累

贈其考秩大夫妣任氏金華縣太君因愀然語人曰吾無它時捧檄歡今幸以登朝貴往者哭告吾考妣墓不恨矣配馬氏仙源縣君繼時氏旌德縣君皆前卒三男子禮藻禔皆舉進士藻前卒二女子歸孔燮孔殼燮趙州司理叅軍殼進士諸孫男女十四人卒後八年大觀元年閏十月壬寅葬兗州冀丘縣萬歲鄉之三埠村其先塋之南君爲人敏達莊重言行不欺爲鄉閭所推許其學喜言經工爲詩賦蚤有名譽所嚴事徂徠石介善姜潛顏復皆魯儒知名士與相切磋論議又自以其學教授子孫族人率有名第修立家故饒裕而澹泊無聲技娛貧無食病無醫藥死不能葬者皆從君甚有恩杜門蕭散忘懷得失年八十五迺歿故魯人高之以此補之嘗謂士之奔競始於尚科舉唐以來士相教語曰速化俗貫習久不復止童子足始踐場屋則增其年曰可蚤入仕稍長則更損焉曰休老尚可引歲月如君蚤棄事家居二十五年死而曰不恨補之不能知天下之遠何如此吾東州

所未有何必它奇節異行然後爲賢徒使人相謂知止亦足以愧窘拘之士什伯矣是宜銘銘曰道何必遠入孝出悌可以爲宗族師藝何必多餘力學文可以爲一世資惠何必及天下修之身可以爲政事施其大旣師其小亦施抑八十五而歿其又何悲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七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八卷

墓誌銘

雄州防禦推官晁君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趙君墓誌銘

永寧縣君李氏墓誌銘

進士杜君墓誌銘

進士閻君墓誌銘

夫人閻氏墓誌銘

右通直郎楊君墓誌銘

進士清河張君墓誌銘 井序

單父主簿單君墓誌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八

墓誌銘

雄州防禦推官晁君墓誌銘

府君晁氏諱端中字元升漢大夫錯之後後家開  
 封又徙鉅野尚書刑部郎中知越州贈吏部尚書  
 諱宗簡之孫尚書庫部員外郎通判鳳翔府諱仲  
 偃之子庫部前夫人許氏後夫人劉氏而府君劉  
 夫人出也封長壽縣君府君生警悟好書十歲能  
 為古詩草聖奇異庫部尤鍾念其失怙恃也年始  
 十五矣人意其幼驕而難其驟處約也而府君悲  
 哀折節如故寒生間關自力竟為東方名進士而  
 文辭雅不迫世好故累上迺中第初調趙州平棘  
 尉盜去境民安堵遷雄州防禦推官知潁州沈丘  
 縣事將行而以疾卒享年五十元符三年四月庚  
 子也卽其年五月辛酉合祔於任城縣呂村魚山  
 前夫人胡氏之宥胡氏知書能詩先府君沒二十  
 二年矣繼夫人閻丘氏淑慎宜其家二男三女男  
 保之付之皆舉進士自立女尚幼府君為人豈弟

甲以自牧而儻尚義不事小節文史筆墨之玩甚於嗜欲好酒喜山水嘗誦李白語曰偶乘扁舟

一日千里忽遇勝景終年不移人亦以爲近與人交傾倒無不盡任宦作業得少爲足類馬少游之爲人詩文章隸則元和以前勝士也江南黃庭堅嘗見其所作而歎曰永懷而善怨蔚然類騷庭堅未嘗以此許人也其在平棘守李陶作樓於汶之陽府君賦焉陶刻石樓上後補之見之曰賦雖小道然屈宋遠矣文詞之芳潤至相如子雲而極左張厯厯乎斬富而更窘曹植欲返其波瀾而不能也汶陽樓之作有心哉漢之上乎若親見子雲不能動人則補之之所不能知也府君補之之季父少長同研席其銘府君不求諸人而補之自銘之亦府君之志也銘曰

論世莫近於唐而唐以文侈何必其大者若郊島焉傳矣目賤耳貴藍田之璞以爲塊東家尚爾而况迺雄韋虎炳不玩以遠莫馴山雞鏡舞則惟近人吁嗟吾季父以遠沒身雜蓀蔭以爲詞兮以慰

夫離散之魂舉斯世而一人知今則吾不旣已聞尚遺此後昆

### 殿中侍御史趙君墓誌銘

君諱祐字壽臣其先趙州平棘縣人殿中丞諱符之曾孫太常博士諱昉之孫而尚書都官郎中諱盛之子也家世以財雄邊州國初北方用師博士悉以家財助官軍逐寇趙人賴以全自都官始葬磁州澄陽縣因家焉君幼警敏不戲弄稍長學通洽中天聖五年進士第初謫冀州司理考中因囹屢空改雍丘尉轉大理丞再知長垣臨邛二縣事用舉者擢知威州事威近蠻苦侵剽君下令毋先犯蠻蠻久感悅至相帥拜庭下遷殿中丞通判相州事相守資政殿學士張公觀奇之曰廊廟具也會改守鄆即奏君通判鄆州遷太常博士特賈公昌朝爲御史中丞言君方正擢監察御史彈劾不撓仁宗眷待之言楊崇勳以恩舊位將相判成德軍其子宗誨受民金崇勳因爲釋民罪事發崇勳猶爲營奏旣逮捕宗誨崇勳又篡取之君言闕庭

至近崇勳恣橫如此臣聞制使李宗易有奏報繼  
遣种世材就問崇勳但臥閣延制使人對不合齒  
莽臣請選使臣以禁近送崇勳就對念以其嘗官  
樞庭務存大體猶望與一散秩許令致仕上澹然  
之保州卒拔開城拒守朝廷初遣中使招撫繼又  
發兵攻討君言保塞近敵境偵邏日至今發兵速  
破則謂我邊壘不固未下則謂我戰士無勇使遂  
克之老幼魚肉帑廩灰燼可卹也又聞已遣樞密  
副使富弼宣撫河北龍圖閣學士歐陽脩爲都轉  
運使宜下朔脩倍道走城下曉諭歸順不可淹久  
啓戎人窺覲之心生逆黨變詐之計或叛兵有邀  
請亦務俛從事定自可裁剽上優納之而鄭公文  
忠公卒平保州賈公爲叅知政事君引嫌請外官  
遂以監察御史知棣州事仍不廢言事俄遷殿中  
侍御史興利除害州以治叅知政事王公堯臣引  
爲三司戶部判官恩得任子以與其弟禩補郊社  
齋郎時虜通耗朝廷難奉使者假君朝散大夫守  
太常少卿充接待伴北朝國信使還經趙宴其族人

語曰終願復爲平棘人與族人處因以錢二百萬  
爲貧者營產旣還遺視汴口陛辭上曰卿此行歸  
當峻任卿而君得疾汴口旣還卒慶曆五年四月  
六日也年四十有五上聞之歎息曰趙祐廼止此  
問誰後者賈公以嗣子滋聞而有司白君遺奏不  
應錄子上曰與太廟齋郎君平生以建明時事爲  
已任言多爲民自佐郡爲州至官臺省內外如一  
嘗疎決刑禁河北鞫獄陝西旣畢皆以其道所見  
利疚聞凡切於事者六其一慶曆二年星變又春  
大早上避殿寅畏敕寺觀爲道場齋醮事君言邊  
患未寧民力重困此聖慮所宜先軫者也佛老亦  
化民趨善然未聞遂以此蒼天譴也其二河北配  
糴民粟至二百萬石民蓄穀盡籍加督責戶不聊  
生君言陳新未續恐穀翔貴轉致流亾民爲邦本  
不可忽也請俟秋成聽民自入粟其三京東水患  
令民各塹田畔以走水因其土爲防植本防上君  
言民田有多寡而塹深闊若一可施之廣不可施  
之狹請下田欲塹者從民便其四鄆州戶輸乾食

鹽錢

君言鹽錢名乾食者

但歲抄浮戶計丁配之皆里正鄰

伍專增損丁數又變輸絹若紬費數倍恐京東盡

然請悉輸以錢以當預買直官入優民費省其五

陝西推鹽較通商時民不爲便君言始改法盡收

客鹽官買之已盡則必配民輦致或衙前督運多

破產又戶無高下給食曆貧食圭撮官不圭撮買

爲病請通商如舊其六陝西令戶運糧至延州保

安軍又不許飛腳齎貨就糴其地君言陝號以西

米斗錢五百至六百此但輸直以五六穀價臣聞

沿邊入粟甚耗中都錢今解鹽以席計猶四百萬

請入粟皆償鹽且稍潤之則遠民紆中都實事多

施行君疎財尚義識吳公奎於嘗僚未有名時吳

公從制舉爲空室給其資卒大顯韓魏公文路公

亦與游皆器之武功蘇子美以詩豪少所許可與

唱和盈筭娶李氏封永寧縣君子滋終漢州錄事

叅軍二女長適內殿崇班秦某次適宣德郎王定

五孫崇厚崇烈崇德崇仁崇卞皆進士崇烈嘗舉

禮部後以貢士垂釋褐卒崇仁崇卞皆天錄事君

以澄陽葬有河患改卞下邳之新安未及事而歿

故崇厚崇德刻意能幹其盡以大觀三年十月甲

子舉君及永寧縣君之匱合葬於新安并舉錄事

君以耐成其先之志也銘曰

惟天祚宋削平僭亂如舜禹升逮於仁宗休養生

息文景致平其同廩時天爲生賢碩大光明庶尹

百工亦罔不正可庸可承猗歟御史崛起平棘有

直亮聲士欲愛君愛民爲本本固邦寧尚率爾祖

毋壞爾成則後其興

### 永寧縣君李氏墓誌銘

故殿中侍御史趙君諱祐之夫人李氏鄴大姓如

蜀程鄭氏夫人幼孤鞠於其叔父母年十八適御

史君生一子漢州錄事叅軍滋也幼莊靚寡笑言

御史亦少孤事母恪夫人不愛匿橐奉姑甘旨日

夜勉御史以學御史立朝清白有內助焉累封永

寧縣君姑老癯發胸間殆夫人吮癯出血信宿愈

御史年四十有五而歿姑繼歿夫人哀痛墜死其

二叔求異籍許其資二百萬錄事君幼不能平夫



人止之曰無以累爾父鄉里賢之以熙寧某年月日卒二女五孫見御史誌孫崇厚崇德自滄陽舉御史之匱改定于下邳之新安以夫人合葬銘曰生富侈躬淑靜嬪髦士勉以正姑曰孝與爲命或分財棄不競洵女子能力行寧爾後微厥慶

進士杜君墓誌銘

寬伯姓杜氏諱欽禹濮州鄆城人也杜氏固多賢而寬伯之高祖某官諱某曾祖某官諱某祖某官諱某皆以文學政事顯於時杜氏始大而今爲宣德郎詳定官制所檢討官曰純鄉人尤以爲賢而師之者實生寬伯寬伯爲人頎然而長質直且愿人以爲稱其家兒也補之十餘歲時先君爲補之言宣德君君子也若人乃可事之及補之長爲補之求配以爲莫良杜氏而補之所與奉先君祭祀者實於寬伯爲第二姊寬伯與補之游七年飲食起居不見其有過也讀書能知其意爲言語皆質直事親竭力不薄於其所厚與兄弟族人處竊竊然愛不能捨也元豐四年五月八日不幸感疾以

天年十九娶閻氏無子卜以十月某日葬於開封府祥符縣某村之原初寬伯疾亟補之入視挽補之衣泣曰恨不與吾姊別補之悲之寬伯孝弟人也銘曰生而不壽無男子生莫毒斯而寬伯罹之求其所以至此極者不知其爲誰嗚呼已而

進士閻君墓誌銘

進士閻君蓋字天錫世鄆州人有諱實者仕梁爲保義軍節度使後降晉晉以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胡柳之戰晉敗莊宗欲退保臨濮實獨以謂梁兵窘感其情已見持不可卒逐梁軍實沒封太原王逮周割鄆州之南邑爲濟州治鉅野故鉅野之閻皆實後中散大夫光祿少卿諱貽慶君曾祖也楚州錄事參軍諱化基祖也宣德郎致仕諱仲宜孝也君生而茂良兒曹有志於學嘗謂場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爲孝隨父官縉雲病其僻絕無與言乃自獻書其親願受業太學不以遠膝下故自暴以貽親憂乃孟子所說五不孝終身保不犯也其

詞踰千言至論死生寤達有命不敢借勢而欲速  
嗚呼是誠有志也然觀其詞汲汲若與日月競迭  
微猶茫然如不及者感慨異甚蓋居太學纔一年  
輿疾而歸卒於家其親念其平生言而痛之其族  
人見其勤苦而望其有成者惜之而鄉人之知其  
誠孝宜顯者以不盈而得害咸歎其不可知也有  
詩六十二篇率多志士幽隱良玉毀棄騏驥不棄  
治容巧舌但悅兒女反掌凋謝之意寂寥可傷也  
娶趙氏大理評事某之女亦卒評事無子而女得  
其父產以歸君甚厚宣德君謝事良窶因得以養  
有餘則以分族人不私也子一人閩業進士亦愛  
孝操心慮患欲不墮其先人之志甚恪女一人嫁  
王應臣亦進士閩卜某年月日將葬君於磁州某  
縣某鄉之原以君嘗與其游其求銘踰書五返而  
益堅某既知君不得辭銘曰  
榭柎豫章可成棟梁拱把而毀傷藜藿蓬蒿實害  
嘉苗雨露以翹翹曰山虞老農之罪而山虞老農  
不願其如是豈非命耶

夫人閻氏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充刑部詳覆官晁君諱端本之夫人  
閻氏濟州鉅野人也孝單州司戶叅軍贈宣德郎  
諱德基蚤卒妣孝感縣太君張氏寡而材教其女  
甚修士爭與婚故夫人年十九歸晁氏而大理君  
復蚤世夫人恭儉守義族嫻更賙之嘗從其兄今  
奉議郎致仕仲約官江州因受道家錄速補之爲  
尚書郎及守河中也皆迎夫人以居而補之以以  
太平觀食而居緡也夫人不果來崇寧二年六月  
甲戌歿享年六十有五生七子皆不育一女嫁故  
集賢院學士杜公諱純之子承奉郎開又以產夭  
夫人由是得疾悲啼不捨榻竟以歿且暝猶綱紀  
其後事不亂前此杜氏以其外孫君渥從始孀矣  
隨其柩而號行路傷之而大理君於補之爲叔父  
補之痛君之無祿也既以歲甲子冬十月乙酉葬  
君魚山矣故夫人之凶十八日七月辛卯克耐于  
魚山之塋且嘗誓于大理君曰惟歲時薦享則先  
人之不肖子補之在乃先人之祀未墜於地則叔

父飲食如生今夫人之葬也言猶在我先祖先人尚聞之銘曰

生無以養既養矣死無以葬既葬矣抑富貴而多子相去乎此其能幾吁嗟夫人可寧止

右通直郎楊君墓誌銘

元祐八年二月戊辰右通直郎新通判河中府事楊君卒于家其孤若狀君行以抵其外兄晁補之而哭曰若不夭我君志義宜承吾祖後光大我家以垂裕我不肖孤而位與年止此若念此痛於心我君嘗言吾所與游衆而吾甥知吾志然則非外兄誰銘尚慰我不肖孤補之哭曰自我爲兒時從壽光夫人於外氏舅愛我厚導我於學甚恩竊不自少謂舅才業可任重而迄不偶其敢嫌於戚以沒舅美謹按楊氏系出弘農華陰漢興有喜爲郎騎追項羽初封赤泉侯喜後有寶王莽時不應聘蓋救黃雀山中而夜有童子致白環四云後當出三公如此者寶生震震有令德亦致三鱣之異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皆忠孝竟四世爲三公如童

子言雖其後分裂猶世多大人顯士非他姓比而君諱某字節之世家單州成武自曾祖諱超以上遭五代之亂遁逃不仕祖諱善基始徙濟州任城以學術行義教授其鄉生二子爲郎累贈尚書刑部侍郎而尚書比部郎中贈右朝議大夫諱早君孝也幼彊學事親孝慷慨有大志聲聞山東旣冠以經明起家歷畿令州守數決大事疑獄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有古循吏風顧喜言兵挽弓至一石平居論議慕班超之爲人近臣亦屢以此言不果試前夫人鄭氏先沒繼夫人向氏封福昌縣太君而君向出也故以其外祖父龍圖閣直學士傅式恩任郊社齋郎生警悟異甚年十六舉進士以高等薦卽知名尤爲吳申江淵諸生進名士所稱文采瞻逸造端立語則破的驚人初謫密州諸城主簿再舉進士又首薦不第遂盡屏其少所學益治經考古去華而居實矣諸城劇邑令以病不勝事去君承令乏吏少君君爲晦圭角調聊不遽吏稍縱因微得其宿姦狀盡置諸理一邑大駭時清獻

趙公抃方安撫青州亟言君才於朝又以吏事稱再調開封府襄邑縣尉初教保甲君行法不擾而辦歲終以其伍見庭下於旗弓矢甚整坐作甚習神宗喜又嘗有獲盜功應併賞卽擢大理評事喻執政與畿內大邑以觀其能而用它事忤當塗得知真州六合縣又左遷監荆南府酒轉運使趙鼎提點刑獄事周尹爭薦辟各欲爲已辦事者移監鄂州都作院改承事郎守朱壽昌數移疾輒以郡政屬君而幕府熟君名亦不以爲嫌也丁福昌憂免喪知廬州慎縣江南俗喜訟而慎多豪右率以財陵其里人而屈之少忤則使其黨毆藉或撻其陰事于官無不至君發其尤無良者一人以徇訖其去無復以此至庭者有吏犯棘覺而當法輕君繩之急吏反賄民往誣君以事於戶部君爲不知者而民詞窮自歸君諭以誠釋之巡檢王軫嬖其親卒而御其下僚衆洶洶欲爲亂軫懼求解其官去君曰我在君無恐卽召軫所嬖懲之而喻安其衆衆不敢動軫用以全父老以謂自皇祐逮元豐

四十年纔兩令前李處厚後君也再知鄆州陽穀縣政如慎而滋有聲民以小忿夜與奴殺田客獄未竟會君薨出其人賂吏求去奴絕口因以奴病聞君已知之衛奴甚謹計不得逞卒伏辜有殺其鄰之子者尉視之類刀傷而得斧尸旁不可詰君獨陰使人探其簞得刀而藏之因語囚悉上汝家刀囚數其狀悉而諱簞中者君出刀示之曰此誰物也而不數卽叩頭請死轉運使范鏐每行部至境輒反其旆曰此故慎縣才令必刃有餘地也京東多盜而陽穀接河朔君勸民以衣食之本盜爲衰囹圄屢空吏無所措其手民相與語曰吾邑有難遇事十今令自爲令一也蓋歷數其能皆聞見所無者吏雖初不便君既束君法人人幸無過久反自慶以謂令保我至此擢通判河中府未行一日會其昆弟族人飲甚歡將休忽坐帷後瞑不語家人就呼之逝矣享年五十一歷官宣義郎宣德郎右通直郎勳武騎尉服五品娶錢氏丞相文僖公惟演之孫而殿中丞擘之女封樂壽縣君有淑

德善於舅姑宜其家二子若鄉貢進士彊記而文能幹其蠱者也草少卒一女未媵將以某年月日葬於任城縣千秋鄉千秋里從朝議公之兆也君忠信和裕孝於親生事死葬無愧者敬伯兄猶父

而鞠其養妹恩爲人風儀修整書畫妍楷談議儵然晉王夷甫衛叔寶之流也至其居官有守遇事剛果所至人受其惠則又人不可及者好書多所觀覽而尤善易於文喜韓愈嘗道黃州以所爲詩賦贄眉山蘇公公歎息爲文美之上卽位之初上書言時事大槩欲久監司守令之任考百司課均坊市易捐牧地租略已施行初補之先君以文詞德義寬厚愛人有美名州間人慕學之舅以童稚從先君先君固言舅少成矧補之壯長聞見如是懼不肖述事不能白矧曰敢以其昵私舅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桃李人且猶蹊其下如舅玉也不繚藉以奠諸廟而毀於櫝中是可以爲求者惜

銘曰

天固不愛物不然何以鍾其美而與之不爲用以

屈物固不自愛不然何以輕吾寶而喪之易所徇於外爰有至理是不自期繁厥所遭孰知妍媸彼玉而美而未始以爲美瓠珠佩爾而玉亦不自謂其如桃李嗚呼舅氏

進士清河張君墓誌銘 并序

君張氏諱鼎字正之張氏得姓遠周宣王時有張仲春秋時有張老兩人最顯其後杜陵人張湯以法律取漢三公傳子安世至純凡七世侯蓋班固嘗言馮商稱湯與雷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又怪漢興以來侯者百數而未有如富平久者意湯雖酷烈以其推賢故有後而余嘗竊以謂雷侯豈特其才智漢無雙而輔漢救民於亾秦虎狼塗炭之中生息二百餘年事成迺儵然推而不居本其處心使世界有辟穀不死之說非妄者如良乃當得之而良死僅傳子不疑卽絕此不可知者及得商所稱然後迺知湯之忼刻雖其達賢恐不足相補而富平之所以久殆良祖以來君子長者之風故迄今雖分裂微晦然張姓遍天下亦盛矣而君之

先蓋鄆州須城人自五代之亂累世隱居以孝稱  
逮君曾祖始徙濟州鉅野而諱宗孺者君孝也富  
而好施以壅培其子讀書爲士君用勉礪有立初  
泰山孫復家居傳經聲聞山東其一時貴人賢士  
爭師之後仁宗召復居太學而君往執弟子禮因  
盡得與其門人高第游受復春秋尊王說然猶以  
取科名慰親意爲事而於時翰林鄭公獬滕公甫  
塲屋聲藉甚亦與君厚廼以詩賦舉進士不中第  
治其業益勤會其父病就養者累年因歎曰士遇  
合有命若可以力挽取非命也遂不復措意尋遭  
父喪茹蔬摧瘠自是益外名譽略感儀鄉人之賢  
不肖善惡皆與之齒窮閭寒家慶弔必在雖塗潦  
不棄曰無以見里之老人家故饒於財而奉養薄  
不以饒故欲可侈而易其所聞於儒者也至闢人  
之急則竭其力恐不逮故食客常滿堂嘗買田三  
百畝以待宗黨之貧無歸者使葬且養焉歲凶出  
粟數百斛食流殍所活以千計爲人寬厚坦爽喜  
讀書樂善而好信鄉人有爭者至就平曲直勸警

而去無不滿意此其身旣不偶而退行之家一二  
之大槩也母房氏有淑行老疾危甚君夜禱于庭  
卽夢得期三年后如期亾人以爲孝誠所感云娶  
許氏繼孫氏皆善其內事于一人仲原嘗以進士  
舉禮部講肄有聞工爲詩溫恭樂義致客之多如  
其先人五女嫁房經薄演高脩房之才程獻夫皆  
同郡良士而經以明經獻夫以進士俱嘗預計偕  
諸孫男女八人男紳詢績綱紹女長適進士翟光  
弼餘二幼以元祐六年六月甲辰卒年六十有八  
初君孝以上皆葬鉅野之比于村而地多水君疾  
且草語仲原曰欲爲先人改卜今不能以爲恨汝  
無忘吾志則是吾不沒也仲原泣曰諾旣而卜任  
城縣之諫議鄉呂村吉廼遷其先柩及君與兩夫  
人之喪祔焉實元符二年九月某日也仲原與余  
兒曹俱學相好求銘咎馬少游常哀其兄援慷慨  
有大志以謂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棄下澤車御  
款段馬使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且自苦  
爾而援後遭光武立功萬里之外光於竹帛亦可

以無憾而當其臥浪泊時至念少游平生語若不可得方余年少意援老憊志易不然何媿於少游者後余宦學四方無所成就既未有援毫髮可以厭足加齒未若援老也而已非元龍上床之意從許君問舍之事不自知與前日之慮易然後益知少游達識果足以愧援而君亦優游者艾無慕於世當易一爻不出戶庭无咎者以是銘君其誰曰不然銘曰

士生委質功業林匪學問意皆侈心使成烜赫固莫任況事與志常嘔欬尾閭其損得蹄涔一羽之徇捐千金少猶穎脫中悔侵念平生語安可尋但自惡影忘息陰有良里士裂冠襟不與一世驅駸駸高明之室有物臨取裁足爾吾良箴餅輻于堂惟久淫澹泊可守寧適今畏名勿取神所歆後枝葉茂由根澗

單父主簿單君墓誌銘

君諱拯字濟甫淮陽下邳人家故饒於財而祖翼孝琇以樂誼好施聞琇生四子皆爲士而君結髮

游學嶄然兄弟間彊有力知恥爲文辭敏麗太學諸生交譽之嘗四舉禮部不中同時流輩或蚤得科名通顯獨潦倒庠校而志不屈年五十始中進士第謝登州文登萊州膠水二主簿困窮久閱義理多知道以愛人爲本教民次之故所居官輒欲行其志嘗攝令文登民有怒其子算屏諸戶外者且視碎首而死其家疑鄰父執之鄰父不能自明且具獄矣君疑不情夜就訊方泣稱冤遽破械出之捕得其殺者一邑歡駭然君未始以爲功也沈於銓選者二十年晚復調單州單父縣主簿未至以疾卒大觀二年某月甲子也享年七十娶同里莊氏男許學問有立女二人適進士聶綸郭闢之以卒之年四月甲子葬于下邳縣某鄉之原君爲人豈弟尚氣遇事便發不藏宿怨怒故近物而物不忌或戒以易言近悔自以義當出此不化也其家數世不異籍無親疎若一淮陽守龍圖閣學士趙公禹欲上諸朝旌表之君辭曰此在民爲難於士爲常不敢以是徵名旣仕不遇欲投絃去卽所

居爲東齋呻吟論說其間悠然自得國子祭酒顏  
 公復爲文以記之初某未冠游下邳君亦未壯平  
 居學問相好也得罪家居一日君過門歡然道故  
 意加篤夜踰半忽索馬去挽留之不可無幾何而  
 聞其卒悲夫君尤與里人隴于令聶循矩善聶良  
 士自言嘗從君學乃狀其行來聶謂君單姓官單  
 州單父爲以歿與柳子厚死柳州事符雖戲論亦  
 異矣銘曰  
 士生欲其志之成也家人欲其仕之榮也交游欲  
 其義之行也志雖卷然亦成仕雖屈然亦榮義雖  
 不試然亦行所得在此所失在彼在此而得展余  
 喜在彼而失匪余恥嗚呼賢矣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八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九卷

釋氏讚疏

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像讚

猪齒曰化佛讚 并序

陳氏繡觀音舍利讚

畫入定僧讚

佛鑑大師語錄序

跋戒公疏後

荅指老別紙

無名庵銘 爲居士劉範作

脫黏庵銘 爲陳元老作

夢齋銘 爲晏秀師作

東臯子宴坐內誦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九

釋氏贊疏

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像贊

阿那婆婁吉底輸我觀世音本名號菩薩管自禮  
佛足憶念無數恒沙時有佛出號觀世音教我從  
聞息修入無有一機非耳悟是故名爲觀世音菩  
薩榮彼佛威神與彼佛慧正齊等從聞入流初心  
所所入既寂相不生聞所聞盡覺亦無忽然超越  
世出世獲大圓明二殊勝三十二應度衆生我一  
名號與衆多恒沙諸佛等無異一首三首至百首  
八萬四千爍迦羅二臂四臂目亦然惟無心能通  
一切說一一呪一字義其音遍滿十方空悉知罪  
性無從來是故名爲施無畏諸大菩薩阿羅漢亦  
各自說初悟門文殊師利普宣揚讚觀世音爲第  
一旋機反聞聞自性是佛一路涅槃門方便堪以  
教阿難是故我今頭面禮弟子補之歷千劫循聲  
流轉得飄零人天鬼獄無不櫻乃今日逢甚淡法  
種微善根如芥許因緣會遇聞此言然我不斷三

業根云何得取無學證涕淚悲泣作是語大悲灌  
頂開我頑我亦常得二殊祥一耳所聞一夢觀我  
今日復爲衆說稽首菩薩在世間有海傍士族姓  
賀三世妙續莊嚴相一貧女髮提魚筍晨朝過戶  
言善哉汝善畫此觀世音見觀世音能識不若士  
不悅因醉語汝安能識觀世音髮女忽化白衣僊  
彼魚筍成百花筍聘然稱歎欲作禮菩薩與女恍  
皆亾此但衣食爲善緣而已獲是感應力於今十  
方普供養稽首賀氏觀世音又復我答居河壩有  
大比丘號覺海我從覺海求見性教我自問還自  
磨我緣宿障未能證於覺海言不悟入繫心成勞  
勞發瞽悲魔入腑悲作狂夢觀世音奇特容而左  
手端起猛焰於猛焰中有佛首滿月嚴淨而愛頰  
我時覺已自息惟將菩薩慈加護我無明毒火燒  
佛性無頰佛性佛無頰爾時便得心清涼悲狂頓  
消諸惱息未成念佛三昧果而已獲是境界祥於  
今我在行住間稽首菩薩不患議我今爲衆說是  
事聽者同我增善根亦復隨順文殊言讚聞思修

爲第一令汝離苦得解脫是經所說非我言未信

與信皆信持無子能背父母者弟子補之風供養  
與具信士弟子謹從佛方便作此緣或以文字或  
財施妙甘棠林它山質以佛力故成旃檀刻此無  
相慈威容觸光遇影成休復願補之謹先父母棄  
此願力勝因緣在天修羅人非人乃至一切受生  
處常聞菩薩救苦誓如海潮音震三千此音歷耳  
報無邊於眠睡中而大覺願補之謹先父母棄此  
願力勝因緣過去未來及現前所作諸因對復苦  
譬蠶作繭龜藏六不知懺悔無脫時聞無畏施自  
了知如劫波中六結解願補之謹先父母亦復隨  
願文殊言從觀世音耳門修決定入此三摩地願  
我此一報身盡亦得棄是勝因緣生菩薩處爲衆  
生復得見我先父母以身力命報父母如虛空盡  
無有時斷身口意不善根如維摩詰真懺悔汰除  
砂質求佳饌心清淨故佛現前如餅撲落水散時  
十方一切俱消殞普願幽顯諸大衆信與未信同  
一音窺娑婆界稱南無如菩薩音震天地

豬齒白化佛贊 并序

豬齒白化佛者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獲喜縣  
民戰氏殺豬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銜  
之信信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齒白中  
得肉如姆色酣酣由醉玉諦視之如來像也誓有  
珠如粟瞑目跏趺瞳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  
補之從弟新鄉令載之目覩其事記于石以示補  
之補之聳然曰佛菩薩普救苦衆生菩薩至不愛  
頭目髓腦度人畜鬼出無量苦而具縛凡夫以利  
養故殺害不已俱入劇苦大火坑中號呼恐怖過  
又不改佛菩薩動於威神爲警此輩因懼生信令  
諸闡提隳彌戾車於沸鑊湯蓮花涌出是佛菩薩  
心欲此事流布十方諸惡衆生有芥子許過去善  
根皆大恐怖戒悔殺害普作回向諸佛現前不覺  
心喜身躍復作是言從不可說劫民有齒牙知相  
食故無日不殺由大地草萬死萬生而佛哀愍故  
動於希奇如優鉢曇花時一現耳夫以不可說劫  
無日不殺萬死萬生之中而佛之威神纔得一現

而乃獨動於職氏之豬與劉氏之犬現已應傳而  
 若覩若不覩若信若不信至于萬人夫於千萬人  
 中而我兄弟兩人者又獨得而記且贊之則凡職  
 氏與所祭若神所使若屠所殺若豬與劉氏所銜  
 若犬所析若子與記者吾弟贊者補之於過去世  
 是一段事本末輕重皆有因緣惟有佛眼悉知悉  
 見次第顯出終始圓成令四天下與未來世因此  
 希奇與此文字辯意不殺決定自知如利寶刀斷  
 多羅木意已斷故業不復萌無始怨仇俱為眷屬  
 由是增長深般若因一切諸佛之所護念豈不勝  
 哉豈不大哉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夜援筆為贊  
 頃刻而成若佛力助文不加點云

吾觀鳥獸

諸食肉形

鉤吻鋸牙

慘劇羅刹

如是一類

是彊非彊

業力所驅

啖彼養已

是遭食者

死已能生

反誅其償

如汝啖我

版築上下

無有盡時

此業甚深

佛所不度

牛馬草食

口方齒平

業淺易超

無對復苦

人非牛馬

齊貝瓠犀

食穀果蔬

形善應爾

云何不若

牛馬異生

無凶吻牙

而作鋒刃

鷹虎受報

形凶則然

人形佛形

而慘鷹虎

故死受報

甚於馬牛

我誦此言

普勸橫目

血入牙故

殺生不休

至人無心

同仁一視

視人如我

視豬如人

人自不知

是豬何等

或其前世

諸眷屬因

云何無明

日殺眷屬

刺心取血

血大經流

揚湯燖毛

毛須彌聚

死者不捨

萬豬常隨

汝莫鼓刀

謂豬賤畜

是熱血裏

有丈六身

南無佛陀

南無僧徒

我不敢殺

諸佛現前

一切眾生

若飛若走

若潛若穴

小大妍媸

其血肉中

各具一佛

云何見佛

而欲鼓刀

汝欲殺豬

應作是念

芻賓國主 殺尊者時 未及捨刀

臂已墮落 白乳涌出 六種震驚

亦如此豬 腦破佛出 佛不在外

佛不在中 佛不在空 佛不在色

是豬不死 彼佛儼然 世分別心

自說人貴 謂羊豕業 本以供人

彼以業來 我何故受 受則羊豕

業歸我身 往有大豬 生不啖穢

食薄荷草 度羣業豬 菩薩威神

示入異類 汝自肉眼 何由識豬

藏汝之刀 莫加豬首 驚齒白內

踟躕坐人 稽首世尊 在我齒白

我不敢慢 無豬無人 惟願現前

諸見聞者 如菩薩誓 念念勿疑

以此勝因 普薦三世 父母師長

若冤若親 化柔軟心 去毒害意

捨熱血汁 獲甘露漿 苦海悉乾

同一安隱

陳氏繡觀世舍利讚

信為道元功德母 大方廣佛華嚴義

由堅固信生萬法 維舍利子名堅固

心無心中植此信 如地合種雨卽生

地猶有形種有差 薑不為芋芋不薤

然以此兩一味故 無種種性一味生

况此無生法無差 從無盡藏來無自

或求不得不求得 得與不得不自知

是名不壞金剛幢 佛與眾生具此勝

我今稽首先讚佛 佛神耀力以無心

默良久頃按指時 海印生光地金色

是光與色為實幻 謂實非有幻非無

以佛神力光色呈 是光色從佛心出

我今神力與佛等 如鼓不擊終不鳴

眾生身具一觀音 各現其身而說法

觀音常不離汝眼 而汝眼不見觀音

旃檀繡畫與紫金 無是觀音無非者

誰能信此不二義 當執絨縷如虛空

是堅固作海無邊

舍利生如海泡涌

非觀音力非爾力

如早氣透雨自滂

或說菩薩妙吉祥

欲信眾生未信者

惟眾生以未信故

舍利從此不復生

闍提魁贈酒皿林

是堅固子皿中滿

投刀捨業拭面目

如熱病汗滅滅生

或說闍提身所無

是波旬說非佛說

我觀陳氏此殊勝

非出家女和合僧

一念圓成三業空

十方菩薩為已伴

雲中金毛希有事

佛說作解受羣邪

常樂我淨亦佛言

決定義中無決定

我今頂禮菩薩足

善護念此陳氏慈

為眾生作佛因緣

一浮囊濟大海水

畫入定僧贊

開眼見明

名為見外

名為見內

閉眼見暗

彼上人者

難於酬對

佛鑑大師語錄序

佛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而以一音演說之故法

皆心說說皆法半字滿字有離有解有假名字而

無一物四句百句千萬億句題至不可說那由他

句其字有盡而義無窮始自四十二章西來而佛

書遍中國能言之類無以復加如經所說山河大

地皆是菩提燈發勞相譬菩提心為一大鏡而山

河大地一切眾生草木根牙之類皆清淨本然中

所現物故隨取隨用而其取其用皆不外吾鏡中

則其能以無心通達而一音演說字有盡而義無

窮能言之類無以加豈不以此哉然佛以無言言

故如刀畫水如空中鳥跡過不可尋而昧者欲求

畫於水求跡於空故觀一藏教如大海普雨而欲

以淺智悉數其滴至不可得則生迷悶於千萬億

句計常計斷見中見邊如步屈蟲腳移後躡前終

不得捨而會不知反滴為海則千萬億句畫亡而

跡失有大智人菩提達磨具佛知見憫此震旦為

教所縛而來解之最初一語廓然無聖有求心了

不可得者即以付之故面壁不立文字而一藏教

咸露無餘佛音人音鳥音獸音一切風水百物之音是音皆說是說皆義乃至牆牖棟柱無說亦說隨其根性使各悟入如是解脫無量之衆譬五百比丘各有悟門言人人殊而佛告舍利弗以彼皆正說無揀擇也粵有佛國禪師白公天衣懷公之裔孫法雲秀公之嫡子提祖師印爲一切雄而佛鑑大師惟仲又佛國之嫡子始從佛國悟庭柏義卽師子吼盡眼界隨類拈出物物皆金而佛國故不作如是言佛鑑亦不作如是解也或舉庭柏義問者則曰莫謗我師然青青滿前用亦不盡旣往金山龍游道場皇帝數遣使降香學者雲集震于江南會補之至金山師傾蓋欣然語以家弟無極宰說之宗旨夙契嘗赴初請桃園鼓山亦以補之於道有少分因出門人所集語錄求爲序引補之聞之管佛一時取恒河岸一葉告諸比丘我所覺了一切諸法如大地草木爲衆生說者如手中葉佛以爲葉葉皆舉累劫不盡故舉一葉使自趣入而縛於教者始葉葉而求之非祖師具佛知見

則安能不立一指而盡佛之蘊無有餘哉知此則如來祖師無異禪也故因佛鑑語錄而伸之

### 跋戒公疏後

元祐七年翰林東坡先生守揚七月石塔禪師將還山其徒詣府請畱公書其狀後與之曰傳語長老三十日奉謁議去住卽以其日從僚屬過師出疏袖問師去而復畱初師欲去甚確衆以爲非東坡故不畱也師畱而公去室中塵凝師坐晏然如公未去時也補之不學道不足以知師得道之淺淡而徒識其貌淵然而靖不可澄撓忘其初不爲東坡而去亦忘其終爲東坡而畱也姑畱而已矣後九十八日晁補之記

### 荅楷老別紙

弟子補之黑業鈍根歷劫飄零可憐憫者竊不自意以何因緣年二十許時卽知歸依正法更不生疑而業力牽纏投身世網飲酒食肉作衆不善晚雖懺悔未有脫期曾禮圓通覺海二士嘗蒙接引自不承當今年五十七髮白氣衰歸仗無所仰聞

和尚德名心生歡喜恐是宿緣曾獲親近故昨親  
了了庵頌不覺便伸偈讚熱鐵入水作種種聲亦  
不自由非敢發露見解求大善知識剖判也伏蒙  
寄賜荅偈茫然自失如大空中無安脚處既而內  
省若朽木不可雕和尚豈肯開甘露門也惟願慈  
悲更加誘誨令浮海盲龜遇木得歇幸甚幸甚補  
之稽首

無名庵銘 為居士劉範作

無空名空在大覺中如海一漚無生滅同大千居  
空漚體億一是中無庵名庵非實無庵何銘况庵  
中主曰我不知芭蕉自喻有來時人亦不自知敵  
門試喚睡裏揚眉

脫黏庵銘 為陳元老作

鴉鳴不鳴問庵中人是聞不聞聞不聞生不聞聞  
滅黏不可脫無黏何脫離生滅本十方消隕

夢齋銘 為曇秀師作

夢中頭落以手捉覺知夢已默自笑我今無生妄  
為有如鬼詬口是非我是鹿非鹿何時了請循其

本二俱滅我今何為復夢語門關墮地忽驚覺

東臯子宴坐內誦文

平居宴坐閉目收慮恒作是語汝身今者非男非  
女非孫非祖無古無今無來無去清淨本然妄生  
國土被塵染識根乃結聚久不可洗如衣受漬妄  
有形骸妄有名字是張是李是男是女汝既非此  
此亦非汝譬如蠟相被石黏住認石為我于劫受  
若是義不然吾有一喻譬吾如空被了釘去住是  
空非物釘無着處便得脫然離我我所正恁麼時  
措眼看取一念相應是涅槃路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九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七十卷

釋氏贊疏

勸緣造大藏經疏

請則和尚說圓覺經疏

請則和尚說金剛經疏

龍泉寺修五百阿羅漢洞募緣疏

齊州齋僧祈晴疏

甥杜氏小五娘披剃疏詞

并序

驚湖長老開堂疏

請崇寧長老疏

請普照長老疏

題大寶篋經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七十

釋氏贊疏

勸緣造大藏經疏

伏以諸佛出世本緣說法利生衆生鈍根不能見性成佛所以託胎卵溼化為正命認地水火風爲自身將盲引盲從苦入苦大可厭患况無出期故如來警之以雷震法音示之以天然覺路設有七寶布施滿恒河沙不如四句受持等虛空量而此小邑其中萬家雖建梵宮猶虛龍藏醍醐上味至死不嘗摩尼寶珠曠劫常棄豈不共生慙愧同作因緣今聞上國伽藍適有古教緗帙題絨萬卷價直千緡欲置六師殿堂不妨八部衛守普願聞見咸發慈悲大事圓成諸方慶讚若僧若俗得誦得持十地一乘性陸蓮而不染三塗八難罪湯雪以無餘或素或緇曰男曰女不以多寡便爲重輕惟能運喜捨心則必獲法施福恭惟大覺證之謹疏

請則和尚說圓覺經疏

伏以脩多羅教者如來本起因地正受住持大涅



禁門妙莊嚴路十二部經諸決定義十二菩薩所脩行因流出無量一切吉祥真如超過恒沙十方文字譬喻若廣說說者千劫不盡若無說說者一句不煩然而末世勤勞並遠正法衆生眼目必有導師和尚德性純明道鋒孤迅具三次第爲一總持固嘗振錫游方爲證此事拈香說悟已契古人於我此邦夙植善本願興慈閱普爲宣揚夫性覺圓通初無此觀彼觀因地漸次故有齊修單修欲令見聞不生差別幸對人天之衆尚無金玉其音

請則和尚說金剛經疏

六百卷義總般若以題籤四大部中以金剛爲教髓如是住如是降伏法固已傳若以色若以音聲佛不可見所以德山受具而精究曹谿採薪而聳聞蓋達心則四句無餘故上根以一門超出和尚離我我所得玄玄機故知筏諭本空然欲濟者盈於涯涘夢觀不實而臥斲者喧於床帷况此小邦魔彊法弱賴觀若士雲開日明庶幾興行從此紹續管達磨見梁武帝則不立文字而天女告舍利

弗以無離語言師今對經所說何法我不取相亦無是經願諸見聞同一解脫如病得汗如鳥出籠

龍泉寺修五百阿羅漢洞募緣疏

伏以瞬青蓮目付法藏以默傳結白疊巾指心源而直授爰有迦葉首悟慶喜先聞夙習大藥已超無學假修小果欲接下根故十二大菩薩之所總持與五百阿羅漢之所證入波不離水水即是波此皆爲一因緣酥乳流出雖復說三次第羊鹿亦無知性空則法空如我說爲佛說諸祕文之畧出衆聖說之具存肅恭僧儀烜赫靈跡或經行四世界或宴坐一嵌巖受請天宮應供海殿擲錫飛去投蓋渡來龍虎伏馴仙鬼陪隸少別萬里躋休千年亦有混跡和光入屢化俗游戲自在變化無常近者淮泗塔中袖藏遠施天台橋上茗結餘花不違本心示常住世靦面不識有緣則逢永吉是用蓮廣大心募清信侶建長簷及深廡闕異相與奇容平地起山凡境成聖大千無有盡我願不可窮亦使見聞同生歡喜讚佛一偈施佛一錢在經有

云獲福無量

齊州齋僧祈晴疏

伏以佛等慈誓雖蚊蟻以不傷民業報身於衣食而常歡幸嘉苗之極望乃霖雨以涉旬非民獨招繫吏不德是用潔誠念咎歸命求哀不違本心來受此供救天龍之休燕賜田晦之收成仰冀威神必垂拯護

甥杜氏小五娘披剃疏詞 并序

濮陽女子杜氏小五娘 法名 故朝散郎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崇福宮故真寧縣君閻氏今安平縣君晁氏之孫今宣義郎知穎昌府陽翟縣丞故晁氏八姐今晁氏二十一姐之女年十八歲其家議以從人矣念其前母以產歿已當為婦而悲忽自截髮如頭隨儀類粉澤屏葦見請於親冀他日為比丘尼以報生身之恩學出世之法其尊屬肅然傷而聽之其婿氏悵然恨而捨之自歲丙子至歲戊子十有二年其志益堅行益熟而朝請郎監西京中嶽廟晁補之之妻永嘉縣君杜氏修撰公之

女而宣義君之姊也憐其姪之意以錢一百三十千輸諸官得祠部度牒施之命以善月日享佛飯僧落髮受具又以告補之曰子為作文讚其事成此女子願且普慶懺使杜晁兩宗往者居者向佛善提獲大饒益其詞曰

伏聞山河大地尚因瞪發而生血肉幻身豈是金剛之法為泡為沫為無量腥臊聚為苦為惱為百一疾病纏為火宅已燒為丘井將墜畫作猖狂而不暇夜夢休惕而自驚無常大鬼之所驅有情更生而何往所疑厭患出離而反欣喜控搏乃清淨童女杜氏小五娘 法名 賢公之孫信士之子初聽結禩之議便盟落髮之誠至於視姑姊妹之行譬若觀雀蚊蚋之過蓋戒定宿修於前世故因緣適會於此生親杜姓中咸從本起之願姑晁氏配為營披剃之資解紛著盤諸天八部而皆歎登壇受具大覺六師而現前當有無吾瘖啞人教汝讀經生盲適墮人指汝見性滋長聖種斷除愛根用以加持晁杜兩族俱榮勝因回向幽明二途永脫苦

趣及此會中盡未來際助緣隨喜男子女人證明此比丘尼令得不退轉同悟無生忍曩謨佛陀耶

驚湖長老開堂疏

蓋聞大空非界認華自是迷人陽燄無波守魚真成癡鶴徒以無始妄業有爲幻因說寂說常別名別相室羅筏河見佛影正似夢中毗舍俱家入聖胞未知來處有病必求藥到岸不須船佛性在阿那邊兩頭雙動般若以何爲體大笑一場談此者多達此者寡又恁麼去也當如何接之曾經黃蘗三頓來直得困徹便是曹溪一滴水更不疑他固知戴頭覓頭就屋添屋也要春來冰解日出煙消况驚湖山水之名藍馬祖子孫之遺範雖復骨藏十世未妨名播九州法席比虛縵徒猶盛必得如龍如虎乃堪度馬度驢伏惟某和尚悟祖祖心提方方印默時淵妙體用推向一坑語則雷驚縱橫流出千偈彼緣已熟此正是時卷舒皆欲爲人去住亦豈由我今者不動一莖草不遠千里塗直須救取箇兒也莫輸却山子慈悲肯顧歡喜普同

請崇寧長老疏

蓋聞大圓頓教不以世求妙淨明心不緣他悟既衆生本來成佛則祖師何以爲人皆由流轉塵勞多生認賊所以顛倒迷悶終日怖頭有大智人緣在震旦面壁無語不妨滿國清風隻履西歸依舊一天明月雖它方之已熟眷此土之未敷今皇帝陛下紹述聖猷嗣隆法寶合百工歸美之意建萬壽崇寧之名妙喜擎來化城跳出是用騰封章而有請屈道德之肯臨恭惟和尚受祖祖心提方方印等慈不擇貧富任運無有東西視不見聽不聞在三藏鼻孔上立遇者死當者壞從德嶠棒頭出來願垂悲憐副此翹竚不用變生作熟自然識路知家以不盡燈度無量衆葛藤具斷阿誰曾縛汝來皮髓兼忘那箇是不精底上資磨算永冷純熙旁沐民生普離苗谷不勝懇倒之至

請普照長老疏

大圓頓教不以世求妙靜明心不緣他悟既衆生本自成佛則祖師何以爲人但救沈流聊加警策

面壁無語不妨滿谷清風隻履西歸依舊一天明月自茲而降得度者多况普光淮上之靜居大聖唐來之顯化久虛法席蓋俟名流齊公長老上人授祖祖心提方方印默時淵妙體用推向一坑語則雷驚縱橫流出千偈今者諸方咸說四眾同音不遠千里途不動一莖草剎那卽至燕坐宛然光弼得子儀之軍何煩申令韓信奪成安之壁也要作家阿誰曾縛汝來那箇是不精底空劫前三世無佛時一言如是接人方名傳法

題大寶篋經後

真覺大師志添傳其遠祖百花巖主之道受持大般若波羅密多安忍精進靜慮之戒誦百千旋陀羅尼降伏諸魔拯拔衆患有大名稱於四方補之戊辰歲拜大師於京師已蒙教誘丁丑歲遭太夫人楊氏喪於丹陽哭詣金山修水陸供大師忽於衆中念舊拊孤惻然慈閑後數日入船臨柩宣祕密音如出金石冥坐收足忽起唱言汝母無苦我佛如來有大寶篋陀羅尼能爲一切衆生在生死

者開大黑暗滅罪增福作金剛幢獲不壞報若頂若佩若安舍宅若冢墓中所在之處則爲有佛廼授此經補之奉行如大師教戊寅歲遇妹之壻陳琦於金鄉琦不知補之嘗受此經也感頰而言我聞人言大寶篋經管在朽塔諸佛涕泣所共宣賜願以薦先行求積年了不可得補之驚愜出經帽中爲琦贊說再拜授琦琦卽書寫命工刊印普勸人子亾夫父母如我苦者恭敬供養頂佩藏置安像腹中仗真正力爲升濟資四月六日晁補之記



明吳郡顧氏於崇禎乙亥春照宋刻壽梓至中秋工始竣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七十

終

從兄无咎平日著述甚富元祐末  
在館閣時嘗自製其序宣和以前  
世莫敢傳今所得者古賦騷辭四十  
有三古律詩六百三十有三表啓雜文  
史評六百九十有三自捐館舍建今二  
十八年始得編次為七十卷刊于建陽  
紹興七年丁巳十一月旦日弟右朝奉  
郎權福建路轉運判官謙之謹題

